

李金髮著

意大利及其藝術

蔡元培題

20
40

90
110
51

書叢會究研學文

大意利及其藝術概要

李金髮著

李金髮



1928

Chinese Literary Association Series
ITALY AND ITALIAN ART

By LI CHIN FA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SHANGHAI,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七年五月初版

回文學研究會叢書 意大利及其藝術概要(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李 金 髮

發 行 者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上 海 北 河 南 路 北 首 寶 山 路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分 館

-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漢口
-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九江
-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 福州 廣州 潮州 梧州 雲南
- 貴陽 張家口 新加坡

序言

在阿爾卑斯山之南，有靴形半島，傲然直據地中海，非洲沙漠的熱風，吹得全部土地都乾燥，日光從清早就發出熱量，去栽培那無數棕櫚，及輝煌的宮殿，天空是浸藍的，一片雲兒都看不見，每到夕陽西下，天際便散佈着火燄般的紅霞，背影的禮拜堂，僅保存一團紫黛，引得被幸福摸撫着的遊人，引領西望，有不勝依依之態。其地草場是終年浸綠的，遠遠的崖岩，襯着一陣陣的黃杏與青欖樹，滿望的平原，像一塊多色呢布，雖有一縱一橫的界線，但平坦得同已剃了的頭顱一樣，可見的隧道裏，火車噴出一陣白烟，匆忙地繼續遠走，像受驚的蜈蚣；若到海岸遠望，你可看到無涯的一塊空間，像深藍的棹布，你若看畫家的眼睛，就一分鐘中可察出其變遷之次數，日光在水面反射，給你一強烈的光芒到眼際，終久如一，像光與熱，是住在那空氣的距離間。海波疾徐地冉冉而來，前鋒帶點白色，像哈木令獸

之皮，迨日光西沒，全部頓然變色，如灰暗的玉石，微風挾野林之氣到鼻觀；斯時山與崖石，僅現朦朧的模樣，然在朦朧之後，斜陽之餘滴正事陳設最後動人之美麗。呵，荷馬梭賀苦醉心歌咏之地，但底米西盜則羅哥德底西阿諾愛戀之故邦！非意大利而何？

其有史以前之建設，Pyrene 時代之碑坊，羅馬（欲與今之羅馬城，有所分別，故將羅馬帝國改爲羅馬）與 Byzance 之建築，Phidias 及 Praxitèle 之雕刻，無論一尊殘敗的銅像，斷碎的柱頭，或故宮的廢址，都使現代的作家羨慕，及得到無窮的美之想像，與人生偉大之教訓。在文藝復興裏，其雕刻中的美與豐富，就是此時代的人類，脫離古代異端邪說的悽慘之證據，把人類的外形，嚴重的鄭重及觀察起來，漸漸覺到那力與自己的才能，并在前此謙讓的神壇裏，佔一個地位，他們作品的簡要，莊嚴，自然，及表現的毅力，是清新藝術的確據；有時刻肥胖的少年，短袴的僮僕，天真而且幼稚，空幻地描出自然之大體，這是足證實其還沒有達到

智慧之頂點者也。

要之，雕刻家最能感到生命，他極力去發明去解釋，他的靈魂是充實的，他的人格是高翔的，一個肖像或一個不動的聖母，就足表現全部的心靈；至其筋肉的變化，布紋的安置與諧均，及其他身體動作之偉大，可知道其思想是靈通一貫的，自動地了解的。從（Thiberti）時代起，意大利的石像，平雕，或家具的裝飾，已自成了一世界，一切自然的領上，及現象世界與實際世界的五光十色，整齊與活潑地實現在石塊裏，如同 Paron 的牧羣，排列在 Arioste 隨便創出來的 Aleine 園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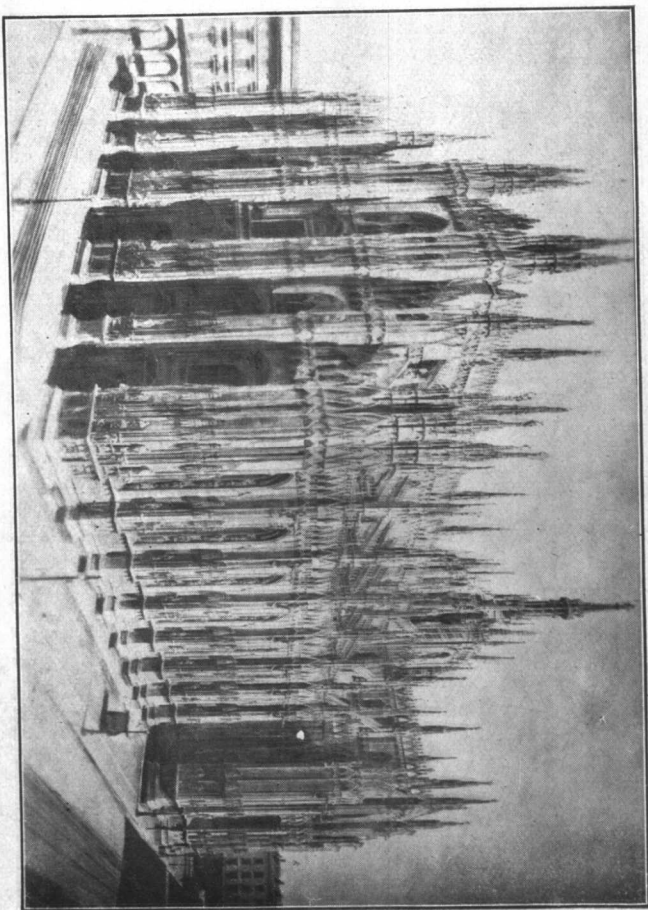
別一方面，可以說文藝復興藝術的中心，是裝飾化的。希臘人的藝術，是出於都邑，藉以紀念英雄功績，或神與帝；Firenze 的藝術，是因爲過於富厚，欲創造出很美的東西來裝飾居室，宮殿。希臘的藝術，是公衆的，莊嚴的，簡要的，經濟地表現出沈靜的偉大；Firenze 的藝術，是私有的，富彈性的，只知產生一個樂趣，且極其堂皇，徵之 Sistina 的壁畫，及 Medicis 的諸工作可知也。

總之，意大利是夢幻之地，藝術與自然之美，已成爲世界人的寶藏，不論是文人詩家，或一個簡單的遊客，若腳踏了聖土，就要在回來的道上，迷醉於那美景與詩意的。

作者懷遊意大利，既非一日，直至今年假道歸國纔實行。覺得此行很有紀念之必要，遂把所見及所感到，拉雜組織出來，以成此書，欲藉此提起大家研究藝術的精神，藝術人生的偉大的觀念，及知道先代遺產的大概，并可作遊意大利者簡要的說明，且多附影片，以資引起國人愛美的傾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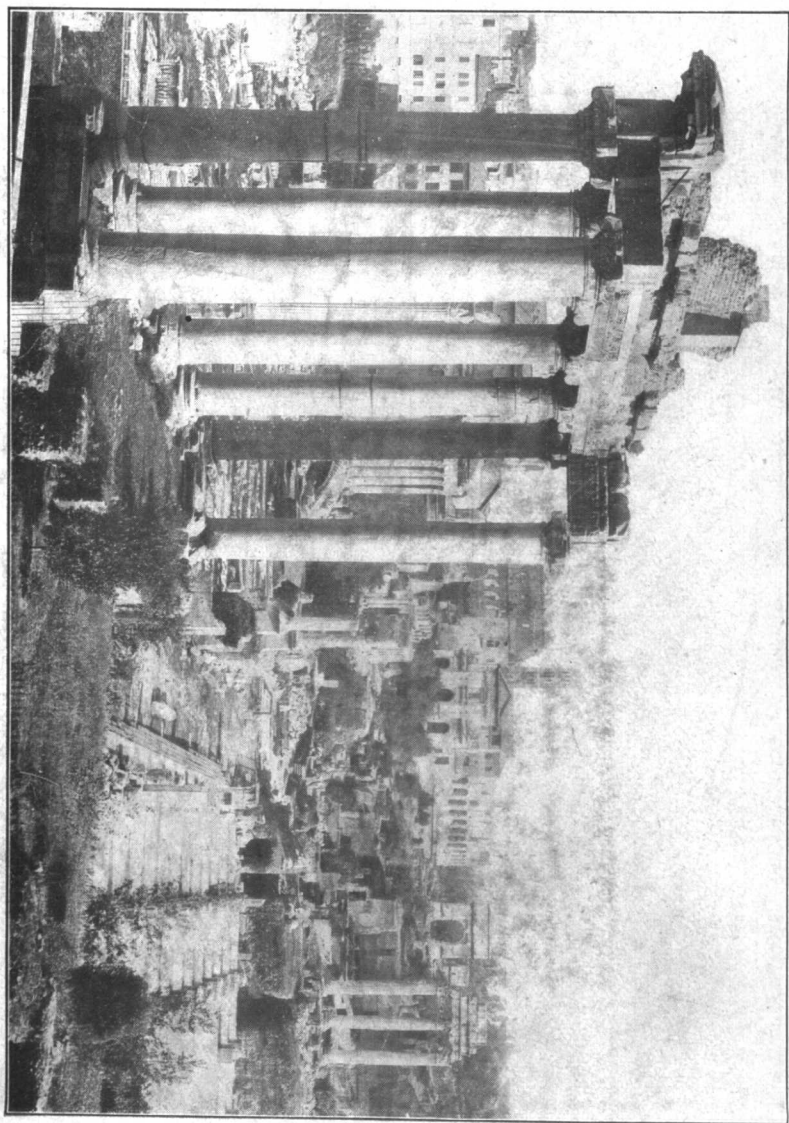
因時間及經濟關係，不能徧遊較小的名勝，是非常抱歉的，書中名字，多用西文，藉避去繙譯的麻煩，及發音的衝突。

要遊意大利的人，須先有歷史演化的觀念與常識，及愛美的心靈，與詩意的頭腦，不然，則那灰黑的宮殿，崩敗的雕刻，棕黑的古畫，必使之煩悶枯澀的。如不懂意文，則至少英德或法文要懂其一，否則諸多困難，什麼遊興都會打散。



米 耶 之 大 廟

(Il Duomo)



羅馬之 Forum Romano



去刺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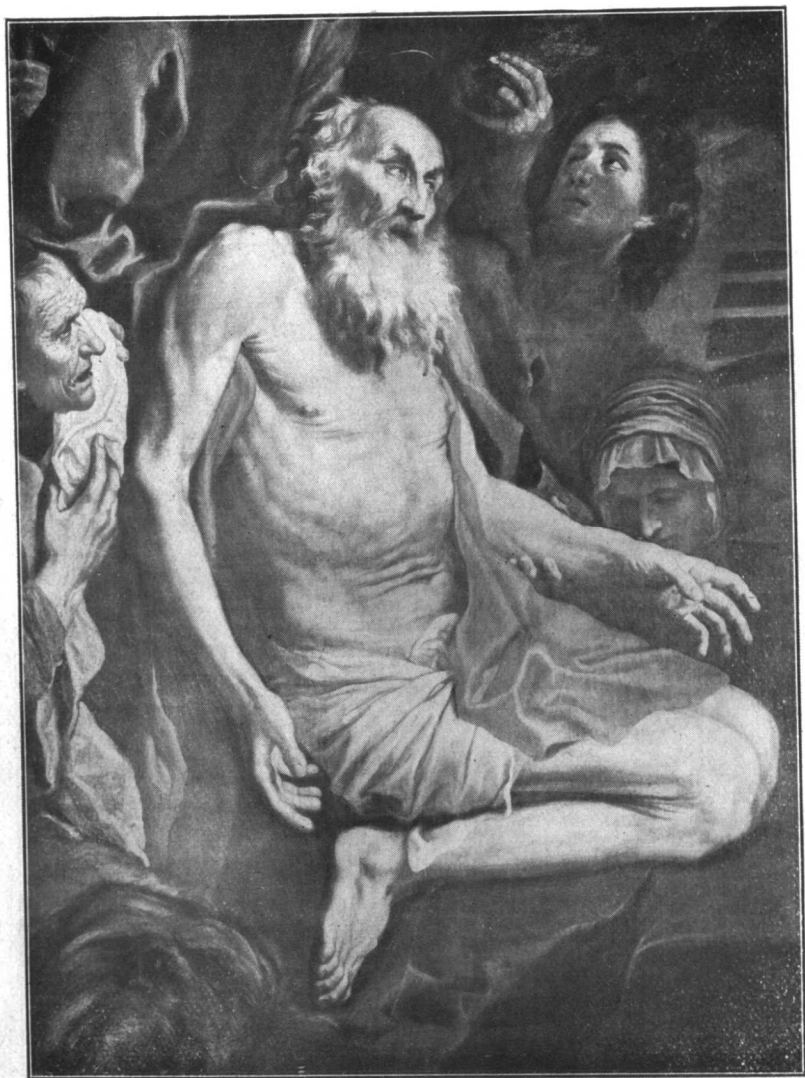
(藏同上)



Michelangelo 作

人的創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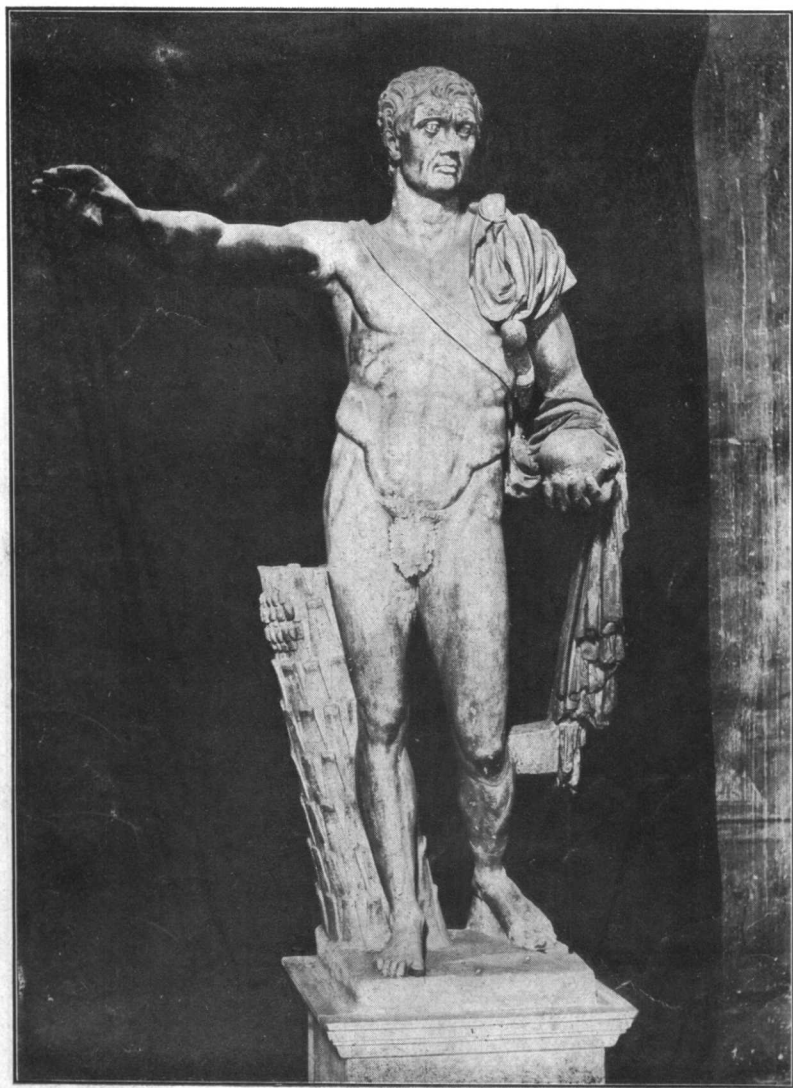
(藏羅馬之Sistina教堂)



Domenichino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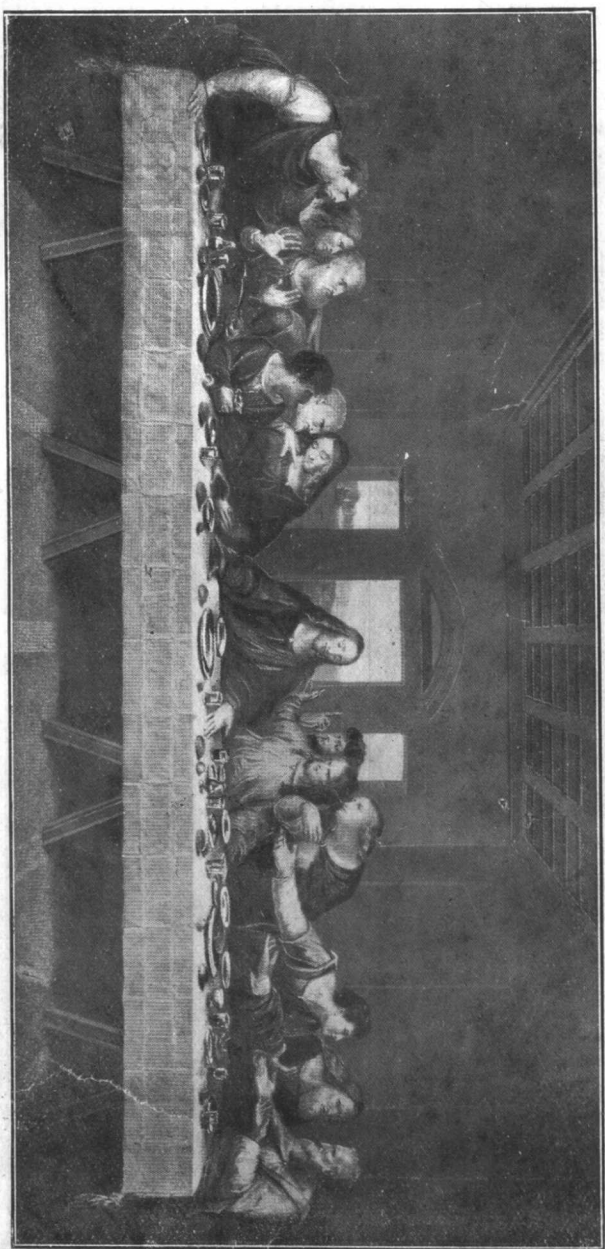
Comunione di S. Girolamo

(藏 Pinacoteca)



Pompe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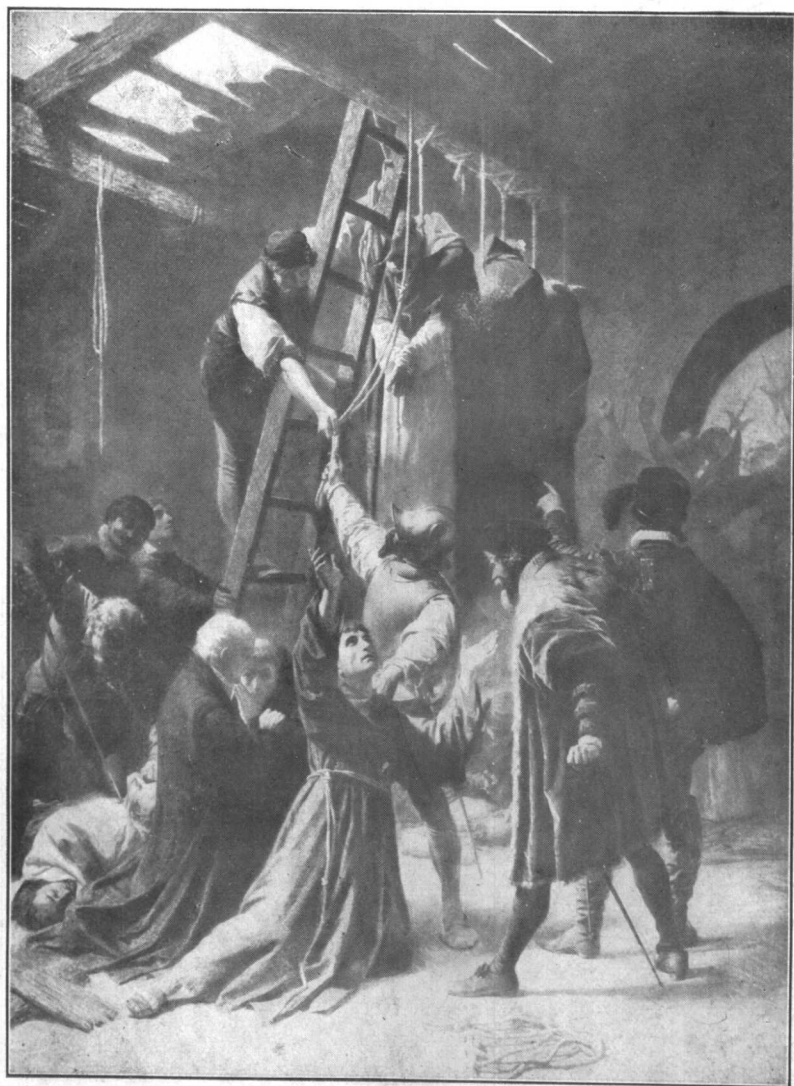
(藏 Napoli 之 Spada 宮)



萬四 (Leonardo da Vinci)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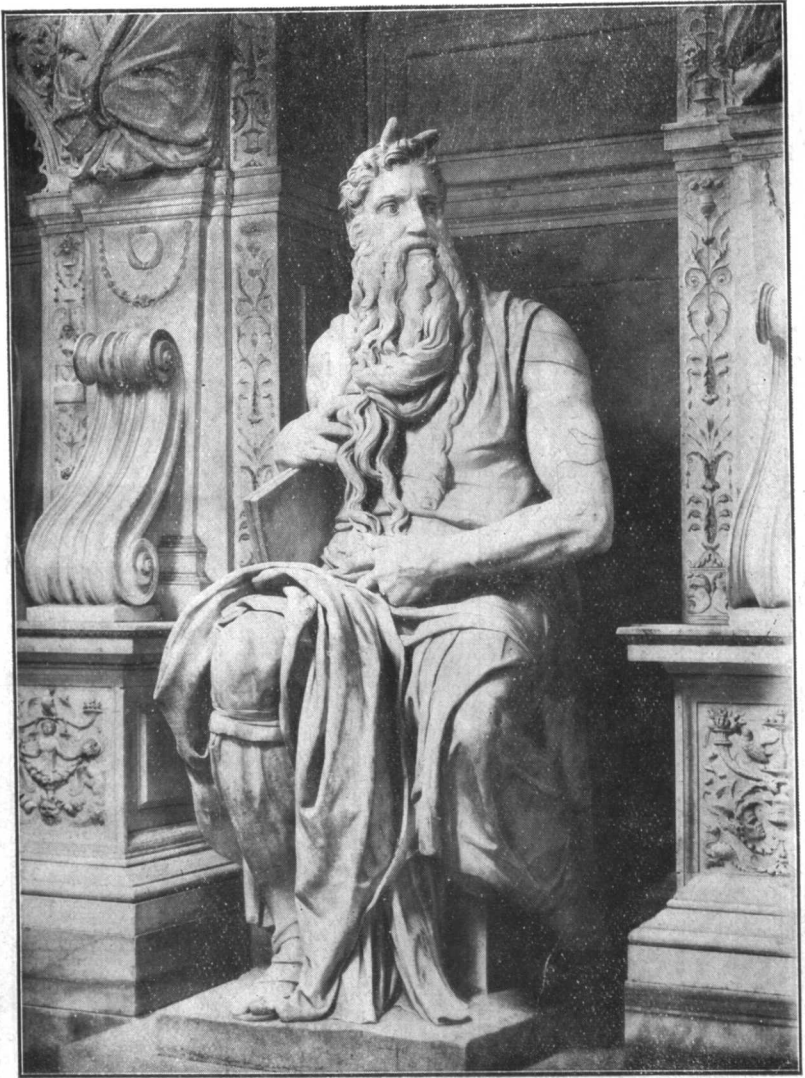
晚餐

(藏米耶之 S. Maria delle Graz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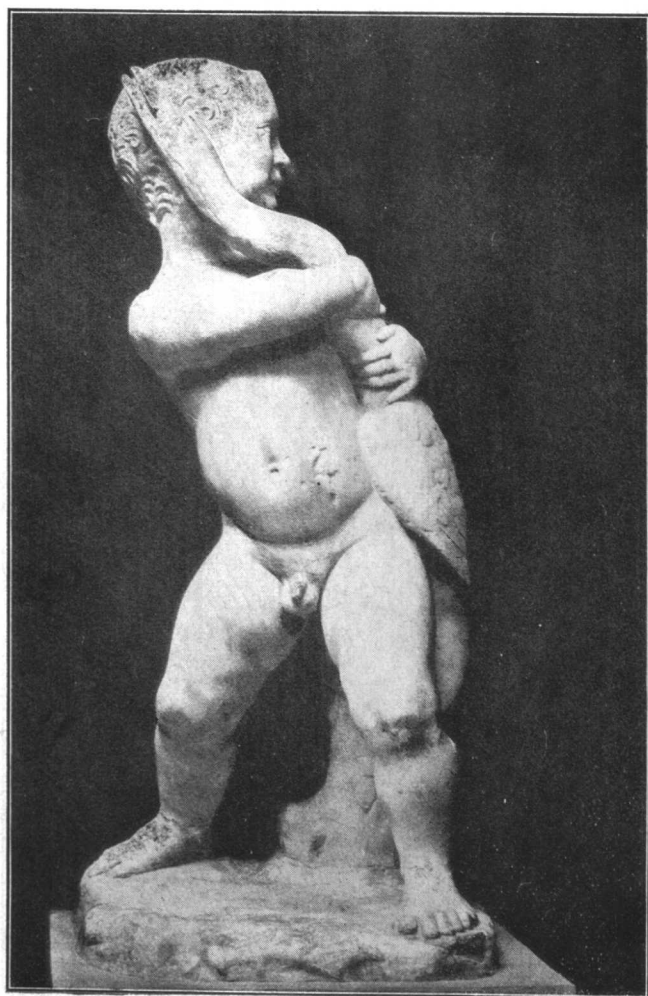
Fracassini 作

Gorgomiensi 之 殉 教 者 (藏 Vaticano)



Michelangelo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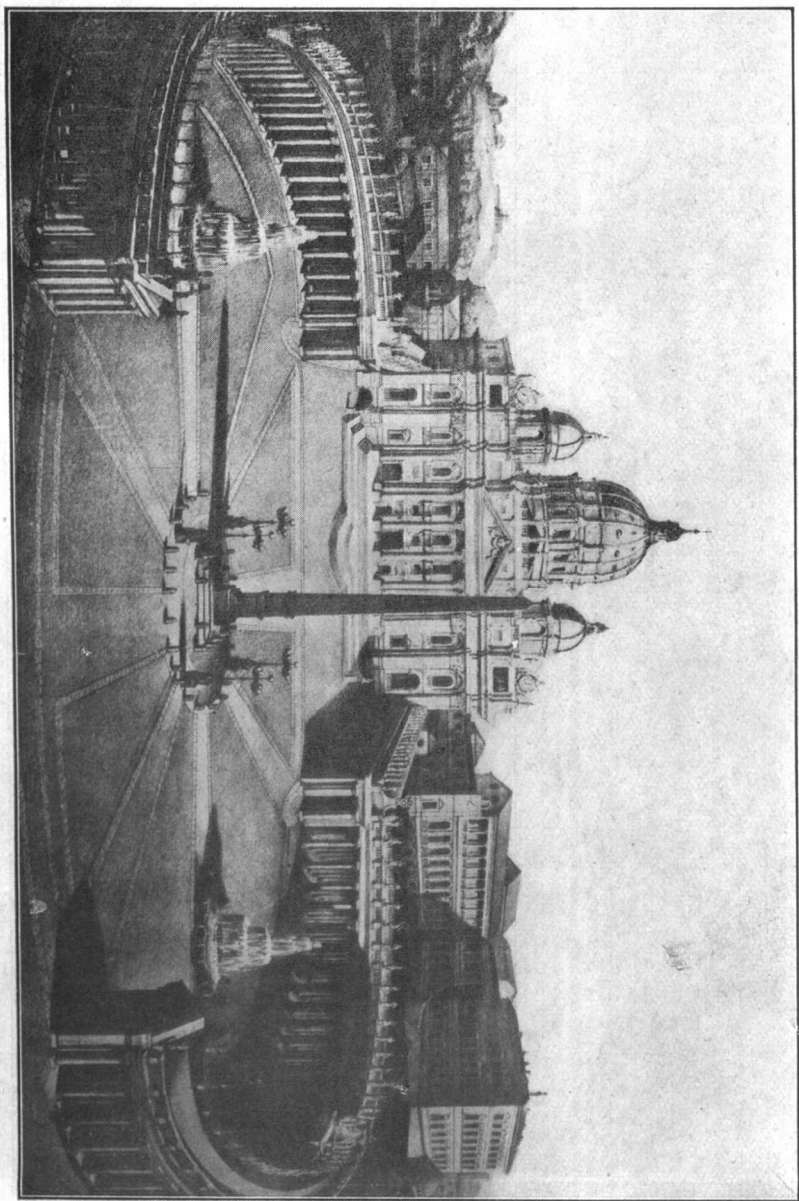
Mosé (藏羅馬 S. Pietro in Vincoli 教堂)



鵝 與 童

(藏羅馬國家美術院)

羅馬聖彼得廟全部





Titorello 作

聖 麥 哥 之 保 護

目錄

序言	一
文藝復興雜述	一
人格根本的發展——近代光榮——婦女的地位——人體美的概說——人的發現與詩的價值	一〇
意大利歷史略表	二〇
社會概情	三一
美術——文學——貴族與中產——平民——宗教	四五
過阿爾卑斯山	四五
Les Alpes——Côme——藝術與自然	五二
Milano (米耶)	五一
教堂——Leonardo da Vinci——Gabrie	五一
Verona (威羅那)	五八
校武場——建築	五八

- Venezia (威奴姐) 六一
- 歷史——現狀——Lido——Basilica——Ducale 王宮——監獄——碑坊——Musée
 ——幼穉時代的圖畫
- Bologna (布萊惹) 九六
- Firenze (蕙蘭紫) 一〇一
- Palazzo Vecchio——Coupola——Battistero——Convent San Marco——Uffizi
 ——Palazzo Pitti——國家美術院——Loggio dei Lanzi——Strozzi 宮
- Roma (羅馬) 一一九
- 小史——Foro Romano——Palatino——Colosseo——Neron 舊宮——Via Appia
 ——Capitolino——Vittorio Emanuele II 之紀功碑——Castello San Angelo——
 Vaticano (San Pietro, Cryptas, 美術院 Cappella Sistina)——國家美術院——Borghèse
 美術院——近代美術院——法國美術學院——教堂——鄉野
- Napoli (拿破里) 一二四
- 歷史——美術——Vesuve 火山——Pompei——環近

文藝復興雜述

人格根本的發展——人類是否既達到其本能全部發揮，及諧和地舒展了其智慧，是很難下一定義的。但我們至少可以說，其中一部分人，既創造到相對的完美之境，而補救了不少人類之弱點。此種趨向之成功，可以發展人格最高的頂點，蓋與強有力的自然，及絕對聰敏的精神，能將先代歷史的文化原素，融洽下來，而成此意大利之 *l'uomo universale*（巨世人物）此等藝術家裏我們可看見其創造及達到完美，是同時及於各科的。單就人而論，既是很特出的了，況他們超越了藝術的實際以外，據了人類無限智能的領土呢。

就 Dante 而論，當時人有的叫他爲詩人，有的叫他爲哲學家，（見 *Boccaccio*

Vita di Dante) 在他的傑作裏，使人覺到一種偉大的願的力量，及知道在這靈與肉的事物裏，不能再加深入的。即將他的意見，撮要在幾句裏，亦有無限神聖的威嚴的，在實體藝術上說他的作品是一豐富的 document 其對於其時藝術家的幾段評論，實一個最重要的指導，且不旋踵而成爲他們靈感的泉源了。

十五世紀時最富於那多面天才，及才識高遠的人物，故在所有的行述裏，每個英雄都有多面本事的。常常一個商人或國家雇用者，是深精古代語言的學者，致最有名的考古家，及其子弟，都向他們手裏學政治或阿理士多得之 Ethique；少年子女亦從小即受複雜教育，以是其伶俐的天才，既從家庭裏而培養成熟矣。在這等特出人物之中，尤可看出其真正燦爛的世界化之精神！在詳細討論生活問題及先代文物關係之先，我們且來講講那先哲 Alberti。他的生平史，所看略而不詳，大概生於一四零四（？）死於一四七二年，自幼的行爲即驚訝羣衆。傳說其能以兩脚縛住，從人上頭跳過，或以手擲一銅片，至數百丈之遠，他學音樂

是不用教師的，但他寫出來的譜，是驚動同業。他學了很久政治學，直至攻苦過度而病倒，二十四歲時，自覺腦力既損，復轉從事圖畫雕刻，逢人便請教，卒能達到很好成績，最使當時人羨慕的，是他有一神祕的房子，他有時在那裏裝作明月微星，或日光在山後隱約，有時裝一塊平原，或大山，海灣從朦霧中消失，微浪閃爍無定，……他最愛慕人家豐滿著美的法則的作品，他的藝術批評的文字，亦深使人明瞭，證實文藝復興的文化，尤其是於建築方面，後來他作那四本『屋之內部』中有討論道德，哲學問題，歷史演講詩，他雖深致力於拉丁文，但他常用意大利文著作的，他是希臘科學的門徒，并說如沒有 *Christianisme*，世界人將永迷幻於穴巖中的。

他趣味一切事物，同情萬類，一根樹的美影，或平野的豔冶，常時使他流淚；那莊嚴與蒼古的老人，使他愛慕得不忍捨去，禽獸美麗的外形，及優秀的風光，他看一次，就使他的病痊愈的。（見他的 *De re cedificatoria*）

Leonard de Vinci 之於 Alberti，可說一個是先師與完成者，一個是創基及涉獵的，若使那 Vasari 作品，能如 Alberti 行述一樣完備，那科學將得到若何輪廓，而我們對於絕頂天才，叫做 Leonard de Vinci 的，不致僅存一空洞的概念了。

近代光榮——當此時期歐洲諸國各級階，均抱其中古世紀的遺產，其政治文學上鬧得一塌糊塗，幾成爲騎兵世界，在意大利則不然，於專制或共和國家之下，一切級階居於同一地位，及他們普通階級，深能靠拉丁與意大利文學種下生活的新種子。在拉丁文作家裏，最令我們羨慕研究的美，如 Cicero，他筆下滿着思想的光榮，及 *reine du Monde*（世界之女皇）之想像，他以爲意大利是他的理想應該實現之地。

尤不能不先知道的，就是 Dante，他將靈的全力用到詩學上去，做政治家文學家方面亦同一態度。我們可以驕人地說：他所產生的全是新的，他不獨是一先鋒，而且他欲人叫他作徇於迷途先導者。

他知道有許多人，在有名的人物之前，慣用一種幼稚的成見，破壞自己平日的夢想；或從這名人本身，找出幾點短處來。故在他的詩篇裏，雖然他覺到心頭尚有享榮譽的高興，但他曉得此是空幻的。『天堂』篇中 *Mercuré* 一節，描寫出那些快樂者之住所，及當年在人間享過光榮而今爲『情愛之光』萎靡了的人們。（*Paradiso XXXI*）尤饒趣味的，是那些獲罪的孤靈，在地獄之下，向 *Dante* 重索當年人間的光榮，及談過去的一切印象，其著名的篇幅中，（*Purgatorio XI*）更可看出那虛榮的要求，及 *lo gran disio dell' excellenza*，均爲詩人判決了。因爲智識界的光榮去絕對尙遼遠的，時間環境及繼續而來的年日，會把他遮掩或銷失的呢。

自 *Dante* 以後哲學的詩人，把光榮的界說變爲他種意義，就是：他們變爲意大利名人，及同時爲詩人與歷史家是也。此種光榮的外之象徵，尤其是詩人的 *Couronnement*。如 *Padone* 之詩人 *Albertinus Mussatus*，當時爲地方上教主獎勵了一次，真榮耀得厲害，事後每年聖誕日大學的教授，必偕學生們行盛禮，奏大

樂，燃蠟燭，及贈以禮物，此種禮儀直至一三一八年他失寵於 Carrare 專制爲止。
Petrarque 亦張開全個胸膀去吸那先代爲英雄或 Saints 的芬香，直至晚年嘗悔此種『香品』追隨着之不便；在他 Posteritati 信中，時表現此老寧享盛名於將來，不願爲當時光榮而煩惱之念。在幸福與哀戚的問答中，亦有無限視光榮爲虛妄之意。

他當日的聲譽，確是布滿全意大利，在他一三五零年回來，故鄉親友歡迎，及聲言全市人，於此產天才之城裏，不願有所變換等情形，就可想見當時的人，極喜保存前聖的遺跡。如在 *Naple* 於 *St. Thomas* 臥室，及 *St. Francois d'Assise* 之故居，均愛之莫釋；又如十四世紀末年 *Florence* 人，極力保存 *Baguolo* 住宅亦是其例。

當時人亦同樣愛護名人墳墓，如 *Petrarque* 死時之 *Arquà* 城，時人愛之者視之如聖蹟，如 *Pelerinage*。在十四世紀，遠在 *St. Croce* 以前，*Florence* 人，既欲

將 Accurse (生於一一五〇年) Dante, Petrarque, Boccace 及 Zanobi della Strada 等的遺骸，建一 Panthéon, Naples 城裏大詩人 Virgile 之遺墓，及 Petrarque Boccace 兩詩人留下 cygne de Mantone 之紀念，差不多其名字既爲神話化，至 Padoue 人更以保有 Antenor 及 Tite-Live 之遺骸而欣幸也。

至於意大利人，他方面光榮的解釋，是好行大志及超乎因果的大慾，有時使我們覺到一奇形的真理。Machival 氏作的 Florence 歷史序言中的一段，亦是這意思：

他們最乖謬之處，是以爲他們尚不曉得人生的大慾，及死後留名的奢望。其實明明可以全善的個人，竟受了惡的纏糾。此等作家，很少思想到那行爲中自有其偉大存在着的。至於爲國家或爲太上效勞的人，不論其本身或結果如何，大約恥辱過於慾望的。

如 Macédoine 時焚燒 Ephèse 大廟等諸行爲，便可以證明此時代人猛烈

之情感，是無羈的暴力使然也。

婦女的地位——欲明白文藝復興時代的進步，不能不知道其時婦女已與男子平等，不可輕信那輕鄙他性的文字的描寫，如亞理士多德諷刺第三集中，把婦女看爲一種難以管束的大孩子，男人要有訓練纔可指導他們。此所以有片面的真理，也就是同爲女人教育，已與男子同，正能將兩性的聰慧靈魂，聯結着而綿延於婚嫁之後也。

意大利人於子女教育平等是毫無疑慮的，至其他王室貴媛於拉丁文字亦造到很深遠。且她們最趣味做 Canzone 詩，如十四世紀末年之 Cassandra Fedele, V. Colonna 等，均以此享盛名不朽；無論作情詩或祈禱詞，都有那很清白的態度，確切的寫法；那神秘性的除掉，及作法的變化，你若不看他的名字，將以爲他是出於男子之手的。意大利女子既有個性教育，其精神的發展，當然與男子同，但其他歐洲各國的婦女，則直到 Reforme 時期，始有生氣；雖當時曾有 Isabeau de

Baviere, Marguerite d'Anjou, Isabelle de Castille 等諸傑出，然皆有其特殊的超自然的情境。久而久之，有大多數婦女，以其天才，教育，道德，美貌，仁慈或貞操，獲得尊貴時銜頭，論到解放與否，既不成問題，在女詩人作品裏，是一樣有其偉大的毅力，及聲調，不過有時在日記或小說中，有其不同的態度。蓋她們忘卻民衆的情感，僅將個人的仰慕與真情，陳述於強性 (Sexefort) 威嚴之前而已。總之，此時代的婦女，有男性的精神。亞理士多德及 Bojardo 書中的女英雄，已當爲超絕的理想，*l'irreale* 的銜頭，在我們視之爲極平淡無奇，而當年則爲最諂媚的稱讚了。

最驚人的，是 (at crime Sforza. (Girolaro Rario 之孀婦) 他出了全力去防禦 Forlì 城，以完成其夫的素志；起先極力抵抗其兇手，後復患 César Borgia 之軍，終於受傷而死，全時人稱爲意大利第一女人，"prima donna d'Italia" 其他如 Isabelle de Gonzague, Philippe Strozzi 夫人等，雖不得稱爲女英雄，但其天負英性已超人一等也。

在他一方面其有名的 *Courtisanes* (宮妃) 亦顛倒一時。在 *Giraldi* 之 *Hecatomithi* 及 *P. Arétin* 之 *Gionamenti* 書裏，述得最詳。在一四九〇年，*羅馬城* 之娼女，多至六千八百，如傑出之西班牙女人 *Luna*, *Bandello* 所愛之 *Catherine di San Velsjo*, *Frédéric le Yvorieux* 所寵之 *Clara Dettin*，均聰明流麗，擅長音樂詩文，男子一經同他週旋，便有不可滅之印象在心靈之底。然此等事實，在文學上亦留遺不少傷風敗俗之痕跡，誠以其易遷移的獸慾，情感的蠢動，假善與 *Per-versité*，千古如一日也。

人體美的概說——人的發現，不獨使智慧方面擴張其價值，而人的外體的鄭重，遠過於北方諸國。物理學上的進步，我們且不論，單就那深刻研究過的人體之美而言，既管轄了全部美術史，若稍為留意古代作家外體的描寫之確切，及肖像中性格的表示，將駭異他們的工作。至今羅馬人猶喜用三個字就描寫出人的性格。誠以一眼看去，就明白生人的特性，輪廓，實為審美上一重要原素。故有時若

詩人描寫得過精細，反成爲缺點，藝術家只要將情緒去同情，整體的將事物繙譯出來，使領略者得到比對象更確切更美的印象。且看 Dante 頌揚其愛 Beatrice，只是在能描寫圍繞其身的光芒，及反映；蓋有語言形容的天才，則物質美，亦不亞於理想美也。

Boccace 在他的 *Ameto* 裏，描寫了多少棕與白皙的女人，大概在一百年以後，纔有畫家能實地描出來 B 氏所寫的，*La spaziosa testa e distesa* 大概爲我們所常稱爲古典美的美，及超過 Mignon 的美。目眉像 Byzance 的灣弓，鼻兒微如鷹喙，廣闊的前胸，臂兒合均勻的長度，纖纖的指頭，斜放在淺紫裳上等。別一方面，他又寫出那高舉的前額，如杏仁般莊嚴的眼睛，短圓的頸柱，及最合時的黑髮小脚等……

十五世紀，雖有其美麗的雕刻圖畫，然理想美的法則如何，恐很少紀載的遺留。至十六世紀，則有 *Kirenuola* 之 *Della bellezza delle donne* (婦女的美) 總

之，要講美學，先要知道太古的作家，并須知道以頭部的長度，去支配全身的。至其餘的小節，則全憑個人的觀察而變。如 *Zeuxis*, *Lucien* 等，能將零碎的美，合而爲全美，他們較量一下，然後定皮膚與毛髮的色澤；大概時以 *blond* 爲色中之王，在他的方面，他們要使頭髮濃厚纖皺而長，額兒的闊要比高多一倍，皮膚要光澤，*(candido)* 不喜鈍澀，*(bianchezza)* 眉兒深黑如絲，中央黑於外沿，一邊向耳邊消散，一邊則趨向鼻之上部。眼的白球，須得微藍，而非全黑。如某某女神，眼皮兒要有幾不可辨的微脈，目睫毛不可過厚，或過長，眼腔須與頰兒同色，耳兒須帖後，耳邊帶一淡紅如石榴，頰兒的紅度，須隨面色而增減，口兒寧可過小，不宜過大，唇兒不可過薄，中部帶點桃紅，使在談笑時恰好微露六齒；齒兒不可過細長，而須整齊無錯，每個位置明晰，白如象牙，牙藏須如呢絨，下顎須混圓不失於驟尖，頸兒寧長不宜短，須圓潤白皙，肩兒可以微闊，以增胸之美勢，腳臂兒須長，腳兒須尖細，但不可過瘦，臂兒須白而輕盈，及微表筋肉，如 *Pallas* 在 *Ida* 牧童時的景象；至掌兒宜豐

滿白皙指尖而紅等……詩人 *Hercule Strozzi* 在詩中描寫眼睛說：

他有時擁抱你，有時 *petrifié* 你，

日光受他看了，要成爲盲F

Mécluse 受他看了，要變成石子。

Fit primo intuitu carens et ende lapis. (對 *Lucrece* 面貌而言)

Lumine Borgia los saxificatus Amor. (對 *Cupidon* 石像而言)

除此特殊美學外，普通美學，只居於低下地位。凡不用性理，只靠視覺去評物質美，就在 *Frenzuola* 他自己，都以爲神秘。看他對於『輕盈』 *Leggiadria* 『流麗』 *Grazia*，『放蕩』 *Vaghezza* 等諸斷論，多歸結到語原學上去講，且時發現其用力去講那不能解說的東西。但他笑的結論，及講靈魂的輝煌，是非常美麗的。

中古之末的文學作品，多欲造成一獨斷的美學，但無一能與F氏之作比較的。如五十年以後的美學作者 *Brantôme*，與他相形之下，不過一微小的專家

耳。誠以其所感到的全美的性慾，不是美的情操也。

人的發現與詩的價值——世界發現後，文藝復興的文化增進得更可寶貴，就是他第一次把『人』的全部，於光天白日之下指示和暴露出來。（見 *Histoire de France de Michelet* VII）起先我們已看見其個人主義發展到最高度，因人格伸張的緣故，遂使他們不能認識自己與他人。這兩個大顯像，可以說是太古文學的影響，因為這個人原素，亦即人類原素的認識，是有了 *intermédiaire* 所當然的。好在他們認識人生精神部分，不是根基於心理，而根基於觀察及描寫，但泥於四個氣候的學理，及時代的錯誤，而受行星獨斷論的影響；這個原素既種因於不可知的時代之前，其變幻的人的研究沒有多大的進步。

但你會駭異的，就是這樣的時代不獨能把人描得確切，而且產生了燦爛的藝術，及不朽的詩，如其所寫那 *Clement* 第七沈鬱的性情，及 *Giorgione* 與 *Bambaja* 所作 *Garçon de Foix*（克 *Ravenne* 的英雄）的圖畫及石像，看了令人發

笑，且同是歷史家所書的 Saturnico 的性情！

在十二世紀時，不獨如 Gottfried 的抒情詩 *Tristan et Iseult* 中，豐滿着情緒的圖畫，及不朽的篇幅，即那戰士式的詩，亦已有很可觀之處，可惜此等明珠，散佈於矯揉造作的事物之大洋中，致去生人之心靈及內的富滿的，真正客觀寫照尚遠。至十三世紀時，戰士式的詩，於意大利爲 *troubateur*，他們創造了那 *Canzoni* 體，結構得很好，如北方之 *minnesingers* 之歌，同一工整，雖然其外形尚不十分完備，但漸漸的現露意大利詩的新前程。如 Brunetto Latini (Dante 之先師) 之詩 *Versi Sciolti* (十個音無韻) 雖然無形式之美，但一看就可感到其真實的情緒，蓋他不喜用物質的修飾，而全靠思想的價值也。在十三世紀前半期自由詩以外，發生了一 *Sonnet* 體，不久便通行全意，到 *Petrarque* 出始建一定法則。

起初時無論抒情或稍有意的 *meditation* 等，均用此體，後來那 *madrigaux*, *canzoni* 便降爲第二級。但不久意大利人又不滿意起來，時而嘲笑，時而莊嚴批

評，但他一方面則仍很多人用此詩體以舒無意識的印象或無趣旨的思想，故後來留下的 *Sonnet* 壞多於好。

雖然有了以上情形，但 *Sonnet* 給了意大利詩的前程，開一個新路，他的澄清與結構之美，使詩人能將其思想集中於下半節，其體態頓然生動起來；且那時代的先師，無論用什麼體裁去寫，都隨時表現其天才的偉力，然其一般次級的天才，很不容易把長篇氣息，運用於抒情詩，而不得不集中其思想及情緒，以是這 *Sonnet* 變為世所無的 *Condensateur poétique*。

要之在意大利情感界的清晰及集中的理想，是缺少自身偉大的；如別的民族有了此類的作品，則我們已無從曉得其道德生活的真相。但我們可以說自 *Sonnet* 體裁產生以後，意大利的詩業有真實而連續的進步的。其受古代的同化，簡要，情緒之力，地位的深描，及寫法之確切，於 Dante, Guelfes, Ghibelins 詩裏可以看出。Vante 對於 *Sonnet* 之意見如何，吾人無從而知，因他最後的 *De la langue*

vulgaire 終沒有作完，或者失去，然除他的 Canzoni, Sonnet 諸詩體，我們可看見其偉大外，而其散文的 *Vita Nuova* 中，隨處都爲他詩的靈感之動機。他描寫靈魂的本身，及分析喜怒哀戚之微細，若再看他少年日記的斷片，便使人覺到那中古的詩，自己迴避自己，且第一次深入個體的本身，雖有那無數先代的作家，創造出多少 *Strophes*，但惟有他，纔是第一次把美的外形，與美的基礎，聯合爲一，他的抒情詩，滿著客觀的偉大，使千萬世後無論那民族都感到其豔麗，如 *Tassto gentile, Vede pertantamente* 諸詩是也。

就是沒有『神曲』而以他少年的簡單歷史，既在古今界上劃一條線。他的精神與靈魂，於此時期忽然大踏步向生命認識之最深處，故『神曲』早既爲西洋諸民族之日常麵包，雖其中世紀的描寫，於我們僅有歷史觀念，但其豐富及實體力之偉大，與內的生活之寫照，是建立了近代詩之基礎，雖其詩變化過多，常顯半世紀的 *Eclipses*，但其生的原理是終久不朽的。

評 Petrarque 的人，常常去找尋那人與詩人中間的矛盾，及那一面表彰其情緒，他面表彰其生活的弱點之情。此種人可斷言其無本領去領略他 Sonnet 的樂趣，無論如何在他詩裏是充塞着他內的生活的，寫真沈鬱與觀樂的，且全是個人的興感，在他有生於前，永沒人曾唱過的，故其於人類眼中發生如許價值亦職此之故。——他的想像不是隨處一樣的，常常黃金般的詩料，紛雜着離奇的原素，及精密的辯證。但充具極仍不失其完美的。在 Boccace 的作品裏，亦是一樣，有時能以最捷的手腕，描寫到他情感最高的頂點，如他重見聖地的快慰，(Sonnet 第二十二) 新春沈鬱的美，(三三) 詩人日見衰老的追悔 (六五) 等，是唱得絕調的那 Ameto 及 Piametta 裏，有何等情愛的毅力的寫實，深刻心理的觀察，與 Vita Nuova 實同氣息之作也。

至於 Aristotle 作品裏，尤多與人衝突的圖畫，及其世紀上人道與神聖的事物，只要一宇一句的工作，你就看見了世界全部，(如「神曲」及 Faust) 他的目的，

是在表現活潑的事物及動作的聯續不斷；要實行達到此善域，不惟要有深刻的研究，且要有歷史的緊切的聯貫。此是自然的要求，亦是詩之自身的願望，此等意思在其 *Rolandfurieux*（一五一六出版）第二十三唱等，可證出。他詩中雖愛情故事混雜着，但全不是抒情詩人的色彩，而且早含有近代原素的。

真正的 *Cicéron*，是不喜專嚴的表現的，直到十五世紀纔影響到全意大利，其時雖派別雜出，然終於尊其爲模範作家，批評家 *Hadriani* 稱爲 *ce siècle immortel et presque divin de Cicéron*。

意大利歷史略表

年代	年	歲	事蹟
Ostrogoths (476-568)	476-		Odoacer 稱王
	477-		Odoacer 征服西利之 Vandals
	83-		Odoacer 爲 Ostrogoths 所敗
	493-		Odoacer 見殺 Theodoric 成爲意大利之主
	526-		Theodoric 死 Athalaric 繼之 爲 Amalasantha 之擁護者
	535-		Amalasantha 爲 Theodat 所殺 Belisarius 侵入意大利
	537-		Vitiges 出 Belisarius 於羅馬
	524-		Totila 整理 Goths 之財富
	552-		Narses 侵患意大利 Totila 見殺
	553-		Ostrogothic 王位囚 Tejas 之死漸就衰亡 Narses 成爲 Exarch of Ravenna

Lombard (568-774)		568-572-590-636-712-656-774	Alboin 侵意大利 Alboin 被刺於其妻 Rosamunda Aglulf 娶 Theudelinda 為妻 Rotaf 繼王位并修正 Lombard 法律 Lautprand 即位為英明之王 Desiderius 為 Lombards 之王 Lombards 王位衰亡
Carlingo (774-888)		780-800-810-814-817-843-888	Charles 第三次入意 意大利其子為意王 Charles 一世為 Leo III 封為主 Ymce 之政府定基於 Raatto Charles 一世死 Lewis Pious 與貝子分王國 Yrdun 條約成帝國分裂 Charles the Fat 死
Talan and Burgundian kings (888-961)		888-894-898	Berengarius 為意大利王 Arnulf 來意大利 Hungarians 侵意

	932- 950- 961-	Marozia 爲羅馬大臣 Berengarius 第二爲意王 Otto 受教皇 John 第十二之請入意
Saxon E (961-1024)	962- 973- 983- 996- 998- 1002- 1013- 1016-	Otto of Saxony 成國王於羅馬 Otto 第一死 Otto 第二繼位 Otto 第三繼位 Crescentius 爲羅馬之 Master Otto 第三來羅馬戰勝 Crescentius Otto 之保護者 Gerbert 供 Pope 爲 Silvestes 第二 Otto 第三死 Henry II 即位 Normans 患意大利南部
Franconian E (1024-1129)	1027- 1039- 1056- 1073- 1077- 1084-	Conrad of Franconia 王於羅馬即位爲王 Henry 第三繼 Conrad 位 Henry 第三死遺子 Henry 第四 Hildebrand 舉教皇爲 Gregory 第七 Henry 第四 Canossa Robert Guiscard 焚羅馬城

1085-	Gregory 第七死
1115-	Tu-cany 之 Mahida 伯爵夫人死收其遺產給教皇
Swabian E (1125-1268)	Frederick of Hohenstaufen Heir to Henry V
1125-	Frederick 之兄 Conrad 封為德王
1127-	Frederick Barbarossa 被舉為德王
1152-	Frederick 毀拆 Milan
1162-	Frederick 戰勝於 Legnano
1176-	Constance 議和
1183-	加入 Third Crusade 溺死於 Seluf 河
1190-	Henry 第六封為王在 Sicily 從 Normans 手奪回 Sicily
1191-	Frederick 第二以青年即位教皇 Innocent 第三佐之
1197-	Innocent 第三死
1200-	Honorius 第三封 Frederick 為德王
1216-	Frederick 往 Crusade
1227-	Frederick 死
1230-	Manfred 為 Sicily 及 Palermo 之王
1258-	Manfred 被殺於 Benevento 之戰 1265 Dante 生
1266-	Conradin 敗於 Seurgola 被戮於 Naple
1268-	

The Signatures (1268-1395)	1273-	Hapsburg Rudolph 之被舉為帝
	1282-	Sicilian Vespers
	1285-	Charles of Anjou 之死
	1289-	Campaldino 之戰
	1297-	Venice 之大開解放
	1300	選舉教皇 Boniface 第八
	1310-	應森拿之 Henry 稱王與帝
	1314-26	Cangrande della Scala Lord of Verona, Matteo Visconti of Milan, Uguccione della Fagnuola and Castruccio
	1341-	Walter of Brienne (Athens 之公爵) 變為 Florence 之 Lord
	1345-	教皇在 Avignon 及羅馬因於 Colonna 及 Orsini 之爭論
	1355-	Cola di Rienzo 欲試行共和制
	1377-83	Marino Faliero 受刑 Chioggia 之戰結局於 Turin 和議教皇返羅馬但已行其 教皇主義

Principality (1395-1492)	1395-1395-1394-1402-1412-1431-33	Wenzel 王封賜 Milan 之公爵 Genoa 之共和國之爲法蘭西所有 Gian Galeazzo 公爵及米朗伯爵得志時代 Sicily 變爲西班牙有 Medici 世家在 Florence 最有勢力 Cosimide Medici 爲 Albizzi 充軍 Basil 之大開遷移 Ferrara 復建至 Florence Carmena 和議成 君士坦丁堡土耳其人之擄掠 Lodi 之和議 教皇 Pius 第二偕 Crusade Cosimo de' Medice 及 Peter Patrie 死 Michel Ange 生 Galeazzo Sforza (米郎公爵) 被刺 Catherine Cornaro (Cyprus 女官) 讓其島與威尼斯人 Lorenzo de' Medici 死哥倫布發見美洲
說與西班牙霸權之衝突 (1492-1559)	1494-1498-	Charles 第八遣使入意 Savonarola 就刑

1499-	Louis 十二攻 Florence 之公爵 Lewishe Moor
1501-	Cousalvo of Cordova
1508-	League of Cambrai
1510-	教皇 Julius 第二和繼 Holy League Gaston de Foix
1513-	Leo 第十繼 Julius 第二位
1515-	Francis 第一以 Marguano 之戰征服瑞士 (Swiss)
1519-	西班牙之 Charles 第五即位為王
1523-	Medici 之 Clement 第七繼 Hadrian 第六為教皇
156-28	羅馬為 Bourbon 搶掠
1530-	圍破 Florence
1540-	Ignotius Loyola 助耶教攻 Luther
1542-	Trent 之大開和成
1547-	在 Genoa Fresco 之聯合
1556-	西班牙之 Charles 第五退位
1559-	Cateau-Cambresis 和成
1563-	Trent 之大開解散
1582-	Gregory 第十三重祭月曆
1600-	Giordano Bruno 於羅馬之 Campo de' Fiori (今為古董
西班牙盛強 (1559-1700)	

	1632-	售賣場) Urbino 之公爵回 House of Rovero
	1645-	Candia 爲土耳其所奪
	1655-	Venice 取得 Morea
	1697-	Ryswick 之和議
	1699-	Carlowitz 之和議
Austrains 及 Bourbons 盛強 (1700-89)	1700-	西班牙王位承繼之戰
	1706-	Turin 之役
	1707-	Charles 第三爲 Naples 之王
	1713-	Utrecht 之和議
	1718-	Venice 喪其 Morea 於土耳其
	1720-	V Amadeus 捨 Sicily 而爲 Sardinia 之王
	1724-	Charles 第六刊行 Pragmatic Sanction
	1740-	奧國王位繼承之戰
	1714-	Voltri 之役
	1748-	Aix-la-Chapelle 之和議
	1743-	Charles 第三整理內政
	1753-	Paoli 在 Corsica 出而爲反抗者

1759-	Charles 第三給 Naples 與西班牙
1767-	在 Naples, Parma 德國西班牙葡萄牙流放耶教徒
1769-	Corsica 爲法所有
1773-	教皇 Clement 第十四蹂躪耶教徒
1775-	Pius 第二爲教皇
1789-	法國革命軍發難
<hr/>	
1791-	V Amadeus 反對革命
1792-	Savoy 及 Venice 爲法所佔
1796-97	Bonaparte 結交意大利
1795-	羅馬稱共和
1799-	Parthenopean 稱共和於 Naples
1800-	Marrngo 之戰 Pius 第七被舉爲教皇
1802-	意大利共和成
1805-	拿破崙第一爲國王一年以前封爲法王
1806-	Joseph Bonaparte 爲 Naples 王 Ferdinand 退守 Sicily
1805-	Murat 爲 Naples 王至 Joseph 則徙於西班牙
1811-	羅馬之 F 拿破崙生
1814	拿破崙退隱於 Fontainebleau

法國全盛時代 (1789-1815)

拿破崙戰敗於滑鐵爐	
1815-	
1815-20	全意反動兩 Sicilies 革命起
1821-	奧國突來侵
1822-	Verona 會議
1831-	羅馬及他部爲奧國擾亂
1832-	Mezzini 組織少年意大利
1846-	Pius 第九被舉爲教皇實行政治大赦
1848-	革命之年
1849-	Charles Albert 征 Novara 因 V. Emmanuel 之賜退職
1870-	後死於 Oporto
1852-	Pius 第九返羅馬，奧人毀破自由
1853-	(avour 第一人臣
1850-	Sardinia 加入 Crimean 之戰
1859-	巴黎會議
1860-	Magenta 與 Solferino 之戰及 Villafranca 和議
	Caribaldi 從 Marsala 登岸征服 Sicily 及 Naples.
	Blehasca, Umbria, Marsala, Sicily 悉相率
	擁護皇帝 V Emmanuel

1861-	意大利議院成於 Turin, Cavour 死於六月六號
1864-	京都從 Turin 遷至 Florence
1866-	Venice 爲意有
1867-	Garibaldi 戰敗於 Mentana
1870-	意大利人於九月二十日入羅馬
<hr/>	
1871-	羅馬爲意之首都
1878-	Vitor Emmanuel 及教皇 Pius 第九死
1882-	Garibaldi 於六月二號死於 Caprera
1883-	Casamicciola 地震
1890-	Eritrea 建基
1895-	戰敗於 Adowa
1900-	Humbert 王於七月二十九日被刺於 Monza
1905-	Messina 於十二月二十八號大地震
1912-	Lausanne 和議於十月十五
1915-	Abruzzi 於正月十三大地震
1915-	意大利與奧國宣戰

新意大利 (1870-1915)

社會概情

美術——我們若回顧前代的豐功偉業及天才輩出，可以說現代的意大利是退化，是 *dégeneré*，幾百年來藝術方面無所表現，只有固執地保守遺產或毀壞，如 Colosseo, Palatinus 遺留之柱石雕刻，悉被歷代教皇搬運淨盡以裝飾他宮室，時人嘗嗟怨道：『野蠻人未爲的，我們的教皇既爲之。』(Quod non fecerunt Barbari, fecero Barberini (指 Urban 第八))

至於古代藝術很少整理，正如 *Titm* 所謂：非外國人鄭重之，他們不知誰是傑作也。且諸宮院遊覽會，比他國多兩倍，故非絕對留心藝術的人，從不去遊覽，除鼎鼎大名的 *Vaticano* 外，其他寥落得不可想像，遇禮拜日不取費時，則擠擁得很，

壟斷人民享受藝術，莫此爲甚，羅馬，Venezia 雖有美術學校，然皆規模不大，無所造就，結果惟有多數人模倣古畫，作販賣事業，有組織及承繼祖業希望的，恐怕還是羅馬的法國學院。（詳後）其 Galleria d'Arte Moderna，組織還算完備，惟多雜外國人作品，如法之 Bourdelle，俄之 Troubetzkow，英之 Brangwin 等，我國杏芬女史之花卉，及福建工藝美術講習所之木刻的菊花，竟註爲東京出品，且因游意大利者多爲古代美術而來，故他們遂居於不鄭重的地位。拿破崙得意時，擄去傑作無數，并向教皇需索四十萬金幣而返，至今意人言及此猶形恨容，其所私自慶幸的，是 Venezia 之翼獅，(gellügelten Markslöwen) 於一七九七年爲拿破崙奪去，至一八一五年失敗後，復得送還，至今視爲珍品。——

按此柱爲希臘產，Domenico Michel 於一一二六年戰勝 Tyrus 時挾之回 V，傳說共爲三具，其一墜水中，從未再尋獲，其二具因無人能把他豎立，棄置甚久，直至一一七二年，Lombarde 人，名 Statutonio 者，始竟其業，時人因懷德之故，準

其在柱下賭錢，一五二十年，Andreas Gritti 出，惡此敗俗，思有以制阻之，遂徑以其地爲刑場，其例遂廢；於一三二九年V人以保護此城的Theodor之銅像，故置翼獅其上，柱下石像則爲V人藝術之象徵，惜既衰敗得不可辨識。而翼獅亦因轉運數四，故毀壞極多，修理幾次後現僅頭與腳爲原作。

文學——現代文學多受法蘭影響，Hugo, Musset, Baudelaire, Stendhal, France, Valery, Giraudoux 諸人之作品，意人都視之爲 divine Comédie 之姊妹，最明顯受 Michelet 感化的，是 Carlucci 他的 Odes Barbares 可謂與 Ieconte de Lisle 之 Poème as Barbares 同，偉大，不惟於意大利文學界大放光芒，且其偉大之處直同化及未來派。他自幼卽仰慕 Garibaldi 之豐功偉業，及法國革命精神，故不惜加入 Risorgimento 之戰，而犧牲，故有國家詩人之稱，後爲 Bolognese 大學教授，其講演馳名當時，在死之前數年，曾許爲 Nobel 獎金之候選者。Pascoli 繼巴氏而起，豐滿着 Vergile 及 François 神祕之精神，及深入過古典的文化，於

一九一四年死了。其作品有 *Myricæ*, *Canti di Castelvecchio* 及 *Limpido Rivo* 等。

現在最負盛名爲 *G. D'Annunzio*，他於詩小說戲劇各方面，都一樣偉大，他的人格飽帶着夢幻與慾望的影子，他明白一切勝利，——悲劇，荒郊，戰場，——他是叔本華尼采的弟子：*Amè risparmi il dolore che pensa* 以其全愛全憎的精神，遂與認識分道而馳了。

Papini 亦爲近代首屈一指的作家，他做過 *Weonardo* 報主筆，後遂暫入於未來派作風，在他『完了的人』(*Un Uomo finito*) 小說裏，可以看出充滿着原人時代的靈魂。其最後作品爲『耶穌史』，把藝術與憐憫，發揮得超過一切科學了。他空幻地尋求少年的過去，道德的喪失，知道我們文明的傲氣，是阻不住衰老與死的；惟有回復到生命上來，回自然一樣。拿人道比較起來，是十分短促呵。那新的真理與傲氣，將另給我們的情操以養料或芳香同一的法則，去使日球轉動，海

波滂湃來管治我們內的進化，因為我們如果看清了，只要自己恭喜自己。

Ce un mondo

Che tu non conosci: il migliore.

Ti albeggia profondo

Nel cuore del tuo stesso cuore.

Sofficè 久留巴黎，與Appollinaire 同事多年，現為詩界運動巨子，他有文藝復興意大利先哲之 type，去管轄一切領土，曾於短時期間，加入未來派運動，後復退守故道。Appollinaire 批評中有說：『此是藝術品，亦是孤單的顯像，高瞻遠矚於偶然之上，如脫離大陸的島嶼。』(Giovoni 亦有名詩人之一，其詩共有十二部，少年貧賤，做過雇用人，兵卒，及雞豕之養者，他的詩有聯貫着的印像，在兒童思想裏，好像幻影燈的圖畫，他把所尋獲的材料，一個個安置得妥當，適顯出那 fonction vitale。Ungaretti 生於埃及之 Alexandrie，多古典精神，人視其作品為 Classique，

如洪水詩：

La brume est ce qui nous efface.

Pent-être un fleuve nait-il par là?

J'écoute la chanson de sirènes du lac

Où fut naguère la cité.

他慣以舒情的手腕，極簡直的字句，去寫很像東方式的 *Kalikai* 詩。女詩人

Neri 亦是聲名穿過了阿爾卑斯山詩人之一，他有一種謙恭的，社會化的詩風，

酷似太戈爾。如說：『我知道你在那裏，但我沒找到一可開的門，或一個可穿的隙，

……他去售賣，當較容易些，這等接吻，斷斷不會使他知道這是壞的……』他

的名著爲 *L'ore de Mirra*。未來派詩人 *Palazzeschi*，其詩別具體裁，幾不可繙

譯，若強爲之，必如 *Mirra* 宮，有骨無肉的；又像一片芳香，在鼻觀徘徊，微似 *Pass-*

coll，但暗裝着譏諷的武器的如：

Qui suis-je ?

Peut-être un poète ?

——Non certes

Elle n'a et n'écrit qu'un seul mot bien étrange

La plume de mon âme folle

此外尚有 Marinetti, Cardarelli, Slataper, Jalier, Corazzini 等極一時之盛，戲劇界要推 Umberto，於歐戰之後，頓建一劇界新氣象，且所有巴黎名劇此地無不排演，其關係密切可知了。Luigi Croce 爲現代批評界首領，其所著『美學』等，均譯成英法文文學報紙有 Voce, Lacerba, Rinascita, Rivista Bizantina, 及 Il Convitato 等。

中產與貴族——其生活與歐洲各國大同小異，蠅營狗苟，想小犧牲得大成功，各帶着假面具，互相利用，表面上親愛非常，一旋踵則互相毀謗妒嫉。其於所醉心的

只是物質，男子竭力經營，到小康時買一輛汽車，住四五間洋樓，便覺是最樂不過了；女子是明目張膽的寄生蟲，衣服麗都，無所事事，修理指甲捲頭髮尋可以配合外套的布料，入做衫店，打麻雀，請茶，……遂過了他們的日子，其入戲院音樂館，全是爲顯新製衣服，維持架子的，雖然不懂得，但總要批評幾句，空套話，如 *Oh, C'est magnifique, benissimo* 等。談話時多自敘述，以表其聰明多才，否則以爲沒有社交資格。其民性非常愛國，無論什麼典禮，總先奏國歌，萬民齊起立，視教皇國王王后王子公主等如天人，一言一笑都批評着，所有美麗的宮殿都變爲他們的住家。今年爲羅馬聖年，四方的 *Pälorins* 有數十萬人，每遇大廟 (*Vaticano*) 行禮，則萬人空巷，從早候至日中，僅看教皇在高椅上坐着，輕輕行過，用手做幾個 *benedictions*，他們就以爲受福無疆了。他們好談政治，談不上幾句，話頭就轉到時務上去，且他們以法文爲上等語言。無論如何，都學幾句，以資應酬，男女相見就行那吻手禮，人民多懶惰無業，不恥到處乞憐，開汽車門廟門爲業的，不知凡幾，政府不得已每年

施捨幾次，因此之故，不識字的人亦多，有的女人衣冠楚楚，而究其居住飲食，則僅堪支持的。女子唯一的工作，是找一個丈夫，或所歡；因歐戰之後，生活很難，不易維持家室，遂使他們老守，若婚嫁之後，則絕對不易離婚，不如法德國人『朝秦暮楚』，且愛家庭兒女之情甚厚，至於放縱過度。女子唯一的目的，是求歡於男子，及用脂粉去維持衰老，少年人無他安慰，只是看電影戲為生涯，其擠擁之程度，實所罕見，或迫而為牧師，藉月俸以過活，其誠敬與否尙為問題，（聞黑幕甚多），故羅馬牧師載道，甲於天下，John 則赤足科頭，真不愧為苦修士，此外五步一逢的，則為軍官，高冠大袍，最令女人顛倒，總之羨慕英雄之風不稍歇也。但月俸不足生活的亦有，其他貴族極多，社交上公爵伯爵夫人之聲，不絕於耳。有的擁有一定入息，佔有幾個宮室，豐衣足食，有的涉獵些文學，或考古，有的無所事事，日在 Salon 接朋友親戚的拜訪，討論新式傢私，批評用人；有的生活無門，只能從商，如我同住的比利時公爵夫人，她的女婿是一伯爵，醇酒婦人，不得已只能來往斐洲做煤礦買辦，最庸

俗的，（或者是最上等的）是每逢禮拜日，各自整刷衣服，到某一定地點，聚集散步，或跑馬，你看我，我看你，以炫美服。我覺得此地的人好盲從，如所見的埃及人的魔術，法國 Corné 的意識療法，及 Ferrero 的音樂，均一致歡迎，舉國若狂。埃及人能埋於泥土中一禮拜，不飲食，及全身任人刺割無血跡，或裸體臥利刃上，復置巨石其上，終不受割云。C氏則說能以自己意識療病，如說：『我頭痛過了，』痛頓止，如說：『我想睡，我即能睡，』如此伸說數十次，你即睡去，聞已醫治十年跛病五年的盲目多人，并在英美各國演試，但我看其演講，尙極幼稚，真實與否尙待專家研究。至 Ferrero 是十八歲的少年，聞天才多能，七歲即在羅馬 Costanzi 大戲院指揮音樂，後就學維阿納，今復來此，我兩次參與 Augusteo 音樂，他即爲五六十樂手的指揮，掌聲如雷，歎爲 enfant prodige。余非專家，不敢批評，惟深懷疑此種離奇的現象。

平民——意大利地窄人多，男過於女，街市或戲館到處一樣，與法國適得其

反，此爲余終久不明其原理的。除大多數入工廠工作外，餘爲種田或捕魚，隨處受業主剝削，在羅馬的多使馬車，日間得不到十利錢，當此生活昂貴的時候，要藉此維持全家。在 Venise 的則多以搖艇爲業，惟入息較好，故政府極力獎勵殖民，卽法國一地，既達三十萬意人之多，因少受教育，故道德卑下。作者無機會觀察生活真相，僅書 Taine 所述數節如下，雖時代不同了但我敢信所差無幾的。

雖然事隔多年，在鄉人中間持刀斧相殺，是極平常的，我朋友的用人，他有一個長兄是判坐無期徒刑，兩個弟弟是爲行刺死了。同個村裏有一次兩個朋友談笑，一個說：『把你女朋友的玫瑰贈我，』其一不許，復強迫之，遂成反目，於是兩家追趕着，其一出刀腰間，直刺其背，此種原始人類的憤怒數見不一見的。

有一次兩個法國兵士在 Tibre 河邊散步，見一鄉人生溺其狗，兵士前往解救，遂起爭端，鄉人狂呼援救，其地的人均一時齊集，其人趕亂拔刀刺法

兵背部，登時斃命。復有一次，兩個兵在鄉間盜吃無花果，後來被業主察覺，窮尋之，不及，遂開鎗死其一，傷其他一個的足骨。

我的朋友一次外出，見鄉人鞭其驢，不忍，前往勸解，其人用惡意答道：『我竟不知我的驢有親屬在這鄉裏。』

朋友告訴我，有一個鄉人，一脚踢死他懷孕的婦人，判入無期徒刑，有時永生，有時二十年，但此地的人，視之極平常，若有什麼人擔保出來，他在鄉裏仍是一樣光榮的。

西班牙人，亦與他們一樣野蠻的，有一次在鬪牛場中，一個法國女不忍觀此慘狀，將手掩目，旁面一個婦人笑道：『牛油做的心！』(Coeur de beurree)

一個西班牙人，行刺，不遺痕迹，審判官問他道：『你似乎是殺人的妙手，』西班牙人不拘束地答道：『譬你寫字，你亦不將墨水污損衣裳的。』

此種人若手脚傷損，或身體刺傷，隨便把粗市裹起，呆坐終日，不言不動，以

帶愁的眼，凝視着你，如受傷的獸類。

宗教——自教皇 Leon XIII 時政治變更，教皇於羅馬城之勢力頓然消失，并訂約自願禁固於 Vaticano 廟中。今之 Pius XI 被舉為教皇後，照例囚禁，（傳說 Mussolini 將許其破約周遊世界，）但人民愛戴之如天人，號之為 S. Pere，視同上帝朝廷裏的一等大臣至今猶有所謂 *audiencia*，每禮拜接見信徒數次，在一個大廳行過一二次，迷信的人一概在地上跪下，把指環等物，要他 *béni*，教皇則伸手，在各人面前行過，有所問答，必說：『是的 *Ta Sainteté*』我曾參與一次，其景象之森嚴，雖接見天使不啻也。每求佑的人，都有所投贈，聞此項入息，每年不下幾百萬。有人號之為大乞丐。（*il-gran-mendico*）教皇係由 *cardinal* 中選出充任，自有歷史以來，已達二百六十六之多，死後便將其肖像，用 *mosaique* 製成，置於聖保羅寺中。教皇保有嵌石（*mosaico*）工廠，將時代上關於宗教名畫，悉製就，懸於各大寺中。此外尚有 *Camieriers secrets*（親密使者）（須歷代貴族纔可充任）及

Gards de nobles 每行大禮，則穿五六種中世紀時的制服，五光十色，*Cardinaux* 則各穿紫色或紅色，用小帽覆腦部，唱童數百，軍樂悠揚。觀者數萬人，來自英美或集自全國，（有誠意的，均向 *Sf. Pierre* 銅像脚上接吻，銅幾爲之蝕，）佇候數點鐘，躡足震足，飽受人叢酸氣，僅以一睹教皇爲快。今年教皇曾組織一教會展覽，規模非常宏大，爲期一年，會中陳設世界教會學校成績，傳教狀況的影片，殉教者在東方諸國遇難的遺物，野蠻民族生活工具，及病症圖畫，中國藥材等。中國部占地頗廣，其教徒之衆可由此而知，所展的多是清代衣服，傢具，書籍，及杭州虎跑寺的古碑模型，想尙非吾人的結晶！

過阿爾卑斯山

Les Alpes —— 漸漸的身體冰冷起來了，空氣亦增加沈默遠望處龐然的大山，爲曲折的大道纏繞着，由下而上，慢慢的灰暗而去，頭部的積雪，受了一陣陽光，大有閃爍之勢；淺青和紫的平坂，擁帶着崎峭的巖石，杈桠的枯松，左顧右盼，如戰場裏的孤鬼，幾使人聯想那沒停止的爭戰，及受蹂躪的生靈。不能聽到的千萬細流，不再發芽的古葡萄，及不入詩畫的短草，數千年來賴着那清新之氣，永遠的冰氣，及巖宮的微溫，來供養。總攏一句描，他們圍聚着，是像天使殘破的假髮，正如鄧南傘所謂：*Il n'y a plus de derniers nuages en fuite*，近 *Simion* 小村處，積雪像正在銷溶，一塊行雲，在峯尖徘徊，使人尋不出何處是天與地的界域。此地是意法的國界

了略，想當年拿破崙長驅直入，英雄蓋天下，真不堪回首了。

當你由 *Venise* 高處徐徐下降，可以看見腳下的平原，錯落地帶着小邱，一切空間都穿了樹的青衣，黃與白的山花，在下面斑斑着，如 *Venise* 人的長裙，再遠處有老橡與參天楊木，山陵之相隔處，大湖沈靜臥着，廣香的一片反照，像個晨妝時的銅鏡。此是一種英國式的風景，山與天空都表出無限的莊嚴，水則充滿着仁愛，南北兩地的風光，在此地親愛的連結着了。湖的本身比 *Côme* 地的生動得多，他有直峭的大山間，以溫純的小墟，長林做個遠屏，一切平岡都在他的眼下陳列，從 *Laveno* 看去，像廣香的棹布，微風與日光來時，吹成無數鱗片，如戰士之甲；向東部一望，有羊腸小路，直引山腰，無花葉樹與其他春木，都放出很溫和的香氣，小舟在湖面蕩來蕩去，山谷擁着參差的蒼松直趨水際，至其尖峰則又為灰色的雲塊蒙蔽了。

當日出之際，駕一小艇，直冒朝霧而前，覺得湖面像一個海的臂膀，小小的蒼

波，細弱地發光微霧，把水天攪爲一具并輕帶來一片光與熱。如此遨遊兩小時之久，你全是浸潤在單調的空氣裏，一陣微風像來自鵝毛扇裏，後來蒙霧站開，頓然人在蔚藍的天空下，圍繞着你的水，像幾丈輕薄的呢絨，天藍則像萬片，Saphir 寶石，遠遠的一個白尖，在水面徘徊着，一半擁抱，一半分離着者爲 Isola Madre 也。

從此下船沿岸徐步，一團團的葉叢，在前後送迎你，印度的無花果樹及檸檬，排成一段曲徑，他們的菓實，在巖石邊靠着，此外如石榴，桂樹，楓樹，及發花的

glycine，把你裝置在香氣之域裏，除引路者外，只有你佔據這空間，呆立的孤嶼，像等候王子與公主前來幽會，多色的薔薇之上，蜂蝶任意來往，孔雀與鷓鴣平靜地散步，我此時夢想的是願把庸俗的一生，在此沈寂中過去！

Isola Bella 島裏，更有前時技巧的建築，水池，噴泉，令人頓生沁然的冷態，在西面一角，全部浸綠，像僅爲觀瞻而生似的，斜坐的草地，給人無限清新，一切窩凹處，都有 myosotis, euphoskes 等花充塞着，因泉流之故，頭兒微顫，流麗的瀑布，散

出輕霧在任何一花草葉端，結成細珠，於是慢慢地趨向湖心，每到黎明，全部山谷僅現微白，如石像的淡影；星兒還閃爍着，其他一切惟顯微棕色。在這靜寂裏，僅流水是有生氣的，其他宇宙是消失了；此時短林睡醒了，稍尖的露珠，像天真地有所等候是的，俄而日光伸展其老大勢力，星兒的光亦隱約了，朦朧的輕紗，徐徐地被造物者之纖手掀開，於是萬物重排列其色澤，並將永生周而復始，在未來的『恆河沙數』的年月裏。

Côme —— 在你眼簾下陳列的，是肥沃的山水，微白的小路，在青碧處間雜着，我們是到 Monza 來了，這個中世紀著名小鄉村，就保存着 Théodoline 皇后的花冠，及其他歷史上的遺蹟。清新的大道，及哥忒忒的古廟，使人無限爽快，更可放眼到遠處的小山，貼滿了綠樹，一直蜿蜒到 Côme 的大門。那面排列着新式的旅館，從小小窗口。可望見黃金的斜陽，傍晚來時，銷滅世界的黑影，把環繞平湖的山帶，變成灰暗，微細的火光，在這裏或那裏閃爍着，如永生的繁星。水的鮮氣，挾來一

片輕風，把遊人的煩悶，信托在這靜寂裏。

一到清晨，游人便遊泳在光線裏湖的沿岸站滿着村鎮，他們將腳輕放在水裏，山嶺亦徐徐落水，半山的橄欖與櫟樹，擁成拱形，把別墅埋藏在陰之下，從 Bellagio 起，那檸檬及空地的花卉，團成一球球的紫白，在湖藍中間；但從此北望，風光似暫莊嚴來起，初民時的巖石，及如雞髻的遠峯，爲雪花塗抹着，頑樹長臥在山谷，似非人所能呼吸之地了。

藝術與自然——我們隨處想去模倣自然，酷肖自然，實可謂是人類的腦病。須知自然是清潔，嚴正，獨立，而且完全皎潔生動，我們欠諧調的夢想，實不配同他比美於萬一。即我們欲冒險比較之，亦只希臘之大 Pallas，雅典超乎萬類的 Jupiters，能充其任，自然是高出我們之上，我們愛他的話言，實達不到那裏，我們只能像瞻仰大廟中的圖畫一樣，赤足科頭地把他完美的外形，深印在腦裏；并知道自己易滅的個體，是在他永遠之前。

歷史是什麼？是否不外人類未完的力的衝突？意大利有些什麼，是否僅歷世的摸索，幾個天才紛爭，各自防衛其信仰？藝術院是什麼，是否僅一墳場，那雕刻，圖畫，建築，是否僅一易死的生靈之紀念品欲藉此以延長其思想？其實不然，我們立於高山或流水之前，覺到在偉大的造物之下，我們是新穎的，他自宇宙的初年起，至今終久一樣，沒有意外的變更，一樣的春天，每年散佈其魄力，我們的頹敗之象，因其力而安定；我們的掛慮，亦在他平和之下消失。

雖然人類往昔祈禱上帝的單調的語言，是繁瑣的饒舌，是道途中的鬧聲，是精神中的蠢動，如果他們有一分鐘求生之慾，只要脫離那鞦韆與匍匐，放眼看看那晴空的諧和，就是說：看宇宙永遠的顫動！

Milano (米耶)

我們離卻山水，到了米耶，第一眼看去就覺到其富厚快樂之象，廣闊的道路，隨處都是碑坊和都麗的宮殿，『車水馬龍』不亞倫敦巴黎也。城市是建在平原上，有湖沼連河，使鄉野的生產，容易運輸，公園都坐滿着婦人孩子，優游然帶點微笑，眉端有無限生氣，其衣服的時髦，與巴黎直接生關係。豪商富賈，均於此爲享樂之場，其生活民風與羅馬大同小異，且短促的觀察，不易找出一頭緒來，故不能多批評。

教堂——米耶最重要的藝術是一個 *Cathédrale*，及兩個油畫院。此寺始建於一三八六年，廣大非常，全部飾以輝煌的大理石，有無數的尖塔石像，裝飾繁複，

一片白色在蔚藍天下，像一座銀雕箱子。他蓋滿着神祕與傳說的幻想，橫排直豎的尖刺，像出自荆棘或薔薇枝端，千百個天神或 *Vierge* 從地上直上天際，建築家抱着一種 *folie*，便不顧材料的昂貴，時日的延長，及後來整理之不易。如初民時的哲學家犧牲一切，到理想上去，僅榮耀於一秒一分之間，便覺是宇宙的泉源！他是真正的基督教教堂，與羅馬的 *San Pietro* 各有不同，四行宏大的八角柱頭，平列着，如整肅的橡林，奇偉的尖塔，襯以城拱，雲角，石像，下部則直接牆拱，身居其地，像在日耳曼古代長林中。日光從雜色的窗間透入，如深秋的楓葉，我以為能脫胎於希臘建築的教堂，要只有此了。或者真正的建築，只是模倣自然界的樹木，如希臘人的 *Stylade*，是取材於截斷的樹幹，日耳曼人取材於樹的全身，及其枝葉，阿拉伯人約略做棕欄的高舉，印度人亦尋求奇偉的植物，為建築之對象。總之，沒再有他教堂能如這個一樣易感動人，我徘徊其間，如置身山林，同樣的領略到其莊嚴的偉大。在這個高超的單調，無窮的富厚，玄學的衝突，及萬狀光耀之前，使人有一

種神秘的夢，及對於南方自然的新感想，而此卽爲哥忒式建築之泉源了。

San Ambrogio 亦爲此地重要教堂，爲十四世紀時 St. Ambroise 所建，後來改爲羅馬式，門窗，柱頭，祭壇等，均有所變換，教堂爲四方塔形，中有重門的天階，全部作暗赭色，牆端的雕刻，多歸模糊，滿佈着過去興亡之痕迹，前後樹陰掩映在柱楹上，有禽獸的身首，內部多低小的柱頭，飾以比尙時之金色人物，中部爲一墳墓，大約葬的是 *Tullion*，周圍有極幼稚的打獵圖，刻的有的像鱷魚，有的像狗，互相擠擁，或相搏，其藝術頹廢，雖 *Ravenne* 之 *Tracolle* 無以過之。此種作品，使人看了如置身七八世紀的宗教傳說中，並可見其笨重的手，及忘卻過去所學，將其孩童精神，對於自然籠統的外形之束手無策，及以無能的外力，嘮叨地表現其無系統的思想，又如初學步的人，顛踣於灰暗的地窖中，我想凡要知道一民族，一時代的文明，或演化與組織，莫有比藝術品指示得更明瞭的了。

L. d. Vinci —— 那著名的 *Leonard de Vinci* 所繪的『晚餐』(*Cène*) 圖亦是

在 *St. Marie des Graces* 教堂裏，畫是在飯廳的牆上，室中陰暗，幾不可辨識，於他完工的五十年後，此廟傾倒，至今經了兩次修補，畫中僅存作者的大意，其精細之處，悉銷失淨盡，如其中門徒 *André* 不自然的口兒，是極明顯的，可是耶穌一像，則經 *Morshen* 修理後，增加很多沈鬱，而精神化的態度，至於其原作，耶穌不外寬厚而神明的賢人而已也，傳說 *V* 氏作此畫時，每日到 *Borzo* 去觀察那流氓兩小時，卒能於 *Julias* 中，表現出壞人強勁的頭顱來。

V 氏生平住米郎最久，故作品多在其地，然歷時已久，多被遷徙或湮沒而去，所存者不外畫稿文件而已。在 *Breta* 畫院裏，有其紅鉛筆畫的婦人之頭，精細無匹，一切區微的外表，都表現出來，蓋他所尋求的，不單在美而在個體的本質，優秀的心靈，及內的生活之顫動也。在 *Ambrosienne* 圖書館裏，（一七七至一七八號）尚有一少婦的肖像，鼻兒脣兒表出無限規則的完全。他所關顧的不僅是外形，而內部的生命，亦一樣注重的，外部的是，其實的靈魂，而且超絕充滿着，猶在入睡的

本能和情緒；那無涯的 power 爲這童真的眼視之力及神明而宏偉，被着金色之鬢鬢的腦蓋，軟化了。若觀他巴黎 Louvre 的畫本，留意他慣用的人物，及讀讀他的性格與行述，就益見其內心的工作，恐怕空前絕後，沒有如他一樣世界化，創造化，不願自足於無限，自然精微，憤發向前，遠邁當時及於後萬世的。

他的人物，表示出一種令人不可卜的情緒及精神，以他作品比較起來，則

Michelangelo 的人物，不外一英雄式的運動家耳；而 Raphaelo 的童貞女，不外一隴畝間的孩子耳。要真能領略他的圖畫，不是頃刻可能的事，這并不是說他把情景描寫得不明顛，不過他有點太精細，太繁複及超越尋常之外，不易解釋，僅一沈穩不動之力，便使人猜到高舉的幻想，其他還隱藏着的，更不知多少！我看到此等祕密而審熟之糾紛，真像一根花草深藏在透明的海底之下，其女人神祕的微笑中所含混的，亦只有內咎，擔心，懷疑，樂大，沈寂，溫柔，熱烈與憂鬱也。

Gabriele —— 兩個畫院，共藏六七百幅畫之多，然能稱爲完美的，實寥寥無幾

“*Mariage de la Vierge*” 係 Raphaelo 二十一歲時作的，全脫胎於 Perugino 藏於 Osen 藝術院中的一畫，此時係其生平發祥時代，但畫中色澤，多覺生硬，其人物的外形，俾堪辨別是男是女，兩個少年及其他女子，均一樣的圓頭細眼，恰像教堂裏的歌童，人物的後面有一塊席闊的空間更深處有一座隱約的廟宇，在天際顯出其很規則的輪廓；天空是淺藍的，景的遠處，初爲青色，後略帶微藍，以映射婚禮的晴明，畫中人物是在前端排成一直行，牧師則在中央，童貞則正在遲疑地伸手去接那牧師給授的指環，身兒羞赧地微側，像沒法去安置其右手；細薄的輕紗，把棕色頭髮掩蓋了一部，恐怕是天使纔能安放的妥當。新娘是肥胖康健得同村女一樣，旁邊復有一個穿青衣的女子，象抱負了天神般傲氣轉過背去！此既微帶 *palme* 的美及文藝復興的 *goût* 者也。

此外有 Mantagna 所繪的『耶穌』。耶穌是臥着，畫時從下上望，故把全身縮短，側面有兩個老婦人在那裏著實哀哭，強勁而無美性，不過有點真實及外力

而已尚有 G. Bellini (1510) 的『聖母圖』在王椅上坐着，莊嚴不動，後面佈着一塊平野，更遠處則用淡青的山巒平掛着。

尚有 Bolognais 派的作品，很多均超絕明敏，他們畫出來的，是 *mélodrame*，若能^能續地發明必於畫界開一領域。其中有 *Agar chassée par Abraham* 一畫，極其工整，*Agar* 因為失望及降服而痛哭着，但充滿着女人強硬的傲氣，不願意把痛苦交給仇人 *Abraham*，這個正式的婦人，帶着那 *diemité*，去驅逐情人，眼角裏有無限兇惡之意，以此一畫，既暫開心理描寫的步驟，而具 *spirituel* 處，亦供給了 *Duclapot* 幾頁材料。

此地的戲院 *Opéra*，規模宏偉，為世界著名大戲院之一。

Verona

從米郎出，便是牧場滿望，果園麥田蒼翠欲滴，桑子樹們亦暫帶淡青，紛雜在葡萄叢內，小小的溪流。引水以資灌溉，沿途有無數小鄉村，教堂，直趨山際的長林，銀鍍了的日光，把萬物都摸撫得微笑，左面的阿爾卑斯山，亦漸漸低小，像特地下來挽留其入池沼的清泉，其灰黑岩石，正是當年 Leonard 置入圖畫中的景緻，黃昏之光來時，把山形變成個長城一樣，任紅霞去環繞，到 Mesenzano 地方，車兒停了一會，那大 Limone 湖，就在目前一片浸綠，映帶着微赤的山嶺，高處尙微蓋雪花，如裸露的女人羞怯在輕紗之下，其餘的，是嫩黃的草地，在那裏擁着無限生命的新氣象，再過五分鐘我們遂到 Verona 城裏了。

V地是一個古城市，慘淡非常，街道悉鋪以小石，荒涼而欠整頓。屋之前方，常存古代雕刻的餘塊，一望而知爲當年興隆一世者也。

校武場——此地最重要的古蹟，是羅馬人的校武場，(Circo) 除了羅馬及 Nîmes 的以外，此爲最大，其中可容六七萬人之多，換句說就是可容全市居民，看其每塊長六尺 (piedo) 闊三尺奇偉的門拱，及彼此相靠的層樓，就可徵知羅馬人的天才。此種堅固的築建，若不經毀拆，則至今猶燦然是無疑的也。然此種建設，實殺人教育的永續，人獸相爭，或嘗使三十五對勇士相角，流血漂櫓，慘不忍觀，(詳見後篇 Colosseum) 其文人學士，參與這種屠殺恬不爲怪，正如吾入戲院坐加非一樣，固爲此是時髦，規則，公開的緣故。此種『外教』民族，好栽培身體，好馴伏他人，好戰爭，好懶惰之結晶沐浴的精神，是我們今日所無者也。這個校武場，是僅有的遺物，因爲羅馬人，在意大利北部，留下痕跡較少的緣故。

築建——教堂有 San Zenone, Dôme 等，爲一種 Lombard 式，係間居於意

大利及哥忒式的 *style* 之特產也，此式可以 *Dôme* 爲代表，其狀如古代之 *Pastigliques*，滿充着初民時代的真實氣，及開拓舒展的精神之創造。廟分兩層，上部尖小，用柱楹相聯貫，右邊的兩平行直上，如拉丁人的建築，高處有大鐘五，下面復列以小柱兩個，*arcades* 的緣邊正靠着 *façade*，無論那一處，都可看出十二世紀時的含混 (*ambiguë*) 精神，羅馬人新發明，及雕刻的初生。

San Zenone 教堂，最妙的是始建於 (*Charlemagne* 的兒子，修理於德王 *Othon* 第一，全是十二世紀的遺物。(惟鐘兒是一零四五年的。) 其門上雕刻之幼稚，除在 *Paris* 的外，沒再有更野蠻的了。木架上的耶穌，刻得像欲登樹的山熊，其他人物，亦不堪寓目，最奇的是寶座上的耶穌，簡直沒有腦蓋，兩個眼睛，銳利得同青蛙一樣，周圍的仙女，是不過人頭獸身的蝙蝠；一概雕刻，都是頭部過大，沒有比例，四肢強硬，腹兒澎漲，像雕刻家特地做的滑稽品，此種藝術頹唐時代，係始於匈牙利人之侵入，此種簡單而早熟的建築，只知道一彎一直，幾個規矩的圖案，不如雕刻家之

專事筋肉，及研究方圓的諧和也。此未完全發達，只要多少強列的情感的衝動，就會示威起來，如現代中國人一樣，然在 Philippe Auguste 及 Hérolde 半開化時代，他們不惟不把既有文明，撐持演進之，而反隨意放棄而至無所成就。

此地尙有很重要的 Scaliger 墳墓。Scaliger 是 V 埠古代諸國王之名，其中有的是殘暴的戰士，政客，文人，有的是兇惡的屠殺者，歷封過 Ferrare, Milan, Patone 的王子，在 Machiavel "Prince" 書中，常論及之。其開頭五個墳墓，（建於一二七七—一三〇一—一三七〇—一四一三—一五九）簡約而充滿着英雄時代的笨重，好像一個人戰死了之後，僅需求一塊淨土來安睡，並將宏大的巖石，來掩藏其骸骨，如在生時用鐵甲防衛其身體一樣。墳之下方，是一廣大的平盤，上蓋以大塊的赤色巖石，無圖紋花紋，四周支以短大理石，此大保險箱，誠不愧爲喪葬式的碑坊，善謀永遠者也。

Venezia (威奴姐)

由 Verona 到 Venezia 約經一小時之久，V 埠是二大孤島，故火車須由長堤引入，而達市心，兩面水光激盪，去車輪不過幾尺之遙；淺渚處荇藻搖曳，沙鷗上下，真人間絕景也。遙望則有曠野滲綠，間以微黃的麥田，葡萄旣扶登樹幹，幾座羞怯的山莊，沈寂地在南方陽光下取暖，回首北望則阿爾卑斯山尙繇亘百里，巍然爲一屏障，嶺端的積雪，猶隱約如女人的頭飾也。無樹木花草，所能看見的，惟幾陣微風把浮木輕輕吹動，復將其餘浪徐徐送到岸頭消滅，欲眠的斜陽，在水面反映，時紫時黛，在此不停的動作中，一切空間的諧音，都隨之變動，融洽，亦卽 *Martucci* *Noturno* 中所最願意表現的。

歷史——其歷史來源久遠，在四五二年，小亞細亞游牧民族 Eneferu，開始入 V，并給以此名，迨後 Atila 人侵意，他們被迫而居西岸，在 Marini 書中 (Antica è neava Venezia 1905) 看來，其可紀的歷史，是始於八一零年也。他們建基於 Rialto，(至今猶存) 設市政廳，審判廳，教堂等，他們無貧富貴賤之分，生活大家平等，故少妒嫉，然後來人民多起紛爭，不得已遂於六九七年集議於 *St. Mark's*，選舉 Paul-Lucius Anafesto 爲 Doge，(頭目之意從拉丁文 *Dux*) 以資管束，然內爭不已，故時選時撤，約及五十名之多，若首領稍爲殘暴，則人民必生反動，慘殺流放，不一而足，故在五十頭目之中，十九個是被殺戮的。至 Angelo Partecipazio 時，遂號稱共和，先是其地方所信仰的上帝，是 Jupiter Capitolin 或 Athéné Poliade 之騎鱷魚的 Théodore 等，後改爲 San Marco，因其曾保護本城，故於八二七年將其從 Alexandrien 奪回之身，合之造成一翼獅，以資紀念，并爲共和國之象徵，及同時建一教堂，即現今著名之 Basilica，惟當時規模較小。

其時人民勤勉非常，商業亦繁盛起來，故貿易至遠東諸國，因加入十字軍東征，得 Trieste, Nuzzia, die Halbinsel, Trieste, Dalmatien 諸領土，後與 Byzanz 王子，(Isaaks 第二之子)，共攻希臘，勝君士坦丁堡，而得 Epirien, Aelolien, Arkanen, Peloponnes 諸地，故 Venzia 頓然強大起來。於一二五六年，其 Doge 之徽號，既爲 Herrscher von vier em halb Tellen des ganzen Römischen Reiches。

此時 Venna 及 Pisa 諸邦顧懼起來，而其海陸勢力，仍日見增加，一四二〇，敗匈牙利軍，得 Dalmatien 全部地，一四二七年，Bacchio 名戰役，得領土甚廣，後敗於 Po 之役，Carnagnola 大將被疑通敵，遂於一四三二年受戮。此時 V 之國界，直至 Isonza 及 Adia 兩河以北，一四五三年土耳其來侵，受圍，V 人經了四五十年戰爭，無力再舉，遂被背約奪去 Lepanto, Modone, Corone 及 Navarino 等地，然其於歐洲勢力猶不爲弱小，後復奪回所失諸地，於一五零三年與土議和，於一五零八年，教皇 Julius III 合德法西班牙諸王，困 V 人，遣大將 Bartolomäus Alviano

之，大敗，失地無數。從此 *Venezia* 遂一蹶不振矣。

後經六年戰爭，復奪地喪地，由此國主欲少事安靜，以復元氣，并守中立，奈土耳其因其懷怨其不合力攻德，復來圍困，失 *Meeres*, *Malvasien*, *Nauplia*, *Urania* 諸地，因不欲割 *Cypern* 及 *Zante* 兩島，願年償巨款以和；不久土人復來，終割其兩島而去，雖曾訂約，然一六四六年，土人復欲取 *Kretas*，圍困至二十三年之久，大將 *I'ranz Morosini* 極力死守，終以饑疫交作，無力再支，遂被奪去，僅保有三個要港而已。當時有 *Lazarus Mocenigo* 者，欲攻君士坦丁堡，以圖報，後忽因戰船暴烈，不果行，於一六八五年 *Morosini* 患土人得 *Morea* 地，與教皇，*Polen*, *Russland* 及 *Malta* 結和約，*V* 人感其功，建銅像於大廟內。

自一四九二至一四九九，尋獲美洲後，全歐政治和生活悉爲一變，而 *V* 人不欲如法國般改革，遂遭拿破崙來侵，喪失一切，至一七九七年被賣給奧，自 *Press-burg* 條約後，改爲意領，後因一八一五年維阿納會議，復脫離稱爲 *Lombardisch-*

Venerianisches Reich，於一八四八年，有 Daniel Manin, Nikolaus Tommases 等作亂，終選 Mann 爲 *diktator*，其時國體雖殘敗，然共和之氣不少衰，後意與普魯士聯盟，攻奧，經 *Custoza* 之戰，及 *Sadowa* 之圍，後 V 遂與奧脫離。於一八六六年，人民願歸護於意大利帝國之下，距今僅五十九年也。同年冬，意王入 V 宣撫，備受人民歡迎，并願推羅馬爲首都，自是 V 埠爲要重的商區域，及世界僅有之名勝。

現狀——V 埠爲意大利之寶具，世界上亦沒有一個地方可以同他比美的，只要把眼睛打開，那大理石的宮殿，教堂橋梁，及哥忒式，土耳其式，畢尙時式的柱頭，就在你目前，水面的小艇，徇來徇去，白鴿隨人上下，遙望隔岸的屋宇，在日光下微作鮮紅，水浪在岸邊拍打，如詩人當年的哭泣，此時你把一切生活的煩惱，計劃疲倦，都拖開，只覺得生命是美滿，值得活的，并恨何不早來此樂土，或心願永久居此，以終餘年！V 埠共有百零個小島，其 *Heraklea*, *Iesolo*, *Unterchioggia*, *Malamocco* 等，既爲海水消沒，其中有大運河二，小運河無數，把 V 埠間成碎片，運河中行駛小

艇，以資交通，無車馬之塵囂，如置身田野間，全市道路狹小，甲於世界，有時僅容兩人通過，遍處晒晾衣裳，狀頗窮窶，商業較繁盛的，爲 Mercerie 路，其他爲住宅，或菜場，然此地的一牆一瓦，都是 pittoresques，精緻的卡樓，銅刻的窗牖，及雜色丹楹，都是 moyen-age 或文藝復興時代的遺物，更有教堂遍地，前代汲水的廢井，亦一一保存，望之益增今古之感。

最令人留戀的，是 Piazza San Marco，其地爲一廣場，四周爲華麗的商店，側爲石塔，高九十九密，內有六大鐘，塔尖有女神，一九零二年七月忽然傾倒，教皇 Pio 第十，出二百二十萬佛郎修理之，至今燦然一新，下部爲紅磚，上端飾以雜色大理石，闊及十四密，高處的銅像，垂風旋轉，從窗口一望，則全市浮表海上，如碗中的碎肴，一帶長堤，更是人類抵抗自然的技巧，以之比 Castors 的經營，不外是程度之差等耳。向此一望，水色慘淡欲死，潮水退後的沙洲，旁近一二漁艇往來，有時雲縫裏射出一線日光，在灰藍的海面，像勇士的利劍在大衣下一瞥；雲陣如羊羣般時

散時聚，微風送來一片長春的暖氣，使你流連不忍去，使你覺到人生在宇宙中的渺小，疲乏的生活中，看此一分一秒的『遺世獨立』，實償了心靈無限宿債。

左面爲 Palazzo Ducale, Basilica (詳後) 沿運河徐轉，對岸則爲 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教堂，其淡綠的圓蓋，不知入了多少圖畫，此寺爲 Balthasar Longhena 的作品，建於一六三〇年，因癘疫過後作此爲紀念，故名 Salute。寺有兩圓蓋，直徑至二十四密之闊，高及八密，因寺築基於水旁，故下埋一百二十餘萬鐵柱，以資鞏固，內分三講坐，有荷蘭名畫 Jostus Le Curt 此外 (Giordano, Tiziano, Peter Lubert) 等的作品極多，由此東望，帆檣滿目，無數碼頭蜿蜒直至公園盡處，隔岸教堂尖塔巍然倒映江心，爲絕妙的景緻，岸旁日光斜照，如蟻般打旋的遊人，提攜孩子的乳母，雍雍穆穆地散着步，大有生活在人間天上之意。其 Campo, Piazzetta 及 Calle 因狹窄之故，永不受日光，且潤膩非常，有時水從下降，達至數寸，隨處有飾以雕刻的古屋，隨處擺賣生麵煎魚，誠地方俾有的色彩也。有的住宅，是四面臨水，出入必

雇小艇，水浪在門限上蕩來蕩去，石級變成青蒼，左右樹以定柱，真別有天地。偶棹舟從大運河一遊，便見一概屋宇赤足在水裏，波的反激，釀成無數畢拍的音響，水份作深青色，不停的擺動，使人坐在自然的搖籃裏；一二陣微風吹來南方的暖氣，使人不禁迷醉於濃厚的詩意裏。V人好鬧 *Canaval* 節，或於暑天架橋直至江心，夜候小艇千百懸燭光，連貫遨遊，音樂悠揚至深夜，全世界的鍾情男女，都爭來斯地，度此千金一刻。雖木躬與其盛，然看 *La Touche* 所描寫的，已可見其華麗之一斑。此地生活六七月爲最貴，北部的富翁悉來 *Trido* 避暑及海浴，故 *Excelsior*, *Palace*, *Daniel* 諸旅館，爲最奢侈的場所。其婦女往昔最負盛名，黑髮長裙，手裏搖一枝羽扇，肩部微裸露，行時微把裙兒捏起，以露其淡紅之襪，立時身兒靠後，傲眼視人，誠 *rococo* 時代最得意的裝服，而現在的婦女，與男子同樣力作，既無所表現矣。

其特產有玻璃及 *dentelles*，歐西婦人無不欲得其一幅以裝飾內衣或簾幙，

爲快，玻璃事業，現在進步更厲害，其色澤及花紋變幻無窮，遠駕磁器而上，故銷行全球之數，實足駭人，想吾國瓷業，若再長此退步，必被淘汰，我們有文藝責任的人，當設法促進之，以撐持老大的聲譽，我們偶入其展覽場中，愛其花瓶甚，曾購回多具，以供比較及贈親友。

V 埠最特奇的是有國有白鴿數千，其來源不甚可巧，傳說是往昔 Dogen 行聖禮時，慣縱生禽爲戲，而白鴿卽綿延於此，舊時多避居教堂棟宇上，後在花園旁近特建一屋，爲他們棲息之所，由清早起，卽擠滿於 Piazza San Marco 隨人上下，毫不顧懼，若飼他們以玉蜀黍，卽刻千百個齊立帽端，肩上，真世界僅有的奇觀也。每日下午二時，爲飼食之時，迨鐘兒一響，則羣盤旋空際，日爲之暗，其寓居他處的，亦爭先恐後，聞聲前來，食後各自分散，東西，一如人之各自謀活。

V 埠爲萬方雲集之地，其人民大都能操幾國語言，不若法國人之倨傲，視法文爲獨尊，恥學他國文字，亦不若我國人之蠢笨，埋頭讀了半生英文，終不能實用。

且意大利人以能識文字多的爲聰明，故在社交上，不識他國文字的男女實少，而我國人則何如？[？]普通話尙不能全國通行，其停滯狀態可想而知了。

Lido —— Venezia 既爲世界人的樂園，而 Lido 則爲 V 埠客廳，其地是一半島，風光明媚，遠避煩惱，當年詩人擺倫留戀之跡，至今猶在，其地的 *Palace* 著名於南歐，故每值盛夏，千百避暑的人，魚貫入水就浴，其物質生活之奢侈，真非筆墨所能描寫的。我們由 V 乘舟東下，值陽光鮮豔，海面益形流麗，長形的水浪，帶着無限平和的景象，更小的則化成無數金色的鱗片，遠望中的寺尖，及赤紅的屋宇，如在鏡中插立，這個永遠的閃爍，好像是自然的微笑，近花園處有隱約的島嶼在望，海面亦漸廣闊，水天相接，僅有浮鷗及接風的漁舟，在天際造成幾個黑點耳。天涯深處，時現銅色，時現黎明的紫黛，無休止的 *clapotements*，

激成一種懶慵的甜夢，在人心頭，船兒游泳在光鋸中，任空氣變換或凝固。

俄而抵 Lido，市中有一教堂，四周爲美麗的別墅，左右的園林，既染春氣，漸

茁嫩芽，再前行便見一帶平沙，隨岸直下，海水呼呼地發出鬧聲，既不若V埠之平靜如湖。浪羣前去後來，帶着成線的白沫，此時聽不到半個生物的聲息，任自然的單調之樂，籠罩一切，每個足跡，深印在沙面，蛤殼在鞋下作響，蝦蟹見人而驚竄，或爲浪花滾去。不久夜色來了，空間漸變成灰黃，或簡單的 *Matita*，水面漸漸灰死，僅有歸帆的影子，在遠處；或一塊浪花，疾趨岸頭，打得粉碎，遠方的啞啞和千萬不可解的呻吟，來戰悚心靈，大有既爲自然吞食了之勢。狂風時把雲兒吹向西角，無力的月亮，只能在縫裏一望，祇有一分鐘在狂亂的浪花邊反照。此時，沒有人間的字句可形容其變幻的色澤，如一塊鏡片，深鎖在黑室裏，或一個魔術家滿着神話的卷帙，他陰暗地發光，他神秘地永遠耀亮，時而小浪一閃，時而大浪排行，一切光影交錯，和紊一片。可疑的黑影，終無力同化那淡藍的天空。

在遼遠的天涯下，微作淡紅如火炬的餘燄，或全世界開始銷滅在火山之下，是卽 *Venezia* 也。我們取原道返，則既萬家燈火，動搖水際，幾處斷續的 *guitare*

之音，微掠耳鼓，岸頭 gondoles 的動搖，如欲逞的水怪，一絲月亮，在櫓邊顫動，恐貝多芬的 Finfonie 之力，無以表現其萬一也！

Basilica —— 此著名教堂，建於八二七年 Doge Justinian Partecipazio 時，因 Buono da Malamocco 及 Rustico da Torcello 將神聖的 San Marco 之身屍運回 V 埠，此時人感其前此保衛之功，建議築一羅馬式的教堂，以紀功蹟，後於 Doge Peter (Andriano) 第四時，Ducalo 宮內亂被焚，而此教堂亦因之傾倒。後於 Peter Orseolo 時重行修理，然規模簡陋，尙無建築諸裝飾，迨 Doge Dominikus Cantarini (一一〇四) 改爲 Byzance 式，模倣君士坦丁堡之大廟，從此時起，日事增築，故此寺爲世界最豐富之優者。寺之前方，全爲金飾，及光耀的 mosaïque，其杆楹悉爲珍貴襍色之大理石，遠望之無限諧調及莊嚴，爲當日偉大共和國之明證也。門前三拱之中，約飾以杜頭三百，及 Byzance 之平面雕刻無數，上部有翼獅一，獅足接福音書。再上有四大銅馬，爲 Doge Dandolo (一一〇四) 征君士坦丁堡所獲，高及

一密半，（傳說此銅馬係屬 *Neron* 之凱旋門，爲君士坦丁堡王擄去，）於一七九五年拿破崙侵意挾回巴黎，至一八一五年衰敗，復得送還 *V* 埠，卽置現今所在地。以幾座銅馬，歷代帝王爭奪個不休，其價值可想而知。

面前復有 *Liborio Salandri*（一八二六）的，*Mosaïque* 製成的『最後裁判』一畫，精緻非常，左右尙有他畫無數，在圓蓋之下，亦貼滿着畢尙時代的作品，多係爲 *Zuccato* 兄弟，及 *Vincenzo Bianchini*, *Tintoretto* 所作，寺門爲木刻，及銀飾，其中一門，爲君士坦丁堡聖 *Sophie* 廟中的遺物，其他則爲 *V* 人模倣的，左面有石像數尊，爲希望，信仰，愛，及明哲的象徵，下有 *Manius* 的舊棺，右面飾以柱楹，前置巨石，爲往昔宣佈法律於民衆的所在。近 *Ducale* 宮處，有 *Madonna* 像，下燃以小燈，係當年行刑時的遺俗，寺之闊，約五十二密，高及六十二密有奇，內部之豐富與外面同，因多屬宗教專門作品，故不備述。

Ducale 王宮——峙於 *Piazza St. Marco* 之側，爲世界著名宮殿之一，半面臨

水，闊及七十五密，爲當年共和時代行政機關。約建於八一零年，Agnello Partecipazio 時，因反對 Peter Candiana 時的內亂，曾焚毀一次，尙遺留的部分，至今猶在。後經 Peter Orseolo 第一修整，復被焚毀，至 Ordelafo Falialo (一一〇五) 時，重行建築，於後遂陸續擴大，其作者爲誰，既無從考據，大約出於十六世紀，其中的議堂，爲 Bassaricio 所建，(一一三六五) 因當時國家多難，無力修飾，後經 Giovanni Bon 父子之力，始燦然一新。宮下有三十六柱，每柱飾以異樣的雕刻，上部有七十二柱，係爲全宮之結晶，其中一角，近年曾修理過一次，右側的 Porta della Carta (紙門之意，因往昔爲通訟紙之地)，以前悉爲金色，亦係 Bon 父子所作，門額上有 Doge Foscari 跪於翼獅之前的雕刻，再上有窗牖，及精美的裝飾，內爲廣闊的天階，中有兩直立的大石像，名 Mars 及 Neptun，爲當時 V 人海陸勢力的象徵，係 Sansovino 所作，近教堂的行廊中，有 Tiziano 的『瑪利亞及其子』之畫。從長石級直上的小室，有 Tintoretto 所繪的天花板，大廳中的 San Marco 一畫，曾經

Tiziano 起稿，而 Vecellio 繼成之，Antikollegium 室中，有 Raub Europas 一畫，爲 Veronese 的傑作，及 Tintoretto 四幅名畫（名 Vulkans Esse, Merkur, Grazien Ariadne）天花板，則爲 Veronese 所作，kollegiums 室中，有 Paul da Ponte 所繪的天花板，及 Veronese 十六幅名畫，約有五六婦人，裸體或擁輕紗，與肥胖的臂膀臥着，雖然微笑，可是有倨傲的神氣，他們回 Raphaelo 之 Psychés, Venus 是一樣童貞的。

尙有在 Salle du Conseil des Dix 之 Veronèse 的圖畫，表現一個戰士與一婦人，戰士發着怒稍爲靠後，把下顎覆在手心裏，他偉大的背脊，手脚，及如獅的頭，在粗布下露出一部，白色的鬍鬚，及帶愁的額像，困倦的猛獸，至於女人則眉睫下垂，兩手靠着，胸部光輝的髮結，爲頸珠掩映着，像等候裁判的末日到來似的。

總之，他們繪的是英雄主義的偉大，及長軀的精魂，就是僅一簡單不著色的炭畫，他都能表現出穩健及人類的身軀的生力來，故看這等畫幅，不覺腦後猶吹

拂着當年英雄時代的氣息，如在 *Véronèse* 作品中，有科頭的老人有穿 *Simarres* 的土耳其人，或宮妃皇后，有戰士的筋骨，銅色的前胸的水手，長體受了風雨的磨折，顯成赤色，及滿充着亞洲的色彩，與 *painne tradition* 衣服下的裸露，他們的橫斜及野蠻的視線，傲氣，及人類簡單的情感之偉大的示威，有無限不願爲人奴隸，及殘殺的表示。

中有一 atelier intérieur 藏畫甚多，*Tintoretto* 之 *San André*，*San Marco* 精緻無匹，與 *Rubens* 的作，品同樣寫實，*Tiziano* 之耶穌，是正在微微靠着，身作銅色，手舞足蹈，像要支持全人類的重負。而最衝突的，是下面臥一小孩，微笑得同花枝一般，此外有神話畫甚多，一種光明引誘着，蒙蔽着你的眼，你不覺發現了一不相識的世界，或天國，位置在夢想與想像之上。在一個無盡的海濱上，*Ariane* 莊嚴地接受 *Bacchus* 的指環，*Venus* 女神帶着金色的花冠，輕輕從空氣出來慶祝他們的聯合，輕輕的在水面上，她簡直游泳在光鏡裏，圓渾的背脊，欲折的腰，輕罩

着一片紗幘，傍面尚有兩少婦，係平和與豐滿的象徵，平和側近他的姊妹，她的頭部，微轉在暗處去了；但是何等不滅的青春，及顫動的秀緻，何等的光影，倒在棕色的捲髮上，她們像散步又像停止在那裏，眼與精神正在繼續他們不願意的動作；你同時看現在及未來，這是作家挽住了奔飛的時光之表現，恐怕除 Rubens 能把生之流動描寫出來外，是沒再有別人了。

The (maize) (二羊) 一畫，更滿着情慾的標緻，其一是坐着，前伸其手，光線正倒射其腰部和面部，乳房邊反照出一片紫黛，她的姊兒跪着在下，低眉地去按其手，後面的黎明，正散佈在田野，任身邊帶染赭色，其他一手按着花枝，皮膚的色融洽在花片；第二的肥胖非常，攤臥在地上，帶浪的髮兒，圓灣的眉兒，和稍爲上仰的鼻，有無盡的猥褻，及 malice，總之，於 Tintoretto 看來，一個人體若安排不好，則不會表示生動的，必使肢體流動，然後纔能將其嬌姿及美勢發放出來。

Tintoretto 所表現的，常常是比較強勁粗大，色澤比較濃厚，動作比較豐富，露

體比較近男性。Veronèse 所描表的，多是銀紅色，面貌比較純厚，陰影亦比較灰淡，其 decoration，比較華麗而帖實，如 Venise 的女皇坐在『和平』及『公正』的中間，穿的是白絲裙，繡以金花，擁以 hermine 之裘，她的纖手輕放在白絲之叢裏，發出無限柔潤，頸珠和頭飾上的寶石，如魔術者之眼，她有和善與光明的微笑，如春深願意開放的花蕊一般。

此外尚有 Senat, Häupter 等室，因藏畫不多故不贅述。

監獄——從此宮二樓東角，有一陰暗小樓梯，直通 Pozzi 是爲監獄，獄中有暗室數十，粗陋不堪，室之外有一小窟，傳說處刑之後，卽將屍首下擲水中，或者住 Orfano，一四九二年，(armagnola 大將卽斷頭於此。至今壁上有囚人所刻的字跡很多，其中有一教士因朋友之誹謗而下獄，曾在室中書道：

上帝可在朋友之前保護我，

至仇敵之前則我自己會防禦的。

(I)agli amici mi guardi Iddio,

Che ai nemici penso io)

其傷時之忱，何等沈痛！此外尚有 Piombi 監獄，所禁的爲國事犯，Jordan Bruno 及 Sir, Pellico 卽死於此獄，本有四所，因共和時代，毀去其三，僅留此以作紀念。

碑坊——在 (gruppo dei Santi Giovannie Paolo 之前，有 Colleonis 大將銅像，係 Andreas dal Verrocchio 所作，至今稱爲意大利名作之一。大將本沒多大功勳，因其家屬富厚，曾歷助共和成立，故建此以作酬報。於一八三一年曾修理一次。

ii) Giovanni e Paolo，是哥忒式教堂（一一三六至一四三〇）但可說是意大利化的哥忒式體態流麗，有長圓的柱頭，拱高而闊，窗牖全爲白色，如一切北方諸寺院之缺乏神秘性。Pisa 之 Campo Santo 及 Florence 之 Santa Croce，亦是其一例，教堂內佈滿着墳墓，如 Frai 葬的是十五六世紀共和人物。

這個發祥的都邑，其創造的動作，都爲了我們藝術，開一條新路，將他們的想像和忠誠，都表示出來，卽在一行殘塚之上，既可看見全人類的天才，經過他的 virilite，而直至衰敗。

在 Doge Morsorini 時（死於一三二一年）其純正的哥忒式，真無限飄渺，穿花的 *arcule*，擁襯於死者之上，兩面有小尖塔，配以精緻雕刻的柱頭，如植物之枝杈斑駁着，*Doge* 歛手臥着，像人深睡的樣子，僅一個石牀，或一個平座，外面繞以樹欄，遂把生有過來的死者，安置着休養，平和而且虔意，他是爲生活赦宥了，正在那裏無憂慮的棲息着，給生人以無數幻想及印像而已。

此外尚有 *Riatto*, *Palazzo Venetianum-Calergi*, *Cà d'Oro*, *La Giudecca* 等名勝此地不及細述了。

Musei —— 當時 V 埠的大畫家有 *Giorgione*, *Tiziano*, *Tintoretto* *Véronèse*, 其次偉大的有 *Palma le vieux*, *Bonifazio*, *Paris Bordone*, *Pordenone* 等，近代諸

先師後裔之著名的有 Andrea Vicentino, Palma le jeune, Zelotti, Bazzaco, Palovano, Bassano, Schiavone Moretto 等。他們的畫多藏在 academie 裏，今只好擇幾個人來批評。Palma le vieux 及 Bonifazio 與 Tiziano 實同樣豐富，且同共一家，不過如草莖般，人所注意的惟有最高一枝罷了。其中有一幅 *Testin du mauvais niches* 是 Bonifazio 的傑作，在廣大的門拱下，婦人們很嬌豔地坐着，穿的是黑絨裙，袖邊飾以金絲，藍與黃的多色外服，襯出那肥胖的 *taille*，裸露的筋肉，在厚重的布紋下微動，在 *négrillon* 上，放着樂譜，樂人高興地開手演奏，中間則主人莊嚴地監察着，外面園裏站滿了驢馬，……此種情感，我們不易了解，那強硬的視線，及軀體的暴露，幾使我們受驚，因為十六世紀的人，愛整體及強烈的肉情之故，但別方面又能將美的全部整理出來。

Véronèse 的畫最多，如 *Repas chef Lévi*, *Apôtres sur les nues*, *Annonciation* 等是也，在他的畫裏，有童貞女，有奇色的大理石柱頭，有精緻的 *niches*，有一石級，

顯在天空的欄杆，有桃紅間金的衣裳，白髮飄拂在深紅的帽下，有星點的長袍，總之，那一切姿勢，及諧和，與色澤之澄新的偉大，發出無窮的音樂，假如 Tiziano 是這派有偉大建設力的天皇，而 Veronese 是沈靜而微笑的大臣，他所尋求或已找得的，不是超絕，英雄主義，強烈，神性，清高或卑微，他所描寫的是表出自自然的一面，及指示我們澄清之道，內力或謙遜，他所愛的，是消魂的美，是盡情開放了的花枝，若參看巴黎 Louvre 宮裏，幾張大作，更是證明。

Tintoretto 是一個頂大的天才，他的作品多在 Venezia，他生平的 originalité sauvage，及志願的毅力，是與 Michelangelo 同。他的老師，是 Tiziano，有一天看見他的稿子，遂嫉妒起來，叫他出校，他自幼時卽矢志學習圖畫，不求人幫助，他從古代及 Michelangelo 的雕刻中去模仿石羔模型，抄襲 Tiziano 的圖畫，人體寫生，或用蠟造平雕，或用白布懸空，從下研究其透視學，他硬着頭皮去工作，所作的 adoration du veau d'or 及 Jugement dernier 等，總共不下幾百尺，人物不下幾

于，但他不向人索代價，僅收回所使用而已；兩丈四丈五六丈的圖畫，充滿着他的 atelier。無數人物安排着，或顛或倒，或懸空，或用光線縮短，正如 Michelangelo 一樣，把所有金錢都消耗在工作上。他的性格是蠻野天才的性格，粗暴，不配，爲內的情感驅馳着，他生活在思想裏，及遠於快樂，一生的時光，僅銷費在工作裏去。

他嘗在不工作的時候，隱藏在密室裏，暗黑到日間燃燈，從不容人進去，有時在那裏製造 *maquettes*，以消遣，他工作時除誼友外，從不許人參觀，他談起話來多，是短促滿著尖利的字句，他粗厲的面貌，是他靈魂的想像，（參看他自寫像）他倨傲少笑，高瞻遠矚，帶有譏諷的冷酷，以獨身去抵抗多數畫家的嫉妒，你越看他的生活與作品，越覺得他是 *Michelangelo coloristi*，不過少他材料選擇之工，及自主性而已。

故一遇他的思想集中時，他就高翔得厲害非常，大概可以說沒有一張圖畫，可以超越他在 *aca tennic* 裏的 *San Marco*，卽有之，亦無其如此自覺到的情緒，這

畫約長及兩丈，有五十人物左右，悉絕對寫得自然。Marco 躲在陰處，神明從天下降，擠擁着在空中來救在奴隸的困厄；他的身體細縮得非常，帶着一種 *glad*，像鷹的飛翔，恐怕除 Rubens 之外，沒有人能攝取這馳驟；奴隸是倒臥在看者之前，正在作痛苦的叫喊，他有美麗而多筋力的身體，及紅頰黑鬚，僧子手的斧兒斷成幾節，終不傷其皮肉，正駭異地把斧兒示給裁判官，至於裁判官，是穿着紅衣，靠在大理石級裏的椅上，看的人圍繞着，有的穿十六世紀的古服，有的穿羅馬鐵甲，有的是穿蠻野的 *tunics*，有的半裸體，有的是全部，總之插寫得變化無窮，其不可解釋的光影，照在那紅白青紫之衣裳上，沒有一個不動作，又好像沒有人是完全動作，沒有一個衣摺或身體的聲調，不融洽在世界化的衝動裏，還有一個婦人，立在柱脚下，把身兒微微靠後，藉以看得明白點，她真生動的，她身兒像顫動，她眼睛像要說話，她口兒既一半開張了；後面則有大建築，有的人正爬到柱頭上去眺望。……你看這畫，是在這裏呼吸這個生的火燄，是在天才的腦中發出。一切都驚醒，

一切都搖動在美的光影裏，你眼所能看到的，是勇敢與容易，是天才與品格，自然的 *gaiety*，是活潑的自動之創造。及給他無歸宿的思想以法則的快樂，好像鳥飛獸走；飾婦人的背脊，發光的戰甲，懶慵的裸體，桃紅的筋肉，紫紅的血管，外衣的擺布，于腳頭顱的糾纏，實一齊嘔吐出來。像浩蕩的疾流，趨向過滿的連河裏一樣，恐人世間沒再生動再豐富過於此的了。

此外尚有他畫的 *Sainte Agnès*, *Christ ressuscité*, *Mort d'Abel*, *Eve* 等。 *Eve* 一畫，張幅整齊，鮮豔的裸體，用一種深厚的輪廓，腰兒肥胖，腳兒輕盈得如浪紋一樣，一種強健的沈靜，諧和，光與暗影之下，其裸體的詩意，恐怕比在 *Rubens* 畫裏，還要豐富。尚有著名的 *Assomption*, *Crucifisement*, *Santa Maria della Salute* 廟裏的 *Noce de Cana*，及在 *Santa Maria dell'Orto* 的四大名畫，在 *San Giorgio* 的 *Quarante Martyrs*, *Manne*, *Resurrection*, *Cène*, *Martyre de Saint Etienne*，及在 *Palazzo Ducale* 七丈七尺長的 *Paradis*，二十餘幅天花板。總之，在 *Saint-Roeh* 教

堂裏，不啻他個人的專院一樣，他同 Michelangelo, Rubens, Tiziano, 是同一品類，但有人叫他爲出奇立異出口成章的人，罵他華麗的色澤，及深黑的背景，非議他人物的顛倒，羣隊的散亂，用筆的馳驟，及性質之過失等，雖有片面的道理，實則他的作品，像突而其來的火燄，混雜着煙氣，及變幻的色澤，吾人近代所不曾見過的罷了。

他的作品，宏富廣闊，若要批評實令人不知從何處寫起，要之是靈感的一閃，是也，有時他寫的是大難當前，或絕域的窮追，人類看見一線微光，就飛跑前去，或一角不能想像的世界，或腦力重複，將一生的延長，使生動在一秒一刻中；亦是病態式的，高超的幻想，但有如 Luther, Saint Ignace 等強勁的 temperament 之力，便會成不世之業的……他不選擇材料，無論什麼想像，他都作爲真實的世界，他將自然的一角，移植到布幅上去，他畫的不是一人兩人，實是生命的一節，及時代的風俗與建築。

Tiziano 是一生快樂，Bolognese 及法蘭王，出入其門下，又爲 Philippe 第二，當代諸 Doges，教皇 Paul 第二，及意大利諸王子之 favori，封過皇家的 chevalier，及公爵，求畫者如蟻赴膾，且每得重價，故生平闊綽非常，有華麗的田園，衣服麗都，座上充滿着 Cardinaux, seigneurs 及當代大文藝家。他的性格極其平淡，在給 Arélin 的書信看來，他不過是明曉事務的普通人，不求過分亦不卑微，醇酒婦人，兼愛音樂，亦從無極狂熱的情感。

他自小就學畫，故手腕回心靈是一具。嘗自說他的天才，是從天上得來的，誠以環近他的美，教育，及自己的天資，爲了他天才成功的一個明鏡。他的兄弟，兒子，(Tiziano) 兩個堂兄 (Cesare, Fulvizio)，及他的親屬 Marco di Tiziano，都是很技巧的畫家，他的女兒 Lavinia，常常穿着 Fiore 的衣裳，提一個花籃，供給他清新的畫料。他的思想日夜流動着，如大江裏的水，沒有什麼可以擾亂他，每日至少畫點鉛筆或粉畫，晚上同 Sansovino 或 Arélin 食夜飯，如此就了決他一日的時光。

他從不匆忙，把畫兒藏在家裏修改，直至很完美了，纔賣出去，他的畫不常裂縫，因為同他老師（Giorgione）一樣，多用紅或藍，故不會變形，他八十年來，長此一個態度……恐怕要上溯 *païenne* 古代，纔可遇見這樣人與事物無衝突，把天才發揮得自然而諧調，及內外如一的人來。

他最後的作品，是 *Déposition du Christ*，到 *Palma le jeune* 手裏，纔把他修理完工，畫中有廣大灰白的宮殿，去托那較鮮豔的服色，門上飾以獅頭，及人物，光麗的花兒，纏繞在頹暗石柱上，下面則有 *madelaine* 青色的長裙，*Nicodème* 則穿紅色外套，圍巾則為赤紫；死屍上有明澈的光影，環跪着的信徒，正出力最後握老師的手，*madelaine* 則張手狂呼……不啻是一 *païenne* 的悲劇，十六世紀的全史，就在這裏。至其早年作品，如 *Présentation de la Vierge* 表示出無限奮勇，及大踏步發揮其天才的情形，從這裏看來，知道 *Florence* 人，是置力於家具的工作，及所找尋的，是個體的本身，而 *V* 人則將自身實現及擁抱自然的全部。他們所寫的，不

是一人兩人，是五羣六羣相合，有山水，有遼海，宮殿，天涯的人生之一幕，是實質界豐美的詩意。

Assomption 是他的名畫，紅紫的空氣，籠罩着全部，下面一概信徒，仰望着天空，面作黃銅色，如海上的水手，鬚與頭則爲黑色，一片稀微的暗影在面部，其中一個，是穿的赤外套，幾在暗影裏消失了；此外有鮮紅，淺綠，科頭，闊肩，及多少色澤的衝突。在他們上面，則聖母漸漸登天，無慘容亦無微笑，莊嚴地擁其藍色的外服，千百個衣摺益顯其可愛的軀體；下面則有如花環般的仙女，繞着紅藍白紫的衣色，隱現在微暗裏，其中兩個，正在脫離羣隊遊戲在天際。畫中無一筆是柔懦或煩惱的份子，恐怕 V 人的藝術中心或絕頂，就在這裏。

Tiziano 的畫，此地不多，其他多藏於羅馬，柏林，巴黎等處，他有一個特殊的意思，就是他把所畫的 Venus，都作爲真的婦人，一切 Colosse 作爲真男人。他所示給我們的妓女的裸體，或漁夫的少女之情慾，同時有理想的面貌，或如海神般的

肌肉，*Em pyrée* 皇后般輕盈的軀體；或有時寫寫單衣的戰士，強幹的鬥者，脈管澎漲的殘兵，鷹眼長鼻的猶大人，粗莽的僧子手，把人的卑下部分，加進獸格裏頭去了。

在大連河旁，尚有一 *galeria*，有現代的雕刻圖畫很多。外國作品，亦極完備，但這樣僅有的重要藝術院，竟幾無人遊覽，實令人浩歎，不知是人民精神生活頹唐，抑地位不適中之故。其中較完美的作品，圖畫有 *Besnard* 『的女人的幻想』，*Laurenti* 的『四月』，*Rota* 的『仁愛』，*Lavery* 的『*Dama*』，*Pelloni* 的『米郎』，*Gargano* 的『*Novi*』，雕刻有 *Urbano Nono* 的『垂直線錘』，*Broubzkow* 的『托爾斯泰』，*Rosso* 的『小孩』等。

墳墓雕刻的比較——世界上沒有一個事物，能表現真正的原質，及親密的情感過於藝術品的，古代的作品亦一樣，的個性化，充滿着靈魂之精細，故在雕刻上，我們可以看作大理石是人類生活的日記簿，若看此地的 *doges* 古墓，就知道

其變遷的沿革。起初是飾以圓的小拱覆蓋死者，緣邊則刻以細紋或柱楹成行，上結尖棟，後變爲宏大的門式，有時置二三十具石像之多，均大與人等，把死的意思，全然拋卻，徑將石刻肖像安坐其上。如既復活；至十五世紀，稍有變遷，然有時仍不免生強。戰士穿着腳綁，及獅頭的靴，與大古的衣服混雜着，頭與足尙近寫實，神氣及視線亦頗生動，到十六世紀，其動作已較自然，用闊布圍繞身部，一切筋肉都可看見，騎兵帶着甲冑，聖母穿着大帽長服，似正開始微笑，動作，其希臘式的裝服，可直看見其胸部足兒，是無限美麗，全身微微靠後，一半做夢的樣子，正看這死人的長眠之安適。

doge Vendramini 的墳墓，算是最爲美麗簡要，而滿着先代的莊嚴，可闌式的柱頭，中間有戰士及女人看着，哭着，有的仰天呼喊，其姿勢及長髮，不啻能言能動。此時的作者，既暫置心力於模特兒上，及後來則推而至細微的部分了。

幼穉時代的圖畫——在 *Academie*，有一室幼穉時代的古畫，多醜劣不堪，

係因於一三八零年左右，受 Byzance 影響之故。其中畫家如 Toscano, Semitecolo, Carpaccio, Guariento, Vivarini 及 Jean Bellin 等的畫爲多，中以 Bellin, Carpaccio 的畫爲較成熟。

Bellin 的畫，多帶真正宗教性質，在 Frari 教堂裏，有一幅壁畫，聖母穿的是藍色長服，坐在寶座上，簡單得同村女一般，下面有很多小天神繞着，腿兒鮮紅，同歌童一樣，聖母之旁，復有兩神穿着教士裝服，面部作銅色，如長受風吹日炙。一切人物眼兒凝視，毫無動象，如睡夢中聽見的人物；後面復有畫了的 niche，這部飾以金紅，聖母的背景，全歸深黑，像入於一不可想像的王府，Saint-sacrament 放在大理石上，金碧輝煌，像超乎自然的世界，正在那裏開始。

從 Bellin 的圖畫看來，知道 Venise 人的藝術，是自成一家，然同樣的與他人一齊演進，他們亦有 Misel, Mosaïque 去發揚耶教的情感，其誠度的面貌，及驚人的表示，實有人類的新血循環其間，在此耶教及 païenne 精神消長時期，V 人有

最明顯的表示，畫中的人物，極求生動，除卻古典及神秘的情操，比 *Pedonese* 人少點澄清，比 *Florence* 人則少點高貴，因為他們不尋求技巧或心靈，只求意義爲先。他們認識人之後，遂從事觀觀的快樂而已。

Caraccio 的畫裏，很多封建時代遲鈍的想像，（看 *Sainte Truse* 教堂從一四九零至一五一五的諸畫）他昧於風景和人體，他崖石上的樹木，同聖書上的一樣，或有時竟飾以漆色，他幾千的殉教者，貼掛着滿山，如古代的神秘，一看而知道他沒有久住過 *Florence*，沒有同 *Paolo Uccello* 研究過自然事物，沒有同 *Pollaiolo* 留心過人身的筋肉。然在他一面，他的人物較有中世紀的貞操，誠實，及肉情的態度，長髮的女人，像 *Legende* 裏的人物，有時微微靠着，去聽小仙女報告殉教者的數目，有時夫婦齊跪着，去接收教皇的超渡，有時金裙散髮，確有無限聖母凜然之氣。要之，在此時此地，他總爲較豐富的風俗人情寫照者，從此建築，柱拱，壁氈，衣服，舟車，暫完備起來。在大室中尙有一幅『聖童耶穌的出現』，完美整肅，

與他作迥異，若不看署名，幾疑非其所作，在大門拱之下，有無數大與人等的人物，聖母之後，有兩少婦隨着，正事帶他的孩子給 Simeon 老人，下面則有三個仙女，奏 *Lullu* 之樂，除頭與衣服有點生強外，幾無老古氣味，因之遂開了 *Giorgione* 及 *Tiziano* 諸創造之先路。

Bologna

從 Venezia 出，約一時許抵 Podova，此地舊爲奧國屬地，於十五六世紀時裝飾雕刻，多有可觀處，惜車停不久，無從詳細考察。然自此以下，風光益見明媚，『幻夢之邦』的觀念，更覺昭然。道旁平原滿望，一片浸綠，浴以初春的日光，自由的牛羊驢馬，隨處跳躍，除天空幾掛遠樹外，空間是平坦的，不久地漸低溼，近 Ferrare 左右，逆河開始了，鐵道從低處築起，沿途水草滲綠，右邊是 Po 河的一片銀光，如疲乏似的緩流，在光滑的沙坂裏；遠遠處時可看見一二教堂尖頂，襯着紅瓦的屋宇，沈寂地反映在水面，雞犬相聞，或蛙聲低唱，不啻荷蘭風景也。

此地爲 Emilia 省首都，商業繁盛，街道兩旁多建卡樓，以便夏避日光，冬避風

雪，爲歐洲不多得之特產。華麗的旅館咖啡店，遠超於 Venezia，任豪商富人優游終日，市中多十四五世紀之建築，及富藏。Bologna 名畫，聞於世。名勝有 San Petronio 教堂，San Domenico 墳墓，Neptune 噴泉，Pinacothèque 市政廳，Podestat 宮，Archigymnase 及 Loggia des Marchands 等等，其所藏古畫亦爲意大利重要區域之一。

San Petronio 是意大利哥忒式 (Gothic) 及爲此地最大的教堂，上擁一圓蓋，前方爲廣場，行人或乞丐熙來攘往，此建築因成於短促時期，工作諸多疎忽，惟有雕刻極多，殊爲精緻，如 Alfonso Lombardi 之『亞當與夏娃』及 Annunciation 神情畢露，除正門有兩大銅人外，尙有 Quercia 之『亞當與夏娃』(二四一五)其亞當翻身去取蘋菓之姿勢，非常緊肯。

San Domenico 墳墓，爲 Pisa 人 Nicolas 所作，雕刻豐富，此墓爲意大利文藝復興時第一次美的表現，他的雕刻無充塞或孱弱氣，含混着無限神秘的熱情，中

間的聖母，有莊嚴的慈母態度，*Pambino* 活潑如真，最生動的尤其是兒子爲馬踐死，母親重見其復蘇的情形……尚有無數小像，飾滿柱楹，係兩世紀以後，*Nicolo Dell'Area* 所配，左面有一天使，手執燭光跪着，另一個 *San Petrone*，手捧着全城，莊嚴沈厚，均爲 *Michelangelo* 早年所作，（參看『雕刻家米西盎則羅』）

Neptune 泉在此教堂左側，中爲一 *Yean Boulogne* 所作，*Neptune* 銅像，係神話中的大帝，嚴肅沈厚，一面則裸露其強勁的筋肉，銅像之下，有四個人頭魚身的婦人，軀體肥厚，用手按其乳部，水即由此噴出，泉之四角，有四座孩子像，正拔刀刺揉動的 *Cauphins*（魚之一種）。

藝術院有 *Pinacothèque*，著名的 *Raphaelo* 之 *Sainte Cécile* 卽在此，畫爲四個人物站着，天空有成羣的天使，執書齊唱，僅如此簡要，就有很豐裕的諧調，作者并不注意尋求奇特的動作，或色澤也。其中的 *Cainte* 有一個是簡單的村女，四肢肥大，及帶些意大利日光的鮮氣在面部，有一個是年輕而天真些，其貞純之性，仍

在嫻寂中的平和的腦子裏，似還沒有開始思想，帶些青年的蒙昧性；但有希臘女神的態度，換言之，就是第一個有貴族的高超的傲氣，第二個則有高超的貞純性及精神化的性格也。

若以其師 Perugin，其友 Francia 之畫相與比較，有可怕的懸殊。Francia 的作品，此地約有五六具，其聖母一畫，全是細心模做出來的，如出於銀飾匠生硬之手，但有時比 Perugin 還油潤些耳。

Bologna 派的作品，充斥了全院，其實他們僅知尋求事實，如文人一樣捏造字句，結果反成不通。如 (arrache 有十三幅大畫之多，其 Nativité de Saint Jean Baptiste 等，均成於很短促的時期中，無物體且無穩健，其姪 Annibul Carrache 有特殊的天才，技巧之處，遠過之，如『聖母在榮光中』一畫，滿帶世紀上憐憫的情感，其光暗之分配，與色澤的溶沌，大有可觀，他 Saint Jean 一畫，把聖母幾化作情婦；黑鬚的老人，在聖母之前跪着，擔心地瞻望，聖母則在寶座上，左右有他聖陪

襯着，聖母穿的是淺紫之裙，手兒秀緻，指頭輕紅，并存其童貞的夢態在眼際，一半神秘，一半多情！

自十六世紀末頁，意大利人性性格變更不少，多因迭次的外侮，西班牙勢力的侵入，共和失敗，暴政復彰，宗教改革，及教皇的頹唐之故，遂使人無誠意，假善樂天，放縱於情愛！以詩人 Tasse 之幻想情慾，同 Arioste 之自然的情緒，及不關心的人輕盈相比較，俾五十年時光耳，相差何止天壤。蓋在 Tasse 時期，信仰之心漸淡，人格亦為環境所取消，是以品性亦乖古，所務的只是詭滑矯情，戲院與教堂，幾無分別，天使脣邊的笑，與聖們的笑是一樣，基督教的 Madeline 與『入院』的 Venus，亦無分別的；Raphaelo 的『Fornarine』以他們看來，是不過一簡要康健的裸體而已，他們欲其繁複些，神情惹人些，沈鬱溫柔而神秘些，眼兒光亮些，慢慢消失於暗影之後，布紋要環繞得有趣緻，在光線中變幻一下！這等畫家，約可以 Baroque, (Tigoli, Dolei Carrache, Dominiquin, le Guide, Guerchin, Albane 為代表。

Firenze

歷史家常說：『惠蘭紫爲高貴之邦羅馬的女兒，』現代自羅馬以外，他確爲了要鎮。

惠蘭紫之歷史，約始於羅馬共和之末，其人民富於民治精神，遠蓋當時各處，至十三世紀，有Magna 爲最高的行政機關，十五世紀，得Pisa, Livorno 等爲屬地，後來銀行家Medici 得勢，執有政權，由Cosimo (一二二八至一四六四)傳其孫Lorenzo (一四四九至一四九二)更傳至Magnum，富強益甚，且雄才大略，至今稱爲歷史上第一人。其時文學藝術，亦隨之而倡盛一時，惠蘭紫爲了文藝復興的中心，後教士Savonarolo 欲實行 theocratic，人民大反動，將其生焚於

一四九八年。但自一五二七年，Medicis 仍復舊日勢力，至一五三〇年八月，教皇 Clément 第七來侵，攻圍至十一月之久，雖經米西盎則羅親自建設守衛，卒爲所破。然仍以 Alexandre 繼位，至一五六九年 Cosimo 第一，封爲 Toscana (省) 首領。

至一七三七年 (Giov. Gastone 死，其家族勢力遂消失，查理第六將全地給讓與 Herzog Lothringen，不久復歸自治。至一八六〇年，遂成立爲意大利帝國，并爲全國首都。(一八六五至一八七〇))

自中世紀時，藝術既漸漸有個性的表示，至此而大盛，成爲文藝復興。先是大建築家 Brunelleschi 作大 Dôme，尙帶哥忒式，爲後 Michelauzelo 作羅馬 San Pietro 圓頂之模範；而 Campanile 及 Baptistère，則反哥忒，至 San Miniato 及 Loggia de Lanzi，則尙屬效古。及畫家 (Pietro)，(一二六六至一三三七) 聲勢益彰，死後門人 Gaddi, Orcagna 等，繼續其作風，至百餘年之久。及 Palazzo Pitti 成爲

了當時建築的模範，後來諸天才如 Fra Angelo, Donatello, Ghiberti, Botticellis, Verrochio 等出，文風大盛，遂成爲 Quattrocento (四百) 時期，及 Michelangelo, Leonardo da Vinci, Raphaelo 出，文藝復興遂達最成熟時期，是爲 Cinquecento (五百) 時期，尚有 del Sarto, Fra Bartolomeo 等亦當時的名家，迨後 M 與 R 往羅馬，往米郎，藝術中心，遂移於羅馬，不久 Baroque 式的建築，亦逐漸普遍各處。

詩人 Dante (一二六五至一二一三) Giovanni Boccaccio (一二三四至一二七五) 及歷史家 Machiavelli 均生於此。雖文藝勃興於當時，然自三百年來人民精神生活墮落，性成樂人，稍爲小康的人，便飲食嬉遊度日，兒女教育亦置之度外，青年人今則多流爲 Fascista，黑襟大帽，趾高氣揚，大有『糾糾武夫』之概，其神情畢露，就是四五百年前之 Coszoli, Verrochio 之遺風也。

我們於一九二四年元旦抵此，故市面益形鬧熱，Piazza V. Emanuele 更爲擠擁，無數沒頭沒腦的生靈，均爭欲趁此花天酒地，背 Kodaks 的英美人，亦繼續

其遨遊的工作，東闖西竄，有時短牆之後，偶傳來一二陣 *guitare* 的餘音，挾以悲哀的顫動，直如一團香氣，沁人襟懷，雖羈旅數萬里外，亦深幸得有此詩意。

我們欲先按其城市之大概，信步所之，由 *Santa Trinita* 而 *Palazzo Vecchio*，宮之左側 *Loggia de' Lanzi*，再前行則爲 *Arno* 河上，有『老橋』，橋面滿建房屋，倒映水面，爲絕妙美景，兩岸屋宇精美如宮殿，遠望有深綠的小邱，混雜在雲片之下，更循河徐步，則抵 *Ascinaia*，淡青的淺草，既飽帶春氣，遼遠處 *pioppo* 樹成行，在日光之下，蔚藍的天空，正助新芽增長在枝頭，未經冬眠的矮林，既漸漸回復其生氣，捨此登高遠望，惠蘭紫及其山谷，排列在前方，紅白相間的屋宇，緣平原上下，直至山巔，有幾處花園，傍噴泉而立，此外則更無他豐厚的森林。 *San Miniato* 高踞在小邱上，益顯其多色的石牆，此爲本城最老的教堂，其式近於拉丁，而柱楹則屬希臘，綜觀之，仍不失其諧調。下山過 *Dante* 之故居，而重回 *Palazzo Vecchio*。

Palazzo Vecchio —— 此宮爲 *Arnolfo del Cambio* 作於一二九八年，曾於

一四五四—一四九五—一五四八修理幾次，初爲 Signeria 政府機關，Savari 時，改爲大爵事務所，今爲市政廳，高及九十四密，悉爲巨石疊成，上有很高的雉堞，便以遠攻近守，蓋當時意大利，時尙巷戰，如 Buondelmonti 族四十二家，與 Uberti 一十二家，連戰三十三年不休，各自固其堡壘，貴族則號召鄉民，唆其激戰，如今日中國之械鬪，故三十六個大宮室，均毀滅淨盡。門前之銅像，係從 Donatello 的 “Mar-zocco” 像模做的，（原像存 Bargello，但此處的托盤，係原作。）右側復有 Donatello 的 Judith-Holofernes 石像，左側爲 Michelangelo 的『打威』大像，（係模做的原作，因一八七三年，處其爲風雨所毀蝕，遷藏於 Accademie 裏面，後來『藝術會』提議做此，以實原地。）對面爲 Loggia de' Lanzi 宮之右側爲 Bandinelli 所作之 Herkules-Kakus，近門處有 Rossi 之 Daphne 及 Bandinelli 之 Kyparissos，天井爲文藝復興初期所建，中有彩色泉臺，上置 Verrocchio 的『魚與童子』雕刻。

第一樓左進爲『五百室』（Cinquecento）當 Savonarolas 時，供爲大爵之

Salon，由一八六五至一八七一爲國家上議院，中有 Vasari 的壁畫，北面有 Bandinelli 所作 Médicis 諸肖像，南面有米西盎則羅的 Vittoria 雕刻，（一五二五）近壁處，尚有 Rossi 的六束 Herkules 雕刻，其中壁氈係照 del Sarto 的“Joh. d. P.”一畫而織的，畫之原作，存『赤脚修道院』，右側有 Cosimo 居室，及珍寶收藏處，再進爲 Cosimo 大爵之妻 Gemalhin-Eleonore-di-Toledo 的居室，後面爲教皇 Léon X 的區域。

第二樓爲 Prior 及 Eleonore de Toledo 左爲『四原素室』及飾以四季畫的 Kybele 室，此外尚有 Ceres, Zeus, Juno, Herkules, Saturnloggia 諸室，及一 Bronzino 所作的禱座。

再進爲 Salinerinen 室，固有 Sabinerinen 尋求和平一畫，故名(Stradanus 所作) 并有 Tschendy 伯爵所羅輯的磁器多具，此外尚有 Esther, Penelope, Gualdrada 等室。

沿廊前進，有 Michelozzo 所建的 Kapelle des Prioren (供聖 Bernhard 而作)，Savonarolas 行刑之前，曾在此作末次的祈禱，其中繪畫傳出於 R. Ghilandajo 之手，在 Udienza 室中，有文藝復興時 Benedetto 所作的大門，del Sarto 的天花板，及 Salviati 的壁畫，隣近有『鐘室』，次爲藏衣室，有衣櫃很多，櫃門上刻以古代地圖，側面有梯，直引上樓，下降則入『二百室』。

Coupoia —— 一二九四年始建於 Arnolfo del Cambio，繼則爲 Brunelleschi 作圓棟，全部宏大無匹，不易一眼看全，我們所知道的，不外紙上的一牆一拱耳。蓋自有 Christianisme 以後，人類的觀念，超出自身能力以外，精神之奢望，亦不顧體力之有限，故其所作，不重推理及無整肅之美，嗜好亦因之而奇特。——其橢圓的小穹，半屬比尙時式，上飾以大理石的 panneaux，黃黑相間，更擁以彩色小樑，直至中央，如人身之骨骼，此外裝飾時而比尙時 (Byzance) 式，時而哥忒式，或日耳曼式，混雜得很。

尖塔(Campanile)多爲 Giotto 所飾，高插入雲，如巴黎之 Saint Jacques 尖塔相似，卽此一端，可見中世紀人好建高大的棟宇，及樹以針尖。大約北方人多好顯明的哥忒式，或塔邊飾以細刻的花紋，及複雜的 *Decorations*，并縱橫交錯的齒形花，(*denticels*) 至於中部人，多帶半拉丁式，好作方角建築，莊嚴穩固，外邊多鑲以多色的大理，及生動的人物，其平雕 (*Basso-relievo*) 與扁額 (*frontone*) 直如古代之大廟，其中 Giotto 所繪的 *Judée, Adam, Hercule* 『馴馬』及科學發現等，實爲希臘文明的宣傳，同時充斥着哲學與宗教思想之偉大。我們可以看出那十六世紀的文藝復興，實傳統自十四世紀，故一百年的光景中，*Donatello* 等之雕刻，生動之“*Chauv*”及一切完美的家具銀飾等工作，不過 Giotto 於前工作的變形耳。

Dôme 之前方，工作了很久，(一八七五至一八八七)係出於 *De Fabris* 的圖樣。近門處，有 *Mosaïque* 及壁畫，門爲銅製，一成於一八九九年，一成於一九零三年。

內方全爲拉丁式，嚴重整肅，惟光線不得其宜，右方有 Uello 作的十五世紀共和時大將 John Hawkwood 一畫。稍左有 Castagno 畫的 Nicolo da Tolino，右面有教主 Orso 墓，係 Tino di Camaino 所作，稍左有 Bonifazins 第八一像，大鐘下有 Vosarque 製的瑪利亞加冠圖（十四世紀）及仙女奏樂圖，右方有 Buggiano 作的建築家 Brunelleschi 一像，祭壇之旁，有 Donatello 作的 Josua 一畫，及 Benedetto 作的 Giotto 紀功碑，此外尚有 Markus Lucas 等像。

從右邊轉，有玻璃窗，係從 Ghiberti 的畫製出的，及 Donatello 的『加冠』Uello 的 *Veronica*，中心爲八角形的 *Thour*，悉爲大理石的平雕，作於 Bandinelli 後面則爲 Michelangelo 的『皮敬』大像，及 Opera 所作的『八十八先知者及聖們』，尚有 Luca della Robbia 作的『登天圖』及 Buggiani 的噴泉。Triumphi di S. Zanobi 爲 Ghiberti 作，側有聖櫃，壁上有晚餐圖，係 Balducci 所繪，Chapelle 的壁畫，則爲 Lorenzo di Picci 所作，Johannes 爲 Benedetto 所作，聖 Petrus 爲

Bandinelli 所作。

左側爲 Sagrestia Nuova 其銅門爲 Robbia 所作，上有燒泥製的復活圖，Sagrestia 內有木的天使，爲文藝復興作品，對室之地下，有測日機，傳自十五世紀，左側爲登尖塔之門，近門處有 Dante 肖像，及其名作地獄寫真，Firenze 全景等，係 Michelino 所作（一四六五）此外有 Magano 所作 Squarcialupi, Donatello 作的 Johannes Evang. (inflagni 作的 David 等像。

尖塔 (Campanile) 分五樓，共四百十四級，開窗一望，全市在目，始作於一三三四年 (Giotto 手，裝飾精緻，下樓有很多名畫，有 Pontedera 及 Robbia 的平雕，并有一先知者像，係爲 Donatello 所作。

Battistero —— 建於十一十二兩世紀，分八角形，略做羅馬之 Penthion 作法，先是係屬教堂性質，新生兒女受洗禮於此，故名。其時藝術家，尙古之風甚熾，從不爲日耳曼氏族溶化，十二世紀爲德國之 Frédérie Barberousse 發現 Lambardie

人民有他們同樣的文化，非常駭異，他們除掉了野蠻性而有一種高雅的態度，並保有其流麗的語言，及古代風俗習慣。甚至城市政治亦如之，直至十三世紀，仍繼續通用拉丁文——Padova 之 Antoine，罰其人民之講初興的意大利文——迨後復有哥忒式建築，及武士詩體（cavalleresco）輸入，但為時甚遲，——但底嘗說，自一三二三年尚無人能作武士詩體，所有的均譯自他國，僅有的米郎之哥忒式的建築 Rome, Assise 等，尚成自外國人之手。

上蓋悉為大理石，裝飾精美，南門為 Pisano 所作，前為金飾，中有他作的『Johannes 的生活』及 Danti 的 Johannes 斷頭圖，均為當時意大利名作。

臨街的兩扇銅門（北門）為雕刻家 Ghiberti 所作，是早已馳名世界的，（一四〇三至一四二四）共有二十幅『耶穌生活』其完美處幾令人疑其出於希臘人之手。他自幼即與 Donatello、Brunelleschi 等，專心研究古代藝術，嘗由希臘運回很多半身像，平雕等，以資模倣及練習，他作此時，僅二十三歲，其中的女人均有

其高貴的身軀，舉止簡要而沈實，直如雅典之傑作，其夏娃輕輕靠着，張手向造物之主，童貞而且爛漫，如簡單的 *Nymphe*，沈睡與醒覺同集一身。此外有成羣的人物，動作變幻新穎，有 *Menades* 的戰士，有輕盈的婦人，微微轉身向後，如一 *Junon* 或一女騎兵，……總之，一切動作都撮要全部生活的緊肯處，無 *Michelangelo* 的修長，抑 *Raphaelo* 的 *(force)* 之過強勁，故米氏嘗嘆此為『天國之門』，因為此時的雕刻家，表現筋肉不致失實，描寫面貌不作醜態，正如希臘的詩人一樣，將美的情緒度量得均勻，使賞玩者，不為『設置』或熱烈的顫動所擾，蓋他們以藝為澄清情感及撮合靈魂的諧調，除 *Raphaelo* 以外，恐沒有別人能同他一樣選擇這僅有的一刻，去自然地發明，不知不覺成就其不朽的藝術。雅典派的作品與 *Vatican* 之『廂房』，似同出一家，他使用雕刻材料，如使用畫筆一樣，自其位置的安排，人物之豐富，風景之優秀，與幾何之確切上看，這個雕刻就是圖畫！

Dôme 之對面為東門，亦為 *Ghiberti* 所作的平雕，多係描寫舊約故事，有無

限思想與詩意，門之上端爲 *San sovino* 所作耶穌受洗禮圖，（一五〇二）亦爲意大利傑作，內分兩層，裝飾豐富，天花板悉爲磨石亦克（*Mosaicque*）鑲成，多係作於十三至十四世紀，祭壇（*altare*）之右，有 *Donatello*，*Michelozzo* 所作教皇 *Giovanni* 二十三之墓，近洗禮座處有古代遺棺一具。

Convinto San Marco —— 係爲十五世紀的修道院，先是 *Fra Angelico* 居此，*Savonarola* 繼之，當 *Savonarola* 爲首領時，有修士五百人之多，*Bartolomeo* 則固懺悔自己行爲入此苦修，天井周圍，有小柱無數，有一室中置題名碑，記一切既死的修士之名，*Fra Angelico* 永生居此，去夢想古代神秘的過去，故一切房屋，多飾以他的圖畫，他的人物，不僅是軀體之表現，實是他所了解的靈魂，他到處示給我們是幻想，且爲天真而快樂的幻想，他每扶筆畫耶穌事蹟，總是流淚，嘗在“*Immagione*”第三卷（二一六頁）中說道：『最親愛最溫和的耶穌，請給我安靜在一切造物之上，一切揖讓與一切光榮美麗之上……在你所能賜給的一切禮物

餽賞之上，在一切靈魂所能享受到之歡樂中……這就是我僅有的上帝與一切，我還要什麼更快活的事物？這就是我僅有的上帝與一切，這於能了解的人，就足够了，能愛他的人，亦可以重複申說了……你在時，萬物鮮明，你不在時，萬物煩惱，你使我心平靜，你造聖節之平和與歡樂。』這種欽崇沒有內的想像是不能的，如一個母親在孤寂時，看見其愛子之影在腦中去來，又如貞純的詩，在清夜裏想像其愛人下垂之眼……所以心靈就去呼喚，或瞻望這神明的影子，這種沈默的觀望，沒有什麼可擾亂他，他的四周一切動作，是規矩，一切事物是無光，每日一樣，對其所居的白壁，一樣園林的反射，風帽與大衣的皺摺，一樣的禱堂之足音，以是精細的感覺，漸漸在這單調中醒覺，如牆根下的玫瑰，一天遷到原野上去開放，他舒張永遠的歲月，在鮮明的眼簾中，盡其所有能事去表現，他畫中有美石的樓梯，直至王座的一切，天人旁邊，神的 *Trionfo* 在頭上發光，有紅青與天藍的衣裳，戰服上金絲輝煌着，有編珠的額帶，有金剛石或路貝照耀。總之一切是神秘的光亮，

用一個顏光去管轄全畫：太陽與天光是也。廣場之側有古柏，昔植花木，係爲

Savonarola 演講之地，此院之一部，係爲『惠蘭紫古物院』，多藏先代本地建築上遺物，其他爲聖 Marco 藝術院，入門後有八幅壁畫，係 Poccetti 所作，中有一幅聖 Domenico，按十字架圖；門之右爲聖 Domenico 向平民演講地，在 Lavajo 室內有 Angelico 作耶穌負創圖，室末爲 Ospizio 門，有 Angelico 所畫耶穌與兩修士作揖圖。從此門入爲馬端那 (Madonna) 與孩子圖，(一四二〇)馬端那與聖們圖，(一四三八)馬利亞結婚圖，耶穌受刑圖，馬利亞加冠圖，最後裁判圖，馬端那在王座上，擁以十二樂神圖。從行廊出入 Lavajo 室，中有兩泉盤，以資洗禮，牆上有『五百』圖，其一係 Bartolomeo 所作，從此人 Refettorio (飯廳類) 有 Bartolomeo 之最後裁判一畫，由此入 (Apitel) 室，有 Angelico 作的耶穌釘於十字架上圖。從樓梯入小 Refettorio，有 Ghirlandino 之耶穌晚餐圖，對面爲耶穌十字架與 Domenico 圖，從此登樓，樓中多爲 Angelico 的壁畫，第四室有耶穌像，第八室有婦人

入墓圖，第九室有聖麥各加冠圖，由第一廊前進爲 Prior 室，Cavonarola 居此，中有其紀念碑，上有 Bartolomeo 所作之馬端拿圖，及沙氏臨焚圖，至今尙有其寫字檯，臥榻，衣服，祈禱書字跡等，折而入第三廊左面，第三十一室，爲本城教主聖 Antonin 圖等等。

Uffizi 藝術院——院爲 Uffizi 始建於一五六十年，因 Uffizi 及 Cosimo 大傅而作，故名。共有新舊圖畫千三幅，原作畫稿二萬八千張，四千象牙雕，及 Cammeo 銅板徽章八十，無論什麼舊新種類都藏在一處，如巴黎之魯渥院相似，共有三十餘室之多，若欲撮要批評一下，實有點爲難。

當你進去之後，覺得自身化爲道士，離卻一切，朦朧，生活，溫柔，內心的糾紛，日見濃厚。因爲關在那裏，就恰如接見那往古的人物，他們因動作的需要而疾苦，茹辛塗苦，始擺脫動作需要之擾亂，我們既跳出了此環境，是何等幸福，而且何等應該，這個平和的王國，解除不少人類互相的衝突，并隨時使人覺到『幻想』不外

是偶然的過程。

『老古』(Antica)與文藝復興兩時代之雕刻，雖同是表現軀體生活的偉大，但其結晶各有不同，老古時代的雕刻，多半沈靜，至希臘人而益甚，此種沈靜幾乎同動植物一樣，任其自然地活下去，頭眼看去有無限熄滅的氣息，或無光慘淡，至於文藝復興的雕刻，則好奇地模倣實際生活，尋求情緒的畢肖，如 Verocchio, Praxiteles, Bandinelli, Cellini, Donatello 等是也。Donatello 的 David，何等穩健，何等輕盈，兩肘及竹瘦得同死屍一樣，其情緒及性格的表現得特別，使人感覺生活的諧和。

宮內有 Mercati，爲意大利名作，中有 Bologne 所作的 Casimo 肖像等，廊外可直望 Ponte Vecchio 及 Arno 河，門之左有梯達 L'Uffizi (Galleria)，後爲國家圖書館，對面爲藝術歷史學院。Galleria 之第一層，爲名人筆畫或炭畫墨刻等，但時多遷動，第二層之第一的 Uffiziolo，多係地氈及 Medici 家族銅像，第二的有

『奧古斯丁與阿寶隆』畫，及動物畫等，右邊之平雕室，悉爲 Ara-Pacis-Augustae 所作，其他部份多散藏於巴黎羅馬等處，中有 *Hermaphrodit* 睡像，係倣希臘耶穌兩世紀以前之作。

因作品過多，今只能將較著名的逐室紀載一下。第一室爲惠蘭紫派十四世紀名作，中有馬端那在王座圖，係 Cimbuè 所作，『馬端那與聖童』爲 Giotto 所作，第二室爲 Siena 人作品，中有“Proclama”爲 Simone Martini 及 Lippo Memmi 所作。第三室亦爲惠蘭紫派，十五世紀作品，有 Masaccio 的馬端那與 Anna 圖。第四室有 Filippo Lippi 馬利亞加冠圖，及馬端那與聖童圖。第五室有“Proclama”爲 Leonardo da Vinci 所作（？）耶穌洗禮圖，亦爲 Leonardo 及 Verocchio 所作，（V 爲 Leonardo 之從師）有 Botticelli 的『力』圖，及他的『Apelles 之謗』與 Judith 等畫。第六室有 Botticelli 之『春』及『Venus 之生晨』爲最著名之作。第七室有 del Sarto 的畫很多，但不甚重要。第八室有 Cui-rine, Sienna 派十五世

紀的畫，有 Perugino 的『耶穌在 Olberg』圖（Perugino 爲 Raphaelo 之從師）等。第九室有 Toecano 省地圖，有 Piero della Francesca 所作 Federigo 與其婦 Battista Sforza 圖。第十室 Umbrie, Siena 十五六兩世紀畫有 Perugino 的“F. della Opere 肖像及 Don Biagio”等畫。第十一室爲惠蘭紫派十六世紀畫，有一 Venus de Medicis 石像，係做 Praxitele 之作，馳名世界，傳說少年人，多吻其腿而去，此外尚有鬪者等，做古代之作。第十三室爲 Michelangelo 及 Raphaelo 室，有米氏的『聖家庭』，此畫係米氏在惠蘭紫僅有的一畫，有 Raphaelo 的『馬端拿與小鳥』圖，及教皇 Jules 第二肖像，及 Madelena Doni 等畫，均當代的傑作。十四室有 Correggio 作『埃及之逃的安息』及『聖童之崇奉』等圖，十五室爲 Ferrara Bologna 派的畫，無可紀者。十六室爲十七八世紀意大利畫，此室門外的行廊，有 Gemmen 室，中有六聖櫃，悉鑲以彩石，精美無比，爲 Benvenuto, Cellini, Bologna 諸人爲 Medicis 而作的。（此種工作其地至今尚有專家業此，爲世界所罕有的

特產。)十七室至二十三室，爲 Venezia 派，Tiziano, Bassano, Veronese 等畫，尙在整理之中，不及細述，由此地下降處，有六百密達長的甬道，直透至 Palazzo Pitti 係 Medici 家族懼人暗殺，及避煩囂之故而設，甬道內有教皇，教主，學者等肖像。二一四室，爲 Van der (oo) 室，(以下爲外國畫派) 有 Weyden 的『耶穌入葬』圖，有 Van der (oo) 的 Portinari-altar 二片及 Hans Memling 的『青春』圖等，二一五室爲 Rubens 室，有顯理第四在 Ivory，及顯理第四入巴黎圖，(一六二七) 及 Titian 肖像，與 Titian 的查理第五騎馬圖等。二一六室，爲法蘭西派，(以下四室爲法國與意大利北部諸派) 有 Lorrain 的風景畫，Watteau 的『花園景緻』Poussin 的“Jheusus à Troozene”，Boucher 的『聖童與小約翰』。二一七室爲德國及佛拉蒙派作品，中有 Holbein 的『Southwell, Dürer 之父親的肖像』。二一八室爲荷蘭派畫，有 Rembrandt 的“Rabbiner”，Borch 的『飲酒的婦人』Jan Steen 的『家庭盛宴』。二一十室有 Baroccio 的『馬端那與平民』。

及 Laokonte 大像的做作——與原作稍有差異。

Palazzo Pitti ——此宮爲文藝復興初期 Brunellesco 所建（一四四〇）基於平原上，內華外實，惟莊嚴雅緻，爲當時F地模範，傳說建此宮的商人，因之破產。十六世紀 Medici 得勢時，購其宮更加修飾，羅致世界名畫五百幅，但無程序派別，不足供學者研究，惟公子王侯在此花天酒地，開盛宴行婚禮（François de Medici 及 Cosimo 與奧人利的 Maria 等）遊妓女，威嚴蓋世而已。由一五五〇至一八九五年，爲 Tuscany 省行政地，今其第一層爲皇家住宅，宮前牆壁，於十七世紀始完成，天花板多爲畫家（Cortona, P. P. Marini 等）所作，住宅之第一室，爲銀師金銀器具象牙珍品，Medici 家族的教皇繡袍等，第二室爲名磁陳列，第三室有金銀食具法瑯工器等，中有 Bologna 所作的銅十字架，Tacca 的平雕，及 Donatello 的女神銅像等，此外有華麗的跳舞室，飯廳，帝王睡室，中有『馬端那』一畫，爲 del Sarto 作，再進爲皇后居室，折而入 Uffizi 室，王座室，中有中國日本

名磁多種，行廊中有美麗的壁毯，及古老雕刻等等。

第二樓爲 *Galeria Pitti*，約有畫五百幅，悉時代名作，實爲意大利及世界之唯一重要藝術院也。進門之第一廊，有石泉，係『Castello』的皇家別墅』的遺物，及 *Lanfranco* 的大畫，門之上有 *Rosa* 的『馬加利』圖，*Raphaelo* 的畫，約有五六幅，其中一馬端那，當時大爵每挾之遠游，畫中的馬端那，穿的紅衣，襯以青色的輕紗，簡單的色澤，恰合其簡單的舉止，更有一白色輕紗蓋覆其額與髮部，眼兒微下垂，唇兒微合而沈默，如日耳曼式的天使，其最著名的畫，要算 *Madonna della Sedia*，與前畫的色澤亦相反，穿的是遠來花布，頭上覆以一種圍巾拱坐着前看，有無限沈思莊嚴之氣，左側有聖童匍匐着，其 *Visione d'Isaiah* 一畫，高不及一密達，但精緻無匹：*Jehovah* 露胸張臂，舉動嚴正，環繞着的小天使，軀體亦均勻，面部悉露微笑，隊伍亦極其諧和，蓋 *Raphaelo* 的通性，是全在節度，無論他古老或宗教的人物，總是沈靜平和，有生活在蔚藍天中之概，誠以他的生活，亦常在永續不斷的晴

明中；他遍愛人道，工作，不如米氏之無秩序，他把童臂配得圓混，選擇豐健的婦人爲馬端那，死於光榮的工作中。尤可寶貴的，是這情感的畫家，有統領的本能，及在肖像中隨處噴洩其個體的特性出來，其當時畫給 Leonardo 的 Religiosa 一畫，是明證也。這個婦人有一束白色輕紗在頭部，胸部裸露，到兩乳中心，在黑呢衫之下，現出一陣寒態，面部除脣兒微紅外，差不多僅有一種顏色，但全個儀容是靜息而存擔心之態，她紅色的兩脣，在淡色畫幅中，是像墳墓中的花朵，她有靈魂而且危險惡的靈魂，起伏在玉石的胸膛之下，這並不是畫家腦中空想的造物，乃真實而生動的婦人，是馬端那的姊妹，是尼姑，是妓女麼？三者而有之矣！

此地最重要的是域能姐派，尤其是 Tiziano 爲首領，他的肖像，約有十餘具，均栩栩如生，其西班牙王 Filippo II，穿的是棕色禮服，大靴直穿至腿的中央，身材不配，下顎隆然；更有一某貴族的半身像，要算是很完美的作品，這個人約三十歲左右，全身穿黑，面孔有點瘦索，眼睛微藍而注視，鬚兒尖銳非常，可以看出雖

然身爲一等貴族，但沒有享受過生活的優美，因關照與恐怖及險惡的意思鑽着他的緣故。這個夢想而疲倦的頭顱，似認識了黑暗生活的解決之道，在這陰暗之四圍中，如深夜的孤燈，藝術家常常於無意中顯露出其最滑稽的性格來：如 Veronese 及其妻一像，醜怪非常，頸部下垂成雙，髻兒高插如村婦，黑絨的裳襯出其紅色的皮膚。

(Caravaggio 有『Ninfa 爲 Natura 追隨着的』一畫，其聲的力與視觀的快感，實非筆墨所能形容具萬一的。Cimabue 的『Kloppätre』，優秀莫名，與 Giorgione 的『Ninfa』一樣生動，頸珠在暗處發光，穿的是藍服，繡以金絲，白皙的肉色，在捲髮下柔潤，可愛的手兒及全個體態，都在休憩中，因爲她的晨粧是完畢了，合度的頭兒帶以輕忽的微笑，與『Venus 帶小犬』一圖，不相上下，如果是同個婦人，則不過那裏裸體，而這裏不裸體罷了。

今因便利於觀覽起見，將其重要作品及程序略述如下：

第一的爲 Ilia 室有 del Sarto 的『馬麗亞登天』圖，有 Fra Bartolomeo 的『馬端那在座與樂神』圖，及 Verrocchio 的『丹麥王子』圖等。第二的爲 Saturn 室，有 Pietro da Cortona 的天花板，名爲『大爵的馬端那』，有 del Sarto 的『三位一體討論』圖；Rapiacolo 的 Tommaso Jugliarani 肖像，及他的 “Angelo Domi 及其妻 M. Trozzi” 與『Trieblich 的幻想』等圖。尚有 Perugino 的『耶穌出十字架圖』，前面說過的『馬端那在椅上』的傑作，亦即於此室。第三的爲 Jupiter 室，有 Tiziano 的『超出的美』 (La Jella al Disopra) del Sarto 的『聖約翰』Bartolomeo 的『耶穌出十字架』圖，及其『聖馬角的福音』兩著名傑作，更有 del Sarto 的“Proclama” (佈告) 及『馬端那在王座』圖，有 Raphaelo 的“Yonna Velata” 圖等。第四的爲 Navy 室，有 Kuhns 的『四位哲學家』，『戰的 Allegorie』，有 Van Dyck 的“Carlo Bentivoglio” 及 Giorgione 的『音樂會』等。第五的爲 Apollon 室，有 Murillo 的『馬端那』，Raphaelo 的『教皇 Léon 第十』，第六的爲

威奴師室，(Venus) 有 Rubens 的『田野歸來』及『Odysseus 在 Phäaken 島上』圖，Raphaelo 之『教皇 Jules 第一肖像』Tiziano 畫的肖像等。第十爲 Ulysse 室，有 Verones 的『Daniele Barbaro』肖像，Tiziano 的『Hypolit Medicis』第十一爲 Promethens 室，有 Botticelli 弟子的『Simonetta』第十一室爲畫家自寫像室，非常豐富。第十四室爲 Giustizia 室，(公平) 有 Tiziano 的『Mosti 肖像』及詩人『Aretino 肖像』及 Piombo 所作諸畫。第十五六兩室 (Flora 及 Putti) 均無特殊的傑作。

國家藝術院 (Museo Nazionale) —— 此院舊爲 Podesta 宮，十三世紀時，爲最高市政機關，十七世紀改爲警察局，至一八六五年改爲國家藝術院，關於意大利文化美術源流，中古時代與文藝復興諸名作，收藏極富，略舉其要作如次：

南庭中有米西盜則羅的 Brutus 肖像，及其『馬端那與聖童約翰』平雕，(一五〇三)『打威』(或作阿保羅)諸像，登樓的石級之側，有 Granhologna 的

“Mercuré”銅像，及 Donatello 的 “Marzocco” 等像。一樓中之第一室，有 Verocchio 的 “David”，Antonio Pollainolo 的 “Hercule”，及當時建 Battistero 南門時 Brunelleschi 及 Ghibertis 兩人比賽的 “Abraham's Opfer” 諸工作。

第五六室中有 Bertoldo 的『馬兵激戰』平雕，Ghiberti 的 Urna 及 Cellini 的 “Persus 解放 Andromeda” 諸雕刻，第一樓第一室中，有 Michelozzo 的『小約翰』Maino 的 “P. Mellini” 肖像，及 Pallainolo 的『少年戰士』等，第二室中有 Rossellino 的『聖童的崇奉』Civitali 的『信仰』及 Laurana 的 Battista 肖像，此外第二室中，有 Luca, Robbia 諸人的四塊坭雕，精美非常。

Loggia dei Lanzi —— 爲十四世紀下半期 Orcagna 所作，(?) 初爲平民公開裁判所，後來大爵改爲警務廳，其門及庭式爲世界建 Halle 者之模範。進門處有兩石獅，右爲『Sabine 被擄』像，係 Bologna 所作，左爲 “Persens de Medusa” 爲 Cellini 所作，(一五五三)雖膝部稍笨重，脚上血管大顯，不能上追 Phidias,

Lysippe，但生動非倫，Medusa 頸血拋流，四肢下倒，確是死的；勝利者復踐其身，示其殺下之頭，傲然自得！內之左方，爲『Polyxena 被擄』像，係 Pio Fedi 作，（一八六六）中爲『Menelaos 與 Patroklos 死屍』像，係羅馬人做希臘石像作的，原像約成於耶穌四世紀以前，右爲“Hercule 殺 Nessus”像，後牆有平雕五，左面之第三的 Thusnelda 爲較完美。

Strozzi 宮——由最大的 Tornabuoni 街而上，至第十九號爲 Strozzi 宮，約建於一四八九至一五三六 Brunelleschi 之手，（？）窗與外門精華無比，天井內有美麗的柱頭，爲 Cronaca 所作，此宮爲當時建築發達到最頂點之表現，下有新舊美術售賣場，由此之東角，有 Strozzi 小宮，疑爲 Michelozzo 所建，惜不許游覽。此外重要的教堂，有最新的 Cattedrale，及 San Miniato al Monte, Santa Croce, San Lorenzo, or San Michele 等，因篇幅之故不及細述了。

羅馬 “City of Soul” Byron

在車房裏局促了一夜，精神雖稍恢復；然此種生活，於我既成『談虎色變』，可是將會見羅馬的念頭，把余一切煩悶都美化。偶憶擺倫之句，益覺心花怒放：

“Thou art the garden of the world, the home
Of all Art yields and Nature can decree;
Even in thy desert, what is like to thee?
Thy very weeds are beautiful, thy waste
More rich than other climes’ fertility,
Thy wreck a glory, and thy ruin graced

With an immaculate charm which cannot be defaced.”

自願以此戎馬倉皇的青春時光，消耗一部分在這神聖的舊都；諸人傑的
Yer 裏，若能以絲毫『正氣』以洗刷此齷齪的生命，或因之再樹我生存之基！俄
而天際暫顯白光，將山崖遠樹約略地畫出一個輪廓：全個宇宙籠罩在藍黛之下，
鳥雀匆忙地振刷羽翼，蚯蚓亦出地面吸此朝氣。暗藏的世界之流泉斷續地呻吟
在我們糾紛的心靈裏，反響出一陣遼遠而悲哀的音樂。呵黎明，千萬個殿上的王
子！我的心塊盲瞎得久了，初見你散步在海潮之頂，便向你張手；你金紫而帶睡的
嬌臉，直窺進這厄運的車廂裏；千百個命運的黑暗之鬼，齊指你說：呵他的眉頭，他
的櫻脣！無懼你會傷損你愛后，無使我長跪，我紫色的寸心，既安置在你金色之角
上，吁！我拋棄一切，不知何去何從？若能化爲你髮端金飾之一粒，則我的生命便可
在靜寂中過去。

小史——羅馬真正的來源，尙無確論；舉吾人所知，則羅馬建基於耶穌以前

八世紀之中葉(……)因便於防禦外侵之故，初盤據 Palatinus 高原，後轉擴充至其他七邱。(Quirinalis, Viminalis, Capitolinus, Esquilinus, Caelius, Aventinus, Pincius) 初行王政，約二百年後，爲人民反抗，變爲共和制，約達五百年之久。在此時期立法律，設市政，商業興盛，把錯雜的種族，齊集於一旗幟之下。不久文化勃興，講軍政，築宮室，橋梁，拉丁文學亦發揚光大起來，直影響及於近代。

自此時起，羅馬人漸蔓延於 Forum 山谷，從事建設，驟然偉爲大觀。其 Julia

Cesar 廟 (Votantin Palatinus, Neron, Titus, Trajan Diocletian, Caracalla 諸大建築亦相繼成立，各帝王相率而逞其殘暴，羅馬遂成爲當時第一名城。當四世紀時，內政諸多變更，政府時遷移於畢尙時，多因人口減少，商業蕭條或蠻夷內侵之故，(Visigoths 410; Vandales 455; Goth 537; Lombards 739; Sarrauns 849) 以是國勢漸就衰弱。當 Lombard 人來侵時，教士們 Franes 求援於 Charlemagne 卒驅其遠走。但至八世紀時，復入立羅馬。

十世紀至十二世紀歷史，無真實的考據；只知其時建築無數宮殿，教堂，及Cosme 學校，繪畫事業經了久遠的頹唐，至此復得昌明。

教皇時爲羅馬領袖人民受困，大家族如 Cavalli, Coni, Capocci, Orsini, Colonna, Catani 羣起反抗，紛爭不休；其時羅馬廣設堡壘，一時武備蓋世。

至十五世紀中葉，羅馬多受希臘文化影響，復因君士坦丁堡失敗後，學者羣聚意大利。美術文學蓬勃萬狀，遂成爲文藝復興時代。其第一光芒，是起初於千三百年 Boniface 第八時之 Jante, Cavallini Giotto 至 Nicola 第五時，繼高增長有 Angelico, Perugino, Bramante, Raphaelo, Michelangelo, 諸天才爲運動的首領，Yatcan, (apitolin Larnésc, Massimo, Farnesina Chancellerie 諸大建築亦成於此時，文藝復興遂到了最燦爛的完成。

此時爲教皇勢力最囂張時期，然不久於外交方面，時遭損失；而法蘭西奧大利遂於十六七兩世紀爲了歐洲霸主。

在 *Gregoire* 第八時之 *Boncompagni* (一五七二至一五八五) *Sixte* 第五時之 *Peretti* (一五八五至一五九〇) 手裏，羅馬碑坊，頓現重興狀態；而 *Bernini*, *Borromini* 等，復繼續完成其先人的工作，氣象爲之一新，至今其遺留古跡尙歷歷可考。

法蘭西 革命風糜了 意大利 人，自由的傾向，反動，亦隨之而起，卒統一於一八七〇年。翌年 羅馬 成爲 意大利 首都，現在居民達四十九萬左右，(與環城) 佔 *Tirre* 河六十五野，具有十一大橋，築沿岸河堤，前此的水災，亦不再患。晚近的新建築，有上議院審判廳，意大利 銀行，國家藝術院等。其偉大的 *V. Emmanuel* 第二的紀功碑，爲世界上唯一的 *Style*。工程之大，亦出人夢想之外。(悉詳述於下節) 此外街道房屋，亦日事興築，其交通與文質生活之奢侈，實不亞於 歐洲 各名都。而 *Tirre* 公園，尤明媚可愛，每當夕陽西下，櫻欄的枝幹，便滿染金黃；聖比得的寺尖，在遊人眼下的紫黛中，無聊 *Taribaldi* 的銅像，在天際變作黑點，*Anatole France* 所憑弔

的石欄，亦暫次朦朧在詩人心頭呵！“Les rêves de ma jeunesse se réalisent. Les rues de Rome que jadis mon père avait apportées d' Italie se dressent devant moi” (Goethe)

Foro Romano —— 在 Palatinus, Capitolinus 諸邱陵之間，宿爲湖澤，傳說 Tarquin Le Superbe 時導其流入 Cloaca Massima，以是土地乾燥，(Salino, Etrusco 諸民族多擁居於此，白成一村落。從此時起，宏偉的宮殿碑坊，相繼出現，羅馬拉丁或 Albaine 式不等。今所能看見的遺跡，不外千百分之一的工作也。

從 via Cavour 入門，其右側爲 Basilica Julia 兩行舊楹，分此大室爲二，四面各置一 nef，其中部的闊及百零二密。耶穌以前五十四年 Jules César 闢 Basilica Sempornia 及 Scipion 舊居而建此，故存其名。至 Auguste 手完其工，但不數年因水災之故，根本重建一過。此地舊爲裁判廳，直至六世紀尙存其規模，今在甬道上尙有大理石的殘塊，Basilica 之三面尙存。舊路之側面有磚門幾個，亦爲當年

Basilica 之一部，因 *Santamaria Canneparia* 教堂之故（建於中世紀）保存其跡。再上則爲 *Tempio de Saturna* 中有華麗之石柱八，悉爲意約隱角式（*ionico*），他們於前係屬於前方（*faeciatata*）的裝飾。耶穌於前四九七年時，故建農神祀禮廟，故爲今式。因牆壁厚實之故，共和時代一概金貴，悉藏於此。此廟之東路，尙存石級，可達 *R.istra*，級之西爲 *Milliarum Anreum*，爲羅馬出城之路，尙有石柱及銅棹，上刻旅程。對面有 *Vicustro* 所書的 *Umbiliens Romae*，卽羅馬中央之意。從 *Umbiliens* 之下，有一祭壇，大約是爲農神 *Vulcan* 而設。

隣此爲 *Are de Septime Sévire*，係 103 年 *Geta, Antoninus (Caracalla* 帝時) 建此，以紀其先祖 *Sévère* 在 *Parthes* 及 *Assyrie* 之功蹟，其故事多製成平雕飾。此門上中有一大拱，側爲兩小拱，四個石柱飾其前方，其線與配合是很美；不過所有雕刻，則時現其衰亡之態。且看 *Marc-Aurele* 的銅馬，去此時僅二十五年之久，竟退步得如此其遠。

從此下降爲 *via Sacra* (神聖之路) 的進門，東達 *Capitolino* 南至 *Coloseo* 其襯石的殘塊，尙歷歷在目。東部爲 *Comitium*，係舊羅馬的中央。但自 *Cesar Augusto*，*Domitian* 等重新建築後，原跡多散失無遺。從現今的 *St. Adrien* 教堂之東首，係 *Curia Hostilia* (卽舊 *Senato*) 爲耶穌生前四十四年 *Cesar* 所建。至 *Diocletian* 時，作最後的修理，大室中尙存古代名作幾件，由此銅門可進 *Basilica Saterano*。

神經之路的盡頭爲「黑石」，係希臘黑色大理石，方廣無匹。如柱楹之下部上刻字跡，至今無人能解釋其意義。有幾個考古學者，以爲在 *Curia* 的係 *Romulus* 的紀念碑，此地的或與羅馬定基者之死的神話有關。由此而西爲 *Rostra* 的前方，悉爲大塊 *tufa* 石所建，係爲舊日演講之地。經 *Trajan* 重修，今存平雕兩塊。此地卽爲宣示 (*Philippians*) 之地 (*Cesar* 將受焚於 *Regia* 前之先，曾陳設於此，文學家 *Cicero* 血染的頭顱，亦曾於此擊示民衆。當帝王時代爲發給施捨物的所在。

Area du Forum 爲舊日公共宴會散步，或武士獻技的廣場。今所留存的，僅帝王時代諸大碑坊之一撮而已。第一的兩大平雕爲 *Quovitaurlia*，（或作三獸的犧牲）係給 Mars 神的獻物，其二則爲 Forum 生活的描寫。如 Trajan 王向民衆宣讀濟施的新法律，或 Trajan 寬恕不納稅的人民將其名單投之火中，Phocas 石柱去此不遠，係六百〇八年 *Smaragdus* 爲比尙時王紀念而作的。在 Area 石道裏，中間數洞。大約是收藏建築材料而設的。東角爲 *Lacus Curtina*，下存銅像的殘托及其他石碑。

沿路東轉，近 *St. Adrien* 門前，便爲 *Basilica Aemilia*，係耶穌於前一七九年一個名 *epide* 繼 *Julia* 教堂的，比前完備得多。大約有兩層樓，內如其他寺院一樣，爲四方形，每面一門，今所遺存的大柱石道，及大理石的壁飾，因此可知道其係 Forum 中華麗建築之一。

Forum 之南極，爲 *Temple* 廟舊址，爲耶穌於前二十九年 *Cesar* 王所建。後來

Ditatore (領袖)亦即焚燒於此。廟之基礎，鋪以大理石合爲一大室，前方置以狹窄的石柱，對向即爲 Rostra Tullia，往昔爲帝王與人民談說之地。西角爲 Yuturna Vesta 大碑坊，係爲水神及火神而立的。

Castor 廟尙遺有白大理石柱，石三具，高十二密，上爲可蘭式的花托。此廟約建於耶穌前四九六年 Regille 湖戰後，因於 Dioscures 光榮之故，(傳說 Dioscures Castor 與 Pollux 現身此地，報告羅馬的勝利，并引其馬就飲 Yuturna 泉中)歷次重建。最後重建的爲 Tiber 王，後復經 Domitian 修理，直至四世紀始崩頽。全廟長約五十密，闊及三十密，廟之下方爲 Mercatores，當共和時代上議院常設於此。時爲博物院或遁逃藏匿之地，Narus 的黨徒曾攻擊 Nina 於此。後於五八年則 Clodius 截止 Cicero 黨人於此。Juturna 泉係一小平湖，中有石塊傳說爲 Castor 的神像。側面有一神壇，一井一廟，大約是爲水神而設的。

在 Palatino 山下有 Augusto 死後，其妻 Sivia 磚建的大宮，上飾以大理石。

中有兩大室，一爲神聖 *Augusto* 廟；一爲圖書館。此宮曾於某一時期增加一教堂，入門後尚有八世紀的壁畫，繪的是在 *Armenie* 四十個 *Sebaste* 殉教者的故事。過此爲 *Auguste* 廟，曾改爲教堂，於 *Jean VII* 時爲 *St. Maria Antica*。在 *Atrium* 盡處，中央有小泉湖，外爲教堂，其中央的 *nef* 爲 *Sehola Cantorum* 遺跡，有八世紀上半期的壁畫等。左面 *nef* 盡處有禱座 (*Cappella*) 壁畫，尙很完全。中有耶穌與十字架，下爲聖母與聖童等。牆之上有 *St. Cyr* 等殉教故事，左 *nef* 之牆上亦有兩壁畫，上面爲幾幅舊的聖書故事，下面則耶穌與東西洋諸聖。

出此過 *Esculape* 小屋，達 *Vesta* 廟，廟爲羅馬人最老的建築，共和時代歷經火災，後經 *Septime Sévère* 之妻 *Yulia Domna* 修理，狀爲圓週，秀麗如近代出產。側面爲 *vestales* 童貞女故居，此種人此者多爲貴族女兒，由 *Souverain* 選擇，事後以爲身屬天神，守貞至三十歲，然後準其婚嫁。若發現其不守貞操，則將其活埋。 *Domitien* 時，如此受刑者達二十人之多。屋內裝飾華麗，有著名的 *vestales* 石像，

今尙存幾個，其中最美的一個藏國家藝術院。

神聖之路中的東南爲 Regia 的遺跡，此屋爲 Numa 所創建，歷世爲宗教事務總機關。略似三角形，對方爲紀念 Antonin Pie 及 Faustine 的遺廟，建於一四一年，其內壁畫豐富完美，與八小村至今尙存此廟之下，三密左近曾新發掘得一古塚，約埋有三十死屍，其他受焚的亦將餘灰置此；因此之故，Pigagnol 曾著有「羅馬的來源」一書。從此前行，有小聖壇，係爲 Maxence 兒子。

Palatino —— 此地如 Forum 一樣，遺跡極多，且縱橫交錯很難得一確切的說明，傳說初爲 Romulus 爲 Pales 而建的小鄉村，後來山下湖澤修乾了，（卽今之 Velabre，大馬戲場 Forum 等）鄉村暫事擴大，屋宇增加，名人爲 Catulus, Cicero, Silla, Trajan (Trajan), Augustus 及幾代帝王，均居於此，Augustus 生此時自建居室規模較大，後來 (Trajan, Trajan, Domitian, Septime, Severus 亦如之，大宮殿約有四，當五世紀王室遷移於君士坦丁堡，所有屋宇多爲國家所有，或爲 Ravenna

代表，及教皇等居住，但教皇們居住不久自建兩修道院，一爲希臘式，一爲拉丁式。十五世紀全部充斥著歷代的遺跡，有的改建爲別墅，有的爲 *Sparta* 之鄉村小屋，或 *Farnese*, *Barberini* 等居室，一八七十至一九一十年經 *Gatti*, *Rosa*, *Boni* 等幾次搜掘，發現不少事物，至 *Palatino* 的歷史彪炳一世，有歷史常識的人都知道，故不贅述。

在 *Velabre* 山谷下面，近 *Augusto* 圖書館有古牆，想係當時店鋪遺跡，邱陵之角上爲 *Valignola* 居室，再西的爲 *Tibere* 居室，悉靠以大石，下則爲行廊，其作用如何至今不詳，由此西轉而右，近 *Formularius* 之下，有大石湊成的古牆，俗名 *Formularius* 牆，雖其稱謂如此，然其實恐係自高羅入內侵後再築的羅馬城之衛壘，由此再上而右有一四方祭壇，係爲泛神而設的，(耶穌以前二九零年)宿爲 *Palatino* 重要部分，再遠處有 *alvinus* 石刻門及 *Cacus* 石級，可直登 *Germalus* 山上，有小祀壇，再前行，過一古牆，遺迹及近代的小磚門，此處係 *Gelotius* 及 *Paeda-*

agogium 兩屋舊址，*Paedagogium* 係帝王庭內的隨從學校，尚有幾個名字，刻在牆上，此地前有耶穌在十字架一畫，作者將耶穌畫作驢頭人身，想係院中少年譏其耶教友人而作的，今藏國家藝術院。

高牆之後爲 *Stadium de Emilien* (後稱爲 *Ippodromo* 跑馬場之意)

Augusto 王時代不外一簡單的花園，後 *Domitien* 增建四方門噴泉等，在 *Basso-Tempero* 時，其宮室多遭毀壞，僅留一部爲帝王跑馬場，中古時曾用爲營壘，至一八九二年完全整理爲今式，傳說此地舊爲 *S. Sebastien* 殉教處。

場之盡頭右端有小石級，至 *Hewicycle* 便達 *Severiana* 宮，*Septime*

Sévere 爲帝時，(耶穌以後一九三年) *Palatino* 既宮室充斥，再無餘空可供架造，乃用人工拓大地盤建築其新宮，此宮嘗爲東方公主，*Julia Mammaea*，*Julia*

Moesa 等住過，留下不少宗教信仰之紀念，當時王后亦在此竭誠款待文學名家，

後國王死 *Antonin* (即 *Caracalla*，嫉 *Gala* 之勢力，殺其兄於其母懷抱中) 由

此更轉近 *St. Zonaventure* 教處，爲 *Villa Mills* (羅馬所謂 *Villa* 係屬花園之意) 全部多爲 *Augustana* 居室所占據，當 *Augusto* 爲羅馬大帝時，盡毀其先祖及隣居 *Hortensius*, *Caeline* 等屋宇，自建華麗的新居，并滿飾以光彩的美術，屋共三座，其一臨 *Foro*，屋爲衡門式，入門處有四方柱，中有 *Sanides* 石像，及其夫與親屬的銅像，內有 *Apollo palatino* 廟，爲當年 *Clandio II* 稱帝之地，兩側有 *vesta* 小廟，內部大室中爲拉丁希臘文的圖書館，此屋如其他宮室一樣，歷經地震火災，重建修理，故雖經屢次搜掘研究，尙不能確知其語，小室的作用，我們所知的是其第一層於九世紀時爲修道院，希臘教士嘗將帝皇之 *Cubiculum* 改建爲禱座，事後平民與教士在此選舉教主，據史家 *Suetone* 所載，則 *Augusto* 深愛人民，觀演舞時如有事要離席，必先向平民請宥，自奉儉樸，穿的衣服多是其母姊自縫的，飲食亦從不奢華。*Romulus* 作的，他於二零七年封聖過此，今爲聖 *Cosme* 的行廊，尙存美麗柱頭二。

Sacrae Urbis 廟係爲 *Septime Révère* 作的，今尙存簡陋的外牆，其中的石刻羅馬圖，今藏 *Conservator* 藝術院中，對方有殘跡甚多，但無從考據，大約有 *Pontifex marimus* 及 *Horrea Magaritaria* 的故居，及銀匠店鋪等。從此可登 *Velia* 而達 *Palatino*, *Esgulin* 山，卽在其左三拱門之後，有 *Maxence* 廟遺迹，約建於三零六年，後完工於其仇人 *Constantin* 之手，爲羅馬古代有名建築之一。

Foro 之終極，有 *Adrien* 王所建的 *Venus è Roma* 廟。王親自繪圖，作大四角形，一門向 *(oloseo)*，一門向 *Capitolino*，中有二百小柱石，以資裝飾，此外象牙黃銅精緻的大理石無數，此時以 *Venus* 爲 *Enee* 之母 *Cisor* 之先祖的象徵，永遠保護羅馬公民。*Curie* 之東，有 *Poreius Caton* 建的最古的 *Poreia* 寺（一八四）*Cesar* 另建其一。*Saturne* 及 *Dioscures* 兩廟中間更爲華麗，甫成卽被焚毀，*Augusto* 鐘其孫兒 *Lucius* 及 *Caius Cisarè* 的名義再建。不料其 *Yulia* 早夭，遂以 *Tibure* 以承王位之機！

Basilica de Constantin 遺迹，廣杏非常；其建築法混雜得很；天花板盡處代以圓拱，最重要的 *net* 高聳四十密，下端直接以八個可蘭式的大柱，其中一個於一六一二年爲教皇 Paolo V 移去飾 *Santa maria maggiore* 教堂。此廟內部的彩飾及規模之大，既可證實羅馬人之豐功偉業，當三一零年開始建築時，全國擾動，故自 *Falhen* 事發生後，日益衰敗，蠻夷四伺國境，不久而 *Maxence* 之征服者 *Constantin* 移京都於 *Bophore* 河畔矣。

Titus 凱旋門 (*Arco*) 係在神聖之路的開端。其外形非常諧和，裝飾極其明麗有秀緻，因爲多飾以可蘭式木葉的緣故。門之 *Tympanus* 處，飾以翼神，手持棕葉的花冠，門拱之下有 *Titus* 凱旋的情形，及耶路撒冷紛亂的平雕，但如其他羅馬人的工作一樣，有點過於笨重，凱旋門創始於羅馬人，希臘尙無，初爲簡單的木磚所製。後暫擴充，雕刻品亦爲其重要原素。羅馬王如 *Scipion J. Africanus*，*Paolo Emilio*，*Cesare*，*Pompeo*，*Titus*，*Traian* 等，時東征得勝，當由神聖之路，凱

旋隊伍，嘗延長至兩三日之久，滿載異國的出產美術品，石像金銀家具布帛及獅象虎豹等。俘擄有日耳曼高羅小亞細亞民族等，以備放其在馬戲場中鬪力，互相殘殺。

Constantus 凱旋門，係爲三二二一年於 Milio 橋戰勝 Maxence 而建的，亦近 Colosseo，門分三拱，建築法不如其他諸門。但雕刻間有很美麗的。如描寫功績的平雕等是也。門上刻有拉丁文道：「給大帝岡斯坦丁，他感受帝力而報復了殘暴的共和……」所謂帝力，不知是八院的 Jupiter 還是耶教的上帝。

此屋之北有 Flaviania 房屋遺跡，約起建於 Titus，完成於 Domitian，華麗非常，初爲民衆宴會之地，至三三世紀時，爲 Trajan, Adrien, Caracalla Maxence 諸王愛居之地，再遲則有 Théodorie, Odoacre 等，其共和時代的增築，於 Augusto 時代，多遭毀壞，有一部分則在 Neron 時代全數毀滅。

此屋建於場之中央，作三角形。大門係向 Foro 門之後，有三大室，北部第一

的爲 *Basilica*，側有大室爲 *Aula Regia*，(或作王座室)大約係禮堂之類，室之盡處，有一空地，或係王座所在，近門處有一壁窩，其遺像係於一七二六年爲 *Parma* 教主 *Bianchini* 擄去，離 *Lararium* 不遠之室後，有三角衡門，中有噴泉，西部有 *Triclinium*，其兩端亦有噴泉，*Flaviana* 宮外北部，有一大樓梯，上有祭壇，傳說係爲勝利的 *Jupiter* 而設的。再遠的 *(Terninus)* 山上，古跡甚多，但多難辨識，其井及舊塚，(*Neoropoli*) 約係耶穌於前十七世紀時遺物，臨 *Velabrum* 的山角上，可望見那神聖的 *Cybele*，此於羅馬人，不獨是地中海戰爭時代開始的紀念，且是東方神聖宗教入羅馬，糾正羅馬人粗暴性格之第一著。

東部 *Farnese* 園裏，爲 *Tiber* 故居，今尙存門拱數處，他效 *Augusto* 之風，生活簡約，居此不久，迨後厭於勢力光榮，離此而往 *Caprée*。 *Marc Aurèle* 及 *Antonin* 曾住此。

Livie 故居，(或云 *Germanicus* 故居係 *Augusto* 之婦)於一八六十年始發現，

大約 *Livie* 守寡後居此十五年，屋共四間，中爲天井，牆上尙存壁畫痕迹，多係神話故事，此外無他華麗的裝飾，有一 *Triclinium* 小室，不惟壁畫有趣，其壁窗的結構，長使全室乾燥，亦深饒科學方法，此處有一長廊，後分爲二，左通 *Tibère*，*Caligula* 住宅，右通 *Flaviana* 宮，更有一小廊與此平行，係當年 *Caligula* 被刺之地。

尙有一小石級，道 *Farnése* 園，此園經 *Roni* 修理，或疑出於 *Michelangelo* 之計畫，由此可望羅馬全城景緻，*Neron* 王於此地從無什麼遺跡。

Colosseo —— 這個大戲場，（或稱 *Anfiteatro Flaviana*）居於 *Palatino* *Esquino* 兩山中間，*Neron* 曾建一 *Stagne*，後 *Vespiana*（六九至七九）手創建此大戲場，未成，死於七九年，*Titus* 於八十年繼承之，時有猶大俘囚，多悉在此工作，*Domitian*，*Antonius* 等修飾之，後遭 *Maclin* 火災，*Elagabal* 重修之，經四四二至五二三年地震後，*Théodose II* 重修，全場宏大無比，體作圓形，直徑達五百二十四密，高及五十密，共分四層，內有六萬坐位，歷代帝王多在此施其殘酷的娛樂，廣

集四方猛獸勇士，使之相搏，初則人與人鬪，然後人與獸鬪，終則獸與獸鬪，戰敗的勇士，只憑帝王貴族母指作勢（指下爲死，指上爲生）便生死立決。他們最中意看的是各地的俘囚，如 *Iaces*, *Cotti* 等，均穿其本地裝服，入場奮鬪，嘗有不願受戮的三十個 *Germanus* 俘囚，先行自殺，在 *Tragan* 時，嘗爲百二十三日之盛會，須戰士一萬人（約爲 *Augsste* 時十七中年所需）不足時，以罪人充之，不圖流血之事，竟能使人類歡心也！其死，屍悉投諸窖中，總共慘殺五千野獸之多，當年耶教徒，亦時在此受刑，或供獅豹剝食，血肉狼籍，慘無人道極矣。（參看 *Stenkevics* 之『你往何處』）二八四年 *Ilippo* 時，曾在此大紀念羅馬的一千週年，其中坐位是第一行爲官爵，第二議員，三爲貴族，四五爲平民，六爲兵卒，末次的大劇，係於四零四年 *Honorius* 時，全場內爲磚築，外鑲以大理石，其所遺留多被歷代教皇 *Nicolas V* 至 *Paul III* 約百年搬運，以建 *Venezia* 之 *Farnese* 宮及其他，中天蓋以帳幕，或天花板，以蔽炎熱，因所演常由早至晚之故。近年更發現其藏野獸的所在，及地

洞無數，此場於 Frangipani, Annibaldi 兩代，爲堡壘及行聖禮之地，有一次爲跑馬場，某一部分曾用作醫院工廠，惜歷次地震，時遭崩敗，然其建築外形之諧和，及工作之精密，至今推爲羅馬人第一等建築物，而全部工作之所需，不外兩年及九個月云。

近 Arc Constantin 處，有 Meta Sudans 大噴泉的遺跡，其近北處，有 Adrien 王建的 Venus è Roma 廟，其下尙有一銅托，係當時 Néron 銅像下部原物。

Néron 舊宮——自六四年羅馬被火災後，Néron (五四至六八)處心積慮，在 Colosseo 傍面建其『金屋』，以容『世界霸主』，其宮據 Palatino, Esquilino 兩邱中間，佔地達一啓羅密之廣，中有花園，矮林，噴泉，及希臘連回的雕刻無數，(除 Laokonte 外其餘多不存)宮中尙有壁畫，臥室，浴池，(傳說其妻嘗以騾乳洗浴)惜其所有大理石，美飾均遷用於 Vaticano 教堂，——幾世紀以來無此偉大的建築也。

此宮尙未完成，Néron 既死，後 Vitellius 繼續其工作，但不久 Vespasiana 把他公開，Titus 則盡奪其美術名品，於上部另建兩小 termes。十六世紀時，復發現幾處小室，裝飾完美，Urbine 效其法而飾 Vaticano 大廟，近有 Munoz，正在搜尋，不久當更有新事物出現也。

Via Appia —— 此是羅馬人最老的國家軍路，使羅馬與南意大利相交通，建於耶穌於前二二二年 Appius Claudius (盲目) 其路是由此達 Capone，東由 Brindisi 而入 Jonienne 海，直達東歐，更由 Byzance 而達小亞細亞，其西部的支路，是先達 Reggio 而過西西利島，更渡而入埃及與 Tangiers，往昔近 Capena 門處，爲波斯猶大亞西利及東方民族等之平民區域，由此門而往，有無數寺廟墓墳，今多消失，於下述其路之兩旁的古跡。

Terme de Caracalla (或稱 Termes d'Antonin) 係創建於二一二年 Septime Sévère 其子 Antonin 繼承之，(二一七) 此係羅馬人浴堂，長二一六密，闊一一二

密，其高大可想而知，歷幾次地震，崩敗不少，今則僅存一束紅磚的枯骨，在青草斜陽之下，凜然如鬼怪耳。內部當日物質之華麗，恐猶甚於今日，有散步的花園，談話室，閱書室，運動場，跑馬地，飯店，貨物店，講演堂，徧地飾以 *Mosaïques*，石像，柱頭，精美的大理石。(*porphyres, albatres, jaspes, granits*) 情懶的羅馬人，每日洗浴數次，其浴法是先日光下行動，使身體流汗，然後入熱水中，去其塵穢，復入冷水中，使身體清爽，後塗以油屬，以護皮膚之美。

屋之可紀者，有三處：前方之東部爲 *frigidarium*，係四方室，以兩行石柱分之爲三，左右爲行廊，中爲一廣池，其天花板之大，及做法之美，爲羅馬所僅有的；隣室爲溫水室，長一百七十密，闊八十二密，四角有名的浴藏，更有小道達 *Caldarium*，(熱水浴處)闊及三十九密，上有圓蓋幾與 *Pantheon* 的相等，其中門拱高大莫名，其美的價值姑且勿論，而此種巨偉的工作，已可想見其天才及帝王之奢侈。除 *Diocletien* 以外，恐要推此爲羅馬最大的 *terme*。

經十六世紀幾次搜掘，得石像很多，如 Taureau Farnese, Venus, Venus Calipyge, Hercule, Flore 等，現藏 Napoli 之 Bourbonico 藝術院，Dionysos 則藏倫敦 British Museum，一九一十年，更在花園下發現有地下甬道，（傳說長及五百密達）或係爲供給差使的奴隸們往來之地；東北角更有一水磨，以磨色料，及有一 *Mitrum*，係爲波斯光神 *Mithra* 而設的。

由此沿途前進，近 *Vppia*, *Ardeatina* 兩路相交處，有一六一十年 Barberini 教主所建的 *Quo Vadis?* 小教堂，（『你往何處』或稱 *St. Marie des Plantes*）傳說是耶穌在此遇聖彼得，彼得問道：『上帝你往何處？』耶穌答：『我來羅馬受第二次十字架刑罰，』（*Venio Roman ierum crucifigi*）故教主以此名其教堂，中有石塊上刻成足印，傳說是耶穌真跡，更遠處有 *Colombarium*，崩敗不堪，中埋有六千 *Auguste* 及 *Lavie* 住宅僮僕的骸骨云。

由此前行，爲 *Catacombe* (*S. Calixte*) 係耶教徒地下墳場的總名，羅馬四周

大道之旁，共有四十五處，不交通，其大小不同，不過此地的爲最大耳。這個地洞三層五層不等，行廊縱橫交錯，恰成一『迷宮』，總計其長度有一千啓羅密，其中暗無日光，霉氣迫人，被戮的教徒散埋於牆窩上，至今遺跡尙在，間或有棕黃的骷髏與沙泥相混合。牆上所刻的多是期望之辭，或光明的仰慕再生之希望的象徵，恐人世間之死，沒有比他們更悽慘可怖的了。

其中行廊狹窄異常，最古的是八十生的密闊，更近代的更狹，有時行廊驟大，擴爲一小庭，或（*コニエ*），以埋葬其同一的家族，或同一的機關的人；自四世紀以後，此種小庭，變爲祈禱之地，所有的墳墓，分爲四種，其 *Tarcophages*，多爲粗石或大理石所製，間有飾以雕刻者，他們是專爲葬富人及貴族的，今多藏各藝術院中。其 *loculi* 是直在牆上掘的小窩，恰容死者身體，外蓋以石塊，刻其人名字或職業。其 *loculus* 則分兩層，下實上空，此式爲數很少，更有 *Arcosolium* 與 *loculus* 相似，不過上爲圓拱，或外面塗以彩畫。

Catacombes 雖今已陋劣如此，然供給了不少書畫家以材料，及使人明瞭耶穌的開端，其裝飾圖畫之變幻豐富，成爲古典的，八院與羅馬藝術的綜合，使羅馬與 Byzance 藝術佔一重要地位，其所以進步遲緩，或係因耶教的自身，或因耶教的始祖。在圖畫雕刻上所描的，都是偶像，使人恐怖，所祈禱的或真是一無能的偶像，或因此種追隨做效，是作家變化不靈之故。——他們所表現的景象，到處一樣，如 (frante de la Pietas, 『天堂宴會』 Jonas 做效 Andromedes 神話等，屢見不尠，且因空間故，不能多置人物其中；第一二世紀時，耶教的藝術，全是圖按裝飾，澄清而 *formic*，接近古典，八院的式樣；三世紀時，政治專制，道德墮落，藝術亦因之不振；四世紀復有復興之態，他們捨卻古典的思想，單描神與靈魂的裁判，至五世紀則藝術爲擬造式的藝術矣。

他們第一的象徵，是魚，因爲是耶穌的 *image*，其次是錨，象徵希望，白鴿象徵耶教徒的靈魂，棕櫚象徵 *Judée*，棕櫚之柄象徵快活與歡樂，烏雀是象徵此生忠

實的靈魂，小羊是象徵地上忠實的行香者，(pelerius) Orante (立而祈禱并張手的婦人) 是象徵已交給肉體的靈魂。

自三—三三米郎法律刊行後，Constanti 許人民信教自由後，Catacombes 完全爲墳藏 (Cimetières) 性質，任耶教徒自由埋葬，其死者於此，約至八百五十年時，始停止此作用，後變爲教堂性質，任居民祈禱殉教者，先是 Catacombes 係當時貴族私產而已也。自四百五十年以下，Catacombes 遺跡很少，經 Bosio, Rossi 等幾世搜索，始稍有頭緒，近有聖神考古學家 Marucchi, Kanzler 等，正在探討之際，想更有不可知的偉大出現——遊覽時，有教士秉燭引導，隨語言分隊解釋。

此外 Appia 路範圍內，尙有很多古代名勝，今摘述其較大者。

Saint Calixte 墳藏，創始於第一世紀，初爲 Cecili 產業，後 Calixte 爲教皇時，便歸爲所有。面積廣大，故分爲數處，其較重要的爲 Calixte, St. Sotere, Libérienne, Lucine 等，二三世紀時，此地爲了教主公開公墳，教皇 Saint Sixte (殉教於一二五八

年) Saint Antère (11116) St. Fabien (1150) St. Lucius (1182) 等，均葬於此。在教皇墳上，常有教士稱讚耶教死者的字跡，鄰此的院中，有五個 Cubiculi 悉飾以三世紀的精細的彩畫，及其他洗禮的象徵。

由此達三十七號，爲猶大的 Catacombes，與耶教的結構相彷彿，所書刻的多係希臘文，其慣用的象徵，多關係於 Noise 宗教。右面爲『七教堂路』，可達 Catacombes de Domitille，中有一地下教堂，係爲 Sainte Petronille 而設。此墳藏係掘於 Flavia 家族田園中，說者謂 S. Nérée, S. Achillee 確葬於此，他們是 Flavia Domitilla 的侍從，因耶教故爲教皇流徙於羅馬。全場分五層，約掘於二世紀，中多天窗以通日光空氣，有壁畫甚多，而聖母與耶穌一畫爲較成熟。

再回原路，達 Basilica de San Sebastiana，係爲 Constantin 所建，中有他的祭壇，及『殉教者』的臥像，他是葬在下面的 Catacombe 裏，此間的祭臺等，亦多自其中掘得。在 Cappella Albani 中，有石棺爲羅馬最可貴的一具，因上刻的平雕，令人

想像聖彼得之故。在此 Catacombe 中，有兩石槨，傳說葬聖彼得聖保羅的故物；側面尚有一井，牆上的記錄，似說明當年因 Lombards 人內侵，恐他們兩聖的骸骨散失，特保藏於此。

稍遠的路側，有 Maxence 跑馬場遺跡，是爲其親子 Romulus 紀念而建的，中有高塔藉以發跑的號令，下有尖塔，今移置 Circo Agonale 噴泉中，當年四輛金車，必在此環繞七週者也。再前有 Caecilia Metella 古墓，作圓形大如宮室，係 Metellus 之女所建，在 Ravelli 時，曾改爲營壘，上加築城雉，中有一廣闊深及小室，內陳設 via Appia 所尋獲的古物。

此路之盡頭的兩旁，有無數無名的古墓，左面尚存羅馬人引水的長溝，高大非常，廣杳百里，間或羊羣追逐，斜陽直照古磚上，長松臨風唳啾如鬼魅，草蟲任意在殘石上奔竄；albano 遠峯亦既漸變紫黛，山麓的屋宇，用炊煙召人，如此風光真令人入夢。

Capitolino——此地舊爲 Sabini 人小鄉村，山下有 S. M. Ara Coeli 教堂，傳說建築時聖童現身於 Auguste 之前。至一二五十年教皇 Innocent IV 重加裝飾，Capitolino 復燦然一新，正如 Fazio degli Uberti 所記：“Di tutto il mondo l' altezza e l'orgoglio.”

從此地起，有廣大的石級，可達藝術院，兩旁爲斜角花園（始於十九世紀）中有石碑上刻（Arluceri）的詩句，更有 Cola di Rienzi 的銅像。前方鐵欄中有兩狼，是羅馬生動的原本（Origines）之象徵，再上有埃及石獅二，及 Diocures 與石馬大像，場中的像，係 Marc Aurèle 王（一六一至一八〇）爲不可多得之古物。（石托爲米氏所作）舉止溫和，有威嚴凜人之相，惟銅馬頭部過短，四脚笨重，行動不調爲可惜。先是此像藏於 Foro Romano，自帝皇失敗後，移往 Lateran 教堂，因爲傳說此像是耶教徒 Constantine 王之故。至一五三八年，受教皇 Paolo III 之命，遂置此地，一七九八年羅馬公民曾在此場中植自由樹，有五百騎兵及大將 Murat，

Berthier 等，同與此禮典，傳說樹植時，人民多佈宣婚姻。

場之正方的爲 *Senat* 宮，昔爲 *Tabularium*（七八至六〇耶穌於前）教士居室，今遺跡尙有前方（向 *Foro*）及內庭等，直至十二世紀，尙爲議員寓所，後來 *Rinaldi* 照 *Michelangelo* 的圖，改建爲今式，兩面石級及噴泉，亦爲米氏所作，他欲飾以其他石像不果，今所有爲 *Tibre* 及 *Ni* 兩河的象徵，其 *Minerve* 一像，小而不配，今宮內爲平民議場。

Capitoline 宮係按米氏的計畫而建的，惟中央的窗牖則否，中有古代雕刻極多，起創於一五七〇年，教皇 *Pie V* 時，後 *Clement* 十二 (*Albani*) *Benôit* 十四等，口事增加，今既爲羅馬重要藝術之一，其入門後的天井中，有 *Océan*（俗稱 *Mars*）一像，大而不確，大石級下，爲 *Mars* 一像，樓下室中有希臘與高羅人交戰的平雕的石棺，配置工整，尙有 *Achille* 生平事蹟等雕刻。

第一樓第一室中，有很精細的 *Mosaic* 製的白鴿，係 *Villa Adriana* 的遺物。

上有三世紀的石棺，中有一少女，是表明 Prométhée 以泥造人的故事更有趣的，是那兩 *Inaques* 棹子，是 *Stue* 製的，一書七世紀時的遺事，一紀 *Troie* 戰時的大概。

Venus du Capitol 室中，有迴世著名的 *Venere*（或作 *Aphrodite* 臨浴）大約是耶穌於前一世紀的作品，係一個春天的女神，將要入浴，羞赧不過，將手掩其下部，面貌雖沒多麼情緒的表示，但身體的柔軟，高貴，及其調和之輪廓，真非筆墨所能渲染的，那怕你將石像之前後左右去觀摩，都看不見一絲筋肉分離的弱點，或光的欺騙，其四體的豐滿，全因春之情慾而生的，此種絕作，必出於 *Praxitele* 無疑，同室中尚有 *Anour et Psyché*, *Leila et le Cygne* 等石像。

由長廊轉別一室，中有教主 *Marian* 彙集的歷代帝王半身像，豐富非常，由 *Augusto* 而至 *Magnus, Decentus*, (·)室之隅，有羅馬的 *Motrone* 一像，鎮肅端坐，大約係 *Antonin* 初期的產品，第三室有哲學家等肖像，均是希臘羅馬諸名作，

如 Homère, Sophocle, Scipion l'Africain, Metrodore 等是也。

大室之中有 Jupiter 古像，其兩 Centauri 係 bigio Morato 石製，工細非常，『山神』(Fauno) 一像，全係紅石製的，手持匍匐，仰頭微笑，生動極矣，其身體工作亦甚精密，係自 Villa Adriana 掘得的。著名的『小兒與鵝』亦卽在此，此外有一石棺，上刻希臘人與女騎兵戰蹟，結構諧調，牆上有銅板，上書『王家法律』，當年羅馬公民與議院，均曾視此爲 Vespasien 王之權力。

Gaulois mourant (臨死的高羅人) 是耶穌二世紀於前 Pergame 派的作品，手爲米氏修補的，此像是一兵士，胸部受傷，無力支持，幾要下倒，面部有無限痛苦之表示，及蠻野之真情。此外尚有『戰士』、『體息的 Fauno』、『小兒與鳥』 Alexandre 肖像等佳作。

Conservatoré 亦照 Michelangelo 的計劃建的，今爲藝術院。入門後，天井中有 Cesar, Auguste 石像，及其他 Neptune 宮的遺飾，右面牆下曾尋獲一部分古

建築之窗櫺等。樓梯旁，有四塊平雕，係 Marc Aurèle 王凱旋門的遺物，（在今之 Corso，上紀克勝 Ianube 蠻族的戰功。）樓上 Orzi 室，有 Arpino 的壁畫，多描羅馬人歷史事實。第二室中有 Spinario 銅像，（或作 Fedele）是著名的孩子去其脚上木刺，神情美妙，不過頭與手部有些笨重，大約是五世紀產品。第六室中有幾幅壁毯，是照 Rubens, Poussin 的畫製的，其次有 Aphrodite de l'Esquilin 係一出浴的少女，大概是五世作品，芳香的身軀，實覺理想得太過溫柔，且將神的身體描得如此切實，亦是宗教所反對的，希臘藝術之自由，由此可見。其瓶上一 Isis 蛇，及體態，亦可證明亞歷山大時的希臘思想。第七室舊爲 Cappella，尙存聖母壁畫等，隨後的三室中，爲意大利名人石像，及題名，從一五四十年起，直至今日。後在大室中，有在 Lamiani (L'Esquilino) 園中尋獲的古物無數，尙有 Venus Anadromene, Commode 肖像，『少女』，『漁夫』，『村婦』等像，均是很完美的作品。園中有大石幾塊，係 Jupiter Capitolin 廟中遺物，牆上爲老羅馬的大理石圖。（見上 Foro 篇）

隨室中有 *Mécène* 園裏尋獲的古物等。

樓上的圖畫 (*Galeria*)，創始於十八世紀之 *Benoît* 十四，合 *Sacchetti* 伯爵的收藏，(*Bologna* 派羅馬派) 及 *Princes Pio* 的收藏 (*Venezia* 派) 合而成此。第一室中有 *Timi* 伯爵所集的 *Capodimonte*, *Saxe* 等 *Ceramiques* 及 *Casino Rospigliosi* (近 *Quirinal* 今已毀失) 的壁畫，上描『愛情與西施』的童話，第一室有 *Cola* 的『聖母死』與『登天』圖，『馬端那與聖童』等，此外有第四室中 *Velasquez* 繪的肖像，及 *Volterra* 繪的 *Michelangelo* 肖像，及 *Rubens* 繪的『*Pausanias* 發見 *Romulus* 與 *Remus*』，靠近一狼，惜孩子身材失實。

近 *Sévère* 凱旋門路 *St. Joseph des Charpentier* 教堂中，爲 *Mamertine* 監獄，其建基年代不詳，但知其係羅馬共和時代首要監獄，很多時代名人在此禁錮過，如詩人 *Naevius*, *Catilina*，從犯 *Cethegus*，高羅的英雄 (*César* 時) *Vercingetorix*, *Sabinus*, *Jugurtha* 禁此六年，縊死於此；聖保羅，聖比得，亦受禁於此，故聲名

囚之益著。獄分兩部，下爲正式監獄，傳說聖彼得以其下流泉，給闇者同僚等以洗禮，遂從之改信耶教，上部今改爲 Cappella，以祀此兩門徒——羅馬的保護者。

Monumento A Vittorio Emanuele II——一八七八年七月九日 V. Emanuele II 死後，國人遂提議建一大紀功碑，以誌意大利統一之盛，不久專設一委員會，一面募捐，一面開全世界建設此碑的計畫比賽，（一八八〇）入賽的有二百九十三人之多，終以法國建築家 Z. Guot 爲第一，因國籍不同的關係，多數人不服，只得重行比賽一次，限於意大利人，（一八八二）遂以 Giuseppe Sacconi 爲第一次年興工，至一九一一年始完工，共耗費三千七百餘萬利，其中中央銅馬，用五十噸黃銅鑄成的，其劍長至四五密，爲費達一百餘萬利，(lire) 至今推爲全意第一碑坊。凡藝術的倡明，或大作品的興建，必藝術家本身有創造的可能，而社會又覺得要需，從而愛護培植之，然後有成熟之一日。此種碑坊在麻木如中國的民族下，必不會產生，耗此無數金錢，人將呼之爲喪心病狂也！

全部之橫直約一百三十五密，最下級處，有兩噴泉，是半島浴於海中的象徵，一爲 Adriatique 海，一爲 Thyrhénienne 海，正中爲 Bibulus 墓，係共和之末的平民裁判官，此墓掘自 Patumena 門外；石級下方有兩銅像，一爲『思想』一爲『動作』更上有四大石像，爲『政治，哲學，革命，戰爭』更下處有兩獅及兩柱，爲節日掛旂之圮，Emmanuele 銅馬之後，有 Zanelli 的平雕，長及數丈，係 L'Élysée 作法，所描是當年古代民族戰勝的凱旋，衣服之紋，及男性的威武，真令人瞻仰不倦，中央有女神，扶戟正立，爲羅馬之象徵，亦爲 Zanelli 作。此外有勝利之神，及銅馬等，都很平淡無足觀，從此登極一望，全市在目。

Foro Traiano —— 係一一三年 Apollodore 所建，全爲希臘式，規模宏大，約有一『凱旋門』，二大柱頭，二 hémicycles，一圖書館，及 Basilica Ulpia，（後爲 Constantin 作大教堂之模範，）此外尙有其他宮室，悉既消滅，今所存的，僅一大柱及數十斷節小柱而已。大柱頭上置王之銅像，爲 Gothic 人內犯後，此柱下倒，直

至 Paul IV 始立；後一五八七年，Sixte-Quint 易聖彼得銅像於其上，以昭耶教的勝利，此時的羅馬人，另具一人生觀矣。柱之下托，舊藏 Traiano 王骸骨餘灰，後 Goths d'Alarie 人奪其盛灰之金爵，遂散失。

柱之周圍，滿佈以平面雕刻，如一種紀事詩，或記與 Daces 人之戰，或描破城攻守，宗教的犧牲，風景，長林等，全是生活痛苦的表現，然到處帝王在內，且多人物大密佈，他們不知道希臘人平雕的法則，首要是全盤的秩序，光的完美，與工作的 Plasticité；且希臘人亦從無以一這樣大的碑坊，僅紀個人功業的當中世紀時，有一種傳說，謂教皇 Gregoire (五九〇至六〇四) 一日散步過此，凝視柱上一雕刻，中有一寡婦跪求於 Traiano 王之前等等。Dante 的 Purgatorio 第十唱，曾記此事；Delacroix 亦有一畫亦描此故事，現存 Rouen 藝術館中。

在舊日 Traiano 廣場中，建有兩教堂，一爲 Très St. Nom de Maria，係紀念維也納脫離土耳其羈絆的，(一六八三) 一爲 Ste. Marie de Lorette，係於一五

零零年意大利麵包商人會建的，內部裝飾宏富。

Panthéon —— 此是羅馬最古最完全的建築，是作於耶穌於前二七年， Augusto 友人 Marcus Agrippa 之手（後爲其女婿，常以帝王之金錢，廣建噴泉，道路，水橋，公屋等，使京都華麗，以博人民歡心）至三二三年，在 Champ de Mars 增築他部分，成爲羅馬當時所未有之 *terme*。六年後，復增加一廟，以祀 Gens Julia，飾以 Venus, Mars, César 諸像於祭壇，後在 Traiano 時，其 Cella 部分，被火災，到二二三年，Vétrane 時，修理而成今式。當時受東方建築影響，故建圓蓋，但綜而觀之，前面方形與後面圓形，有點衝突。於六零九年，Phocas 王授此廟與教皇 Boniface 第四，他改爲 *S. Ste Marie des Martyrs*，後來教皇 Urbain 第八，把天花板的銅塊，及三十二密的門，搬運了去飾 *S. Pietro* 廟，再遲則 Benoît 十四，將廟中所鑲的美麗的 *Porphyres* 大理石，搬運不少，後代羅馬人搶劫之風有如此者。

廟之內，橫直均約四十二密，中有唯一的天窗，闊九密，下有九 Niches 及可

蘭式石柱，在 Niches 中間，爲祀壇，右端有意大利第一王 V. Emanuele 第二墓，（死於九至一至一八七八）對面爲 Umberto 第一墓，係於一九零三年在 Monza 被刺，此墓爲一九一十年 Orsi 所作，左右有『仁愛』、『慷慨』兩石像，祀壇有美石做製的花冠，原作存於 Monza，再右爲 Raphaelo 墓，下有『聖母與聖童』石像，下刻 Iohanneo 詩句結尾是：

In life est Raphael timuit quo sospite vinci

Iterum maestra parens, et moriente mori

祀壇之右的上端，爲 Raphaelo 未婚妻 Maria Bibbiena 墓，下爲畫家 Caracci 墓，最後 Cappella 之左，有畫家 Vaga, Udine Zuccari 雕刻家建築家 Vignola, Yacca, Peruffi 音樂家 Corelli 等之墓，法國 Pantheon 雖做此，然其褒獎範圍較廣大耳，門外有噴泉，建於一五七五年 Onorio Longhi 後來上豎壹尖石柱。

Castello San Angelo —— 係一三六六年 Adriana 王所建，以爲自己死陵及收

藏其他帝王的骸骨的，沒有完工，他卒死，遂於一三九年第一次葬此；末次葬此的爲 Caracalla (111-117) 後歷爲營壘，監獄，墓墳，及經種種慘劇，其歷史不外一悽愴的印象也。

當三世紀末頁，蠻夷內犯，此地成爲營壘，五三七年希臘人四百十年，*Vitigono* 人攻此，後一百二十年，則 (*Ioths de Vitiges*) 人用大理石球，盡毀其外部雕刻及裝飾，*Byzance* 爲亂時，變爲監獄，卽當日帝王藏 *Urno* 之地，亦改爲臥囚之室，至十世紀時，此建築爲了兩妖婦的宮室，鬧了四十年之久，如一場夢幻，其妖婦是 *Theodora* 及其女 *Marozia* *Theodora* 嫁一政治要人 *Théophilacte*，不久爲 *Toscana* 伯爵情人，器橫一世，後眷愛 *Ravenna* 一少年教士，并推舉而爲教皇約翰第十，雙棲雙宿，教主 *Crémone* 嘗紀爲『*qu'elle pût jour de lui plus commodément*』其女 *Marozia*，童貞時卽與教皇 *Jergius* 第三通姦，(此人曾欲發教皇 *Formose* 之墓，置其朽屍於公衆集議之場。) 生一子，後嫁人三次，每次益形囂張兇惡，初嫁

Spolète 公爵，次嫁 Toscano 伯爵，終嫁 Provence 南爵，意大利的國王。至九零八年，突其母情人約翰第十教皇位，并死之於獄中；其親自選出之 Leone 第六，因對他舉止不端，亦置死獄中，後爲 Stefano 第七，受前人教訓之故，極力恭維他，但三十月後死於疾，Marozia 乘機將其私生子即位爲約翰十一，不久約翰與其兄 Alberic 起而詆毀其母行動，他深自懊悔，終逃隱於修道院。

至一四九二年，教皇亞歷山大第六立志修理遺墓，及其他種之崩敗，并築一甬道，直通 aticano，當查理第八教皇由此逃遁，復因 Borgia 的諸仇人的強迫，幾頻於危，不久幸查理囚那玻里會議事解圍；Borgia 仍繼續其勢力，後來亞歷山大失敗，即囚禁於此，且由窗口眼見其被殺的愛子在棺中裸胸露面，由此連往 San del Popolo 教堂行禮，不禁淚下沾襟。Tadizza 少年英雄 Manfredi，禁此一年，後繫大石頭上，被投於 Tibre 河中。其監獄爲厚牆所築，暗無天日，僅一床一聖書，一勺水，幾塊麪包，一小燈及一瓶油而已。

羅馬的大劫，是一五二七年的大亂，(Sae)列強據 Janicule 山，Bourbon 統之，共有二萬德人，萬四意大利人，六千西班牙人，翌日全軍入 Borgo，教皇 Clement 第七懼而匿此廟中，交戰之始，大將受傷死，但七日之後，全羅馬之宮殿，別墅，修道院，店舖，悉搶掠一空；名畫，石像，家具，幣帛等，悉充斥於道途，沒有一座碑坊不遭毀壞。教堂如 S. M. Maggiore, S. Pietro, Laterano 等，蹂躪益甚，Jules 第一及其他墳墓，悉被搶掠，至 Sixte IV 的墳墓，因銅蓋之故，免於難。

後 Rodome 人，反戈復來，既無物可劫，遂盡發其獸性，大事搗毀，將 Vaticano 之圖書館珍藏，及 Borgia, Stanza 室，多遭損失，且羅馬四處燃燒，老幼男女教士牧師，狼藉廣場中受刑，少女在人叢中受辱不過的，多投死於河中；教皇在此廟中被困，眼見民生受苦，死傷遍野，嘗自嘆道：『上帝！我是爲看此慘劫而生的麼？』

一七九三年，此地曾囚神祕的騙婦 Labrousse，一七九二年囚里昂雕刻家

Chinard，建築家 Later 於此。

一七九八年二月，法人內侵，大將 Berthier，受拿破崙命，擁大兵據羅馬，駐 Castello。六月，宣告羅馬爲帝附屬，以是法國旂遂飄拂於其上；一八三六年，公子 Louis Napoléon (Lucien 之子) 在 Canino 作反，因抗逮捕殺軍官一人，遂囚於此，後判受死刑，卒因教主赦其罪，再禁錮八月，遂遄往美洲。

Castello 全部，闊八十四密，外牆高十密，悉飾以美石，中央爲墳墓，作圓形，直徑達六十四密，裝飾宏富，所留的石像，有 Faune clausant, Faune ivre, 一存 Firenze 之 Uffizi, 一存德國之 München, 墳之上爲 "tumulus", 宿蓋以柏樹，今置以 San Michele 銅像。此像爲 Bernini 所作，而爲 Werschaffelt 所鑄，神正收劍在篋中，其意是因傳說謂：五九零年，羅馬大疫，有人發現 S. Michele 從天下降，一面收藏其劍，是殺戮已足之意也；復有 Adriana 銅像一具，今藏 Vaticano 庭中，并以此像名其庭。

一四五零年，Nicola 第五建三角高塔，至 Urbain 第八，重改此爲營壘時復

毀失。Paolo 第三時，繼續裝飾，以 Raphaelo 弟子多人工作之。Sixte 第三，則藏國中財幣於此。Pius 第四，駐政府及軍團於此。自一八七五年，駐 Genie 軍，一九一十年 (Genie 軍軍官, Borgatti) 剷除其他無價值的建築，今爲公開遊覽。

Vatican——此係教皇御下區的總名，有教堂，圖書館，藝術院，製造廠等，茲分類述之。

San Pietro 爲羅馬最大的教堂，廣大無垠，外圍有大石柱四行，共二百八十四柱，(一六五五個五七悉作於 Bernini) 上置聖像一百六十六座，擁抱着成一廣場，中央有一埃及石塔，係 (Vilignia 從海道歷 Ostia 路運回的，初置於 Agrippina 園中之) (Gajano 馬戲場中，後於一五八六年，教皇 Sixte 第五，移置於此。旁有兩大噴泉，擲水高數丈，在蔚藍天下的日光中，金碧淋漓，一爲一六二十年 Maderna 所製，其一係後六十五年間 Innocent 十一時建立的。

傳說聖彼得 (即 S. P.) 殉教并埋葬於此，故後人建此廟以祀之。興築於一

五零六年 Jules 第二時，歷時一百二十年，（一五〇六至一六一五）始完工，初欲用希臘人十字式取東方的耶教之意建築，但爲時久遠，管理易人，每次雜以個人的意見，故棄其計劃而成今式。經理過此廟的藝術家，約有 Raphaëlo, Peruzzi, San Gallo, Michelangelo, Vignola, Ligario, J. de la Porte, Fontana, Maderna 等。廟之前方，闊一四五密，高四十六密，係 Paolo 第五 (Borghése) 時 Maderna 所建，因未實施十字式，故美麗莊嚴的圓蓋，不易從下瞻仰。正門之上有 Loggia，當一八七零年於前，教皇遇節日常在此超度公民，自 Pius 十一於一九二二年被選爲教皇之後，重復舊日習慣，右面聖門，每逢聖年，始開（每二十五年）中央大門，係教皇 Eugenio 第六流徙九年於 Firenze，後重回羅馬叫 Filarette 作的，一四四五年始竣工，他本想效 Vitruvius 的銅門，但結果殊覺一爲詩意的，一爲枯澀的，所描的有聖母耶穌，及殉教門徒，聖彼得，聖保羅等。作者欲光大教皇，將其生平事略，製入雕刻內，如在 Ferrar 設政府，Paléologue 王蒞止，Sigismund 王加冠等，此爲

惠蘭紫人第一次將近代材料列入宗教範疇之內。門之緣邊，有 Mars, Venus, Jupiter, (Janynede, 『Europe 及其牛』等，左面有 Charlemagne 銅像，小門之上端有 Navicella 製的梅石亦奇，係照 (riotto) 的畫而作，間有改變。

內部裝飾，悉以金色或彩石，作拉丁十字形，分三 Nefs，每個有多數禱座，其圓蓋 (Coupola) 卽起於中央，係 Michelangelo 起建，共高一百十六密，闊四十二密，至 Fontana 手而完工，(一五九〇) 簡要巍峨，復加以後代的修飾，上部置光窗，下有 Arpino 的梅石亦奇，并書有 Tu es Petrus et super haec petram edificabo 等。圓蓋之下，每部有一聖像，再上有一 Loggia，圓拱處有燦爛金底的聖像，如聖麥哥，聖 Andrea 與十字架，聖 Mathieu，聖 Luca 等。

每 Nef 約濶二十七密，中鑲歷代教皇肖像，最末的 Pilastre 之右，爲聖彼得銅像，約傳自五世紀，但不明作者爲誰。其足部小趾，已爲歷代行香者吻抱之故，已消滅一部。教皇祭壇之上的圍蓋 (baldaquin)，高二十八密，爲 Bernini 作，其一部

分黃銅，係 Urbain 第八劫白 Pantheon 的。

入門後之第一禱座，有米氏的 *Pieta*，作於一四九八年，其時僅二十三歲，爲其生平最黑暗的時光，其師（同時爲友人）*Savonarole* 之死，大動其心，故所表現，亦更淒切：馬利亞將其子放在膝上，雖沒有衰老，但有不可嚮邇的威嚴，其高貴的哀戚，一眼就使人感到，且面部有精細的工作，光與暗的稀微，益見其神性之高遠，至於耶穌，則在其母懷抱裏，躲那身經百難的身軀，筋肉柔軟而超絕，祭壇之上，亦爲米氏的石刻，故以其名爲禱座，下有 *Yrobas* 的遺棺，係二九五年羅馬耶穌教徒及先知者；右有一短柱，傳說是 *Salomon* 遺物，十字架門之上，爲很簡單的 *Leom* 十二的墳墓，對面爲瑞典王后 *Christine*（一六八九）墓。

第二禱座之祭壇上，有 *S. Sebastian* 一畫，右側爲 *Innocent* 第十一及 *Mathelde de Canossa* 公爵夫人的紀念碑，（一一一五）中刻顯埋第四，在 *Gregoire VII* 膝下。在 *St. Sacrement* 之下，有羅馬第一教士 *Jules II* (*della Ravere* 一五一

三) 遺墓，其次拱有 Gregoire 十二紀念碑雕刻，中刻有當年改月歷的討論故事，對面爲 Gregoire 十四墓。

此外裝飾尙多，較重要的有 Urbain 第八墳，左右有『公道』與『仁慈』兩像，左面 Paolo III 墓中，則有『謹慎』與『公道』兩像，爲 Guglielmo della Porta 所作，多推爲全廟第一傑作，尙有 Casanova 作的 Stuartdellaglio 墓，左右兩天使無限沈鬱諧和。

一四八二年 Jules II 作其叔父 Sixte 第四遺棺，今在 St. Sacrement 禱座處，簡約無奇，但細察之，則『四百』年代之藝術傑作也。Sixte 第四臥着，穿的是教服，頭戴 *tare*，頸有串珠，肩上戴 *palium*，胸前佩星球，衣服周密至極，沒有一部的缺憾，這是惠蘭紫人手工的精細的特長，面部骨節，及縐紋，血管，一一如生，幾顯粗暴之性，益見 Toscana 派的寫實精神。

盡頭處有大塊 *porphyre* 石，係當年用以蓋 Adriana 王墳墓的，後歷

Fontana 繪畫，上有精緻的金屬工作，正門門口處有 porphyre 的石階，係當年『聖羅馬帝王』入拜之地，每來羅馬，教皇將他們加冠於占 Constantinienne 廟。左^{Net}有石級可登，蓋圓，不惟可縱覽羅馬環近幾十里，天朗氣清時，可一飽眼福，且登此一望，益見其規模偉大之可怕。

寶藏，(Tosoro) 有歷代教皇搜藏藝術品極多，但屢被搶掠，最近的如路德派的德國人，一五二七年的 Sack 一七八九年共和之兵役，均喪失不少珍貴之物，今所存的有 Dalmatique (羅馬作品) 及 Pollajolo, Cellini, Michelangelo 等的作品。

Cryptes 以歷史方面看來，恐爲羅馬最特奇碑功之一，其雕刻及墳墓，多係文藝復興黃金時代遺物，尤可貴的，是聖彼得墓所在也，近有人擬把其所有佳作，移往某新藝術院，想『大殺風景』矣。

從 Santa Veronica 石像旁下降，其較令人羨慕的，是 Paol II Barbo 紀功碑，

Amaury 公爵墓, Benoit 第十二銅像, 舊藏 Avignon 教皇行宮裏, 及 Pollaiolo 紀聖彼得聖保羅生平的平雕, 此外尚有墳墓無數, 蓋世代帝王教皇, 都爭欲親近此『一等門徒』爲死後光榮, 如 Pius 第一, 第三, 第六, Nicola 第五, 保羅第二, Boniface 第八, Gregoire 第五, Othon 第一, Calixte 第三, Adriana 第四, Pius 第十, Benoit 第十五等是也。

法蘭西王 Clovis, 贈一鑲以美石的花冠於聖彼得墓上, 八世紀時 Ch. Martel 及其子來此行香參拜, 後其長子 Carloman, 於建 Mont Soracte 修道院之前, 曾來此懺悔; Charlemagne 四次來此, (七七四至七八一至七八六至八〇〇) 後教皇 Leone 第三, 封他爲西方大帝。Toulouse 的 S. Louis d'Anjou 於一二九六年, 來此參拜, 一三一七年在封聖, 教皇 Urbain 第五, 從 Avignon 來羅馬, 住 Vaticano。於一三六九年, 接見西方大帝 Paléologue 於聖彼得石級之上, 一九一九年有聖彼得大節, 及同時爲 St. Marguerite Marie 及 Jeanne d'Arc 封聖禮, 法

人來羅馬參禮者，約達二萬人。一九二二年新教皇 Pius 十一，接見爲 *Congrès Eucharistique* 來羅馬之信徒。

聖彼得廟後方，有宮室繇互着，中爲圖書館，或藝術院，搜藏之豐富，恐爲世界首屈一指。大約當四九八年時，羅馬教皇 *Simmague*，有住宅在 *Janicule* 山下，卽 *Agrippine* 園中，*Caligula* 馬戲場中，五世紀後，教皇多居於此，一一五零年，*Eugenio* 第二，於 *Atrieno* 旁面增築，*Clestin* 第三，復從事擴大，至 *Innocent* 第五，則築牆垣，以資鞏固，自 *Avignon* 遷回後，教皇 *Martino* 第五，*Eugenio* 第四，更大加修整，後 *Nicola* 第五，亦新建屋宇無數，隨後 *Jules Leone* 第十，保羅第三，更大大擴張，集全意大利大藝術家修飾之，以藏歷代名作，至 *Sixte* 第五，及 *Urbain* 第八，竟其工，*Pius* 第十，整理 *Pinacoteca*，極其完善，合之而成現在之偉大。

其雕刻院，爲文藝復興教皇 *Jules II* *Leon X* 起手收藏，尤富於希臘名作，茲略舉其較著名的傑作。

Discoholo (中譯投盤者) 爲希臘名作，舊在雅典廣場中，傳說在此的，係倣自 *Lysippos* 原作，頭一眼看去，似乎頭部過小，但身體輕盈秀麗，當時希臘人，欲創造居於神與人中間的理想美，而此像竟覺幾乎寫實，四肢修長而美，物理方面，亦恰諧和地舒展，作者想像此種動作，實是一個快樂，男性的威武，悉伸長在此一擲中。但此像不是角力者，或魯莽的戰士，他的運動，是不損聰明，不失豪氣的，脚趾因勁力之故，幾入地殼，左手安閑地安排，其纖細的指頭，望而知爲美男子。看此等石像之後，益知我們文化相去既遠。

當時希臘人好運動，少年常預備經年，比賽時則選擇城中最美麗，及大家族，在廣場中，男女一具，評頭品足，如近代跑馬場之馬相；荷馬 (*Homere*) 於 *Troie* 戰士之前，亦不知不覺把人與馬混爲一談，嘗說：『那是希臘的首領及帝王，詩神，你看人羣中，誰是最善，馬羣中誰爲最良？』得勝者，受全民歡迎，并置其石像於保護之英雄中間，或有時選爲大將，*Dracontios* 嘗紀其運動景象道：『這個邱陵，任人

跑向何處都可以，但地殼粗燥，如何能堪？最吃虧的，是失足下倒的了，如大賽跑，有六十 Crete 人之多，其他則加角力拳鬪等，因為運動的人多，景象更熱鬧，他們的親屬朋友，都睜着眼大出氣力。』

柏拉圖的意思，亦分教育爲二，運動與音樂是也。運動可使身體舒展，精神隨之而煥發，音樂可使人格澄清，并明白一切宗教曲及詩歌的諧聲，可是細察近代教育，何具突兀，國人之不視運動爲兒戲者有幾？

Laokonte 石像，亦爲希臘名作，約作拉耶耶穌於前一世紀下半頁，（或作耶穌於後二世紀時。）爲 Phrygia 所作，一五零六，發現於 Neron 王『金屋』裏，所表是一大 Neptune 教士，與其二子，被上帝遣使二長蛇縊死於上帝祭壇上，其父氣窮力絕，縐眉失聲，克盡故事的能事，筋絡的細精，及寫實的工夫，是當時解剖學之最深造的，且細玩其體勢之變化，及輪廓之均勻，是何等視觀的快愉！此像與

『Titan de Pergame 與 Erichthonios 蛇奮鬪』像，同一態度，同一情緒，但誰爲先

後很少確據。

Apollon du Belvédère 神，手持一杖，輕盈舉步，其態度與荷馬 *Iliade* 中所寫的一樣：『肩兒蓋着雲片，*Phébé* 在丹那人騎兵之前，搖動其杖，導引 *Troie* 人鏖戰，他們盡力狂呼，他們的心，』其胸膛，并忽然失卻力與勇氣。』最完美的，尤其是舉止活潑而且莊嚴，全體的線，有一分弱點，并可說太過高貴，太過美艷，如婦人，使人要求那比較男性的或 *à* 頭部的捲髮，工細完整，直垂至後頸，前額則結爲一束，如 (*Apollino* 之威奴司) 一樣，此是亞歷山大死後，希臘藝術第一的出產。

Torso (節身像) 是希臘 *Apollonios* 所作，係 *Hercule* 大像的殘塊，一四二零發現於 *Colonna* 宮，大約傳自 *Thermes Antonines*，是希臘 *Neo-attique* 的作品。米氏生平，每見稱讚不已，這像確充實着內的生之力的擺動，足部筋肉看來，似左手尚持他物，其全部的勁力，顯出其倨傲的動作，同時混以人類的情感，與高貴

之理想，作者用盡魄力創造，這有呼吸澎漲着的胸膛，躍躍欲動的背脊，及全身肉絡，使人感到其是有搏虎之力的，但同時施盡其斧鑿的技巧。

此是希臘先師 Lysippos 所創造，自然主義之 Hēraklēs 一式，亦米氏強勁地寫實之同化的來源也。入睡的 Ariane，是影響文藝復興最深的作品，Raphaello 感其艷麗，作一畫稿，而美氏刻之。此像則真意，尚不十分確切，自 Apollis 藝術院的壁畫看來，她是 Minos 及 Pasiphaë 的女兒，為 Thésée 所拋棄，入睡在 Naxos 河岸，酒神將快來安慰她。約係希臘四 U 所作，其全部 plastique 的原素，真莫能比匹的，臂兒環繞在腦後，衣褶無限。

是微交着，其面部失望之儀容，及半開的裙裾，既可使人想像此少婦之所 U 德曾在 Römische Plagege dicht 中說：『假如亞利安那入睡時如此美，U Thésée，你何以拋棄那唇邊的一吻？現在走罷……且停最後的視線在她眼睛上。』

Apollon Sauroctone，是亦雅典遺物，年輕的神，微微靠着，全身重量，都集在一

腿上，正在玩弄一從下上昇的小蛇，其身體極其平衡，充滿着諧調的音韻，幾疑爲女性的身材，其細微缺憾之處，是一肩高聳，一肩下垂，一腰強勁過於他腰。

Aphrodite de Guide (或 *Venere Cuidia*) 是 *Praxitele* 所作 (?) 係將入浴的女神，把上衣輕輕放在香瓶上，僅留最後的一服，掩其下部，徐徐行向水邊，毫不擔心，被平庸的眼睛看見。其面貌沈澁而自潔，并不知不覺把膝兒微盒，一手掩其陰處，其線的飄蕩，與頭顱工作的精細，又恰是 *Praxitele* 的工作。捲髮反光處，襯一小帶，不再有更自然的了；况脣的開張，與油膩的視線，有無限情慾之火。

三 一像，是尼羅河的象徵，其十六兒，是河經十六曲，使土地饒沃，使埃及興盛之意。每個孩兒，有其神情的生動，或左或右，在這大軀體上匍匐，適現這神明之河的生命。 *Mercur* (或作 *Antinous du Belvédère*) 大約是 *Praxitele* 靈感 *Hermes* 而作的，發現於十六世紀 *Esquilino* 山下，這個少年的身材，比什麼都還要美，面部籠罩着一種輕細的情緒，脣部微微欲笑，羞怯去與人說話，因爲他靈魂尚

清新之故，至其飽滿內力的胸膛，與柔軟的筋肉，是運動之賜也。Amazzone feria，（受傷是女騎兵）想係 Polyete 或 Phidias 的作品，她受傷之後，把胸襟兒輕輕裹着傷處，面部表出生動的痛苦之情形，女性的高貴，與男性的威武，同時令人感到，惜後人修補的右臂，有些生強爲可惜耳。Augusto 王像，是向民衆談說的情形，右手前伸，似欲以此宣佈其聲威，面色沈厚，脣兒略緊，眼兒疾視，舉動自然而高貴，同時可知作者是欲求其畢肖，所穿的甲冑工作，更形精密，滿刻以光榮的故事。（如 Scamandre 人痛哭其既亡的故邦；一個 Parthe 放回從 Crassus 捉來的鷹鳥；最上爲 Helios 及 pollon，在黎明乘金車前行，是 Aetium 在世上勝利之象徵。）像之下，有愛情之神，騎着 dauphin，是當年 Venus 保護羅馬的遺事，Pudicite 是輕衣的貴族女郎，裙直抵脚跟，幷包裹其一臂，其 Plastique 處，正如 Horace 所謂：

Ad talos demissa et circumdata palla.

古代裝服的美，使身體自由舒展，乳與腰的美，在人眼中流轉，不若近代之裹

腰束脚，把自然美掃除淨盡。Apoxyomenos（或作『操 serigile 的運動者』）係做自 Lysippos 的銅像，體態輕盈，有 discobolo 同一之價值，Méléagre 是希臘 Scopas 所作，（巴黎有做作）係戰士或獵人之類的一像，但其身體之美，是亘世罕見的，有四方形的頭，額兒平淡，頸部强大有力，而直貫大腿。

此外有 Canova 之兩角力者，魯莽無文，但他以為是繼先代的後起者，其 Persée 亦無足觀，有一出浴的 Venus，是五神中最完善的，有一石牛，係 Myron 所作，有紅石的 Fauno，休息的 Ithacubolo，Silenos Baccho 童子等。

Leon X 欲以壁毡飾行廊，Raphaelo 繪圖，法人 Orley, Coxia, 製之，值七萬 ecus 之多，係新約中的故事，由此更前行為 Raphaelo 之 Stanze。

Stanze 當 Jules II 為教皇時，欲將往昔 Nicola 第一王住過的宮室之第一樓為居室，遂使 Perugino, Bramantino Sodoma 等，設法裝飾，後 Raphaelo 於二十五歲時，由 Firenze 來羅馬，教皇一見其畫，傾心，即委其作此壁畫，盡棄他人原作，

(或說多所保存) Raphaelo 遂致力於此九年，(一五〇八至一五一七)終告大成，惜距今歲月已久，粉壁時生霉腐，致畫的精光，消滅不少，且屋宇過高，黑暗過多，不易賞玩，辜負那整千整百的遊人，在此絡繹，贏得頸際生痰耳。

第一室爲『Borgia 火災』一室，位於 Borgia 高塔上，係歷代教皇們反抗外強內侵意大利的故事，大多數人物，多係出自 Leon X (médicis) 廷內，傳說 Raphaelo 俾畫火災一圖，因鄭重牆拱下舊日 Perugino 所繪耶穌之故，其他及宗教關係人物，如 Constantin, Charlemagne, Lothaire, Astulph 等，均爲其門徒所繪，Raphaelo 欲諂媚教皇的願望，其作四幅。

1. Bourg 火災，於八四七年，教皇 (Pontificato) Léon 第四時。
2. Ostia 之戰，教皇 Léon 第四之聯軍，敗 Sarrasin 人於羅馬附近。
3. Léon 第三，發誓無政治弄弊之嫌疑。
4. Charlemagne 在舊聖彼得教堂加冠，并其內隱約有 Francois 第一

肖像。

第二室爲 *Segnatura* 室，係教皇簽字及接見之地，故名。共有畫四幅，大致是表明『忠信』在宗教上的勝利，及哲學上探討真理的智慧。

『*Est Sacrament* 的勝利，』（或 *Eucharistie* 的神秘）就是耶穌在天之靈勝利，在地下則有 *Quel artiste* 光榮之意，圖上有上帝高據中央，左手持着地球，光耀地顯身在仙女歌唱聲中，正如 Dante 在『天堂』中所描：

他們有熱烈之火燄般的面貌，

及金色的羽翼，全其餘的白色

雖雪白亦不足相比。

Le facce tutte avean di fiamma viva,

E l'ailo d'oro, e l'altro tanto bianco

Che nulla neve a quel termine arriva.

下爲耶穌，在輝煌的圓套中坐着，右爲聖母，左爲 S. Jean Baptiste，再上的雲中，有亞當 Moise David，聖彼得，聖保羅，聖約翰等，亦卽新舊『忠信』的證人，先知，及最初殉教的門徒；再下爲十二門徒，地上則有諸 Conciles，及博士教皇，聖則羅門，聖奧古斯登，聖 Ambroise St. Bonaventure, St. Bernard, St. Thomas d'Aquin, St. Gregoire, St. Innocent。但底，及焚死的 Savonarole（受 Borgia 之命）他們或談辯，祈禱，沈思，一切宗教思想之形，都表既出來，從盲目的『忠信』，直至回想的獨斷，從熱烈的快慰，直至冷淡的情操。總之，把天堂高超的情景，與人間卑下的悲劇，做成了一個神祕連鎖，假如 Raphaëlo 以此爲中心思想，則沒有遠出中世紀的人生觀，這樣的事實，他們都會描的，不過他將作品，作一年代的記號，把兩種情感 image 引導在一具，表出文藝復興『無所可否』主義，及懷疑；故從那明哲人物手比腳畫之中，使我們知道人類的靈魂，與上帝是互相關係的。

『雅典學派』是描寫科學創造之推理，思想的人類，智慧的分枝，哲學，幾何，

文法，物理，天文，都詳明於其上，不如 *Quattrocento* 時之抽象描寫，且有綜合及直覺精神，畫上每個人物，有其特別的動作，衣冠面貌，及使人覺到其生動與其學理的撮要。

柏拉圖及亞里士多德，高據在中央，環繞在左近的爲希臘哲學家 *Coerate*，*Pythagore*，*Stagyre*，*Averroës* 及意大利 *Urbino* 公爵 *Bramante*，*Perugino* 與 *Raphaëlo*，他自己或沈思，或談論，抄寫，悉撮就諸先哲之生平。第三畫爲“*Giurisprudenza*”，是法律，謹慎，修養等之象徵，但無大精彩。

第四的爲『詩』（或 *Parnassic*）詩人與詩神，圍繞着 *Apollon* 在 *Hippocrène* 河畔，杜陰之下，荷馬正高興地唱，一切語言都停頓，女人的眼視，亦燦耀起來，田野的空氣，籠罩這神聖的邱陵，惟有音樂去表示這情感，這幻想，及神明所居高超世界的夢境，在窗側的是，*Sapho* 其次爲 *Pétrarque*，*Anacréon*，*Alcée* 再上的爲 *Dante*，近荷馬處爲 *Voigile*（或即 *Raphaëlo* 自己）再左爲 *Terence*，*Plante*

(假用 Tibaldeo, Boccaccio 的面貌) 亞理士多德, Aristophane, Horace 在窗角則爲 Pintare.

第三的爲 Heliodore 室，亦有畫四幅，第一的爲『Heliodore 在耶路撒冷廟被逐』圖，Heliodore 欲盜廟中寶物，(給孤兒寡婦的)被他們驅逐，倒地哀求，少婦與馬兵的動作，更是引人入勝，Delacroix 在巴黎教堂, St. Sulpice (St. Anges 禱座)亦曾描此故事，其完美處，不讓 Raphaelo，畫角中高坐椅上的，爲教皇 Jules II，右邊有細刻家 Marc Antoine 及畫家 J. Romain，第一的是“St. Leon et Atila。”係一五一二年 Jules II 死後，Léon X 繼位爲教皇，驅逐法王 Louis 十二於意大利以外的事蹟。第三爲『Bolsène 聖蹟』(或 La messe de Bolsène)是一二六三少年教士懷疑『流血犧牲』的故事，教皇 Jules II 在側面跪着，是映射 Concile 改組宗教內容的。在工作上看来，Raphaelo 進步得多，在第一室的畫其色澤是簡單，如 (Ombrie 派諸作，多紫與棕灰，委靡無華，第二室的畫，已強幹而融洽，有溫和

的聲調矣。第四係『天神救聖彼得出獄』故事，是暗指 Card 重獲自由，因 Jean de Médicis (即後來之 Leon X) 爲法王 Louis 十二囚於米郎 (或作 Ravenna) 之故，繪此以表舊怨，此畫分三部，聖彼得初禁鎖獄中，後天神引之出，守候的甲士，在石級倒睡，及醒覺張皇失措，天神的毫光及天空的月亮，是他最得意的一筆，亦是他初次光暗齊用的成功，一世紀後 Rembrandt 繼之而成。

室之拱處，有『上帝現身於 Noé』『Jacob 之夢』『Abraham 之犧牲』等，其餘多爲 Bramantino, Peruzzi 諸人舊作。

第四的爲 Constantin 室，多爲其門徒所繪，多係象徵教堂的管領，共有『Constantin 十字架的幻影』『Constantin 敗 Maxence 於 Saxe Rubra』『St. Sylvestre 第一給 Constantin 洗禮』『Constantin 授羅馬與教皇 Sylvestre 第一』牆上有很多教皇肖像，及 Penni 所作『Constantin 生平』中央有 Laurei 繪的耶教戰勝 Paienne 宗教圖。

此外尚有 Raphaelo 房，(loggia) 一樓十三拱，及『光暗』室等，多爲其門徒或 Arpino, Udine 等所作。

Cappella Sistina 係 Dolei 手建於一四七二年，Sixte IV della Rovere 手高五十密，高十三密，共分兩部，中隔以石欄，上有 Dalmata, Fiesole 的平雕，圓套中爲 Rovere 家譜，共有十二窗，天花板牆壁悉滿飾圖畫，此地專爲聖禮拜行禮，或教皇喪禮，Conclave 及『金玫瑰超度禮』處，窗之上下的壁畫，係一四八一年 (Umbrie, Toscana 諸畫家所作，多係新舊約聖書中的故事，一五零八至一五一二年，Michelangelo 受教皇之請，繼此工作，(『世界的創造』『罪惡之原』等) 至一五三六年成，二一五四一復受 Paolo III 之請，繪『最後裁判』一畫，於祭壇之上，米氏本無多大繪畫的訓練，屢被教皇之要求，始勉強從事，(如說『工作困難無比，尤其不是我的職業。』關於此節參看『雕刻家米氏』) 幸得他有宏偉的天才，終得成功的光榮，然輕忽了事之處，亦在所不免。——傳說其初畫中人物，全是裸體，後人

加畫衣服於其上。

『最後裁判』共分十一節，最上之兩側爲天神，羣抱着耶穌，『情緒之工具』中央爲耶穌可怕的裁判者，左右擁以諸聖，每人各有其動作，及殉教時之器具，再下有七天使，吹復活的銅笛，左爲待修的靈魂，右爲已判決的靈魂。在最下層 *Caron* 立 *l'Arca* 船之中央，左爲已蘇的人們，次第登天，右爲地獄中的無告者，米氏飽讀聖經，及 *Dante*, *Pétrarque* 諸作，并身爲 *Marsile Ficin*, *Savonarole* 及 *Victoria Colonna* 神秘的情人，他亦曾一度深入過柏拉圖的學說，故能將高尚的靈魂，現身上帝審判廳之前，并深入了光耀，耶穌之道德意義，亦卽人類慘酷之悲劇也。總之，他每個作品是宗教與智慧 *Preoccupation* 之證據，各有其沈實的思想，或表疾苦，或表希望，擔憂，叛亂，恐沒再有別一個藝術家，能同他一樣專打靈魂問題的。

但是在這大畫中，你所看見的，不外赤紅的裸體，三百個有運動家身材的人物，登人或入地獄，縱橫交錯，動作極其狂暴，姿勢極其離奇，實透視學解剖學之張

本也。(Delacroix 稱之爲『肉之宴會，一不爲無因，)科學方法，常會致藝術家詩人以死命，愈分析愈覺宇宙淡薄無奇，內心愈加失望，其耶穌及門徒，悉高胸大臂，或顛或倒，如 Hercule 的遺類，或 Olympia 的角力者，與神聖的傳說，根本衝突，欲在此尋求 Quattro cento 年代之精細思想精神，美道德的真義，及神秘的完善處，是不可得的。

中央的天花板，亦是米氏的 (Cenacolo) 諸作，其第一的爲『世界的創造，』在無盡的以大中 Jehovah，輕羽徐來，四周一無所有，Fiat Lux 亦還沒有宣佈，但這個神明的光銑，使黑暗漸漸開展，第二畫中，上帝重現出來，額兒同 Zeus 的一樣大，張手向前，不久毫光照耀，錯亂的安排了，世界就從此成立，創造的物質部分，他沒有畫出來，不過使人覺到上帝的智慧，及生動的願望而已。從來的藝術，恐還沒有達到過這種偉大的綜合；同時使人聯想到古語所謂：『個體最高的威嚴，是自然想像上帝之能力。』其次是『人的創造，』Jehovah 在天使之羣的中央，漸漸下

降地上，亞當半身臥着，醒了，張手向『萬能』的上帝，他即以指頭給他生命，在這人類之祖中，米氏寫盡了男性的高貴，及理想中的族類。希臘的雕刻中，亦恐沒有比這再諧和的身體，Parthénon 廟中的 Iissus, Dionysos，亦無這強幹簡約的美，亦惟近代的藝術家，纔能產生此偉大；亞當的眼視，同時沈鬱而深遠，似既先看見了一切生活的悲劇，及族類垂統之痛苦。

其次為『婦人的創造』，夏娃受了上帝所給的生命，快慰無似，新清強健，腰肢柔軟，娉娉的髮兒，貼在背上，微微地屈身向造物之主，眼睛有一線青春之光，有其全身諧和的線，及鮮豔的色彩，恐 Leonardo 之筆亦不能產生。

『罪惡之原』，亞娃蹲據在樹下，似乎現在身體不同了，不是第一日的夏娃了，她身體啓發起來，性的鮮豔，亦覺更顯明，但現在不能再留在天堂裏了，只有逃走；亞當忍受一切痛苦，夏娃隨之行，一面顛踣兩足，淚流滿面。

『先知者』一像，尤其實際生活所無，亦為我們所不識的天人，大自然恐從

沒有產生過這等靈魂與肉體總之，米氏諸作，使人生磅礴地放其光明，想自太古而至 Praxitèle, Scopas 所無的。éphèbes 不知其爲布幅，或大理石，人只有無休止地羨慕，這種『偉大』在藝術史上，不多見的，此種『偉大』遠達到高超的境界，天真自然地，如同作者創造時，出於無力的遊戲中；況此等 *plastiques* 的工作，出自雕刻家之手，更使我們崇拜。

此外尚有『*Venus* 的犧牲，』『洪水，』『*Noé* 之醉態，』『*Suppliee d'Aman*』等，左右牆上有 *Perugino*, *Ghirlandajo*, *Rosselli* 的畫，很多，此地不及細述了。

國家美術院 (*Termes*) —— 此係意大利最豐富的美術院之一，院爲 *Terme di Valuzzano* 舊址。按此宮係三百零二年 *Maximiano* 王所建，當時爲羅馬最大之宮殿，直至六世紀尚華麗非常，後逐漸傾頹，其殘塊間有保存或移作他用，或徑埋藏於新建築之下。此宮舊爲四方式，內設亭園，當十六世紀時，爲僧侶佔居，并增建教堂『聖馬利天使』之上部，直居至一八八四年，歸爲國有，遂將其宮爲美術

院。

此院之長處，係在每個作品，均照當時發現後之原狀而陳設，毫不加修補，故益增歷史價值。其中作品宏富，只能擇其大要加以說明而已。

入門後有八古瓶，係 *Platoni* 墓之遺物，及蹲着之 *Venere* 石像，係做希臘原作之作，由此可考證耶穌以前三百六十年，至五十年之藝術作風也。 *Ternes* 中之大室，有石刻的殘牆，圍繞着 *Vra Pacis Augusteo*（奧古斯丁和平之祭臺）

此地的梅色亦奇，多描死屍諸狀態，下面更有一行希臘文上書『你自己去認識自己。』室左之入門處，有 *Arvales* 諸刻字，係自 *Campana* 林中發現，尙有『奧古斯丁』石像，教士像等，係得自 *Labicana* 路的，至 *Vestales* 一像，係得自 *Forum*。由行廊轉左，爲舊日盲人院，滿貯十八世紀 *Ludovisi* 之搜藏的古物，係一九零一年，意大利政府合 *Cesari* 所搜藏諸物而成的，諸作品中，最有價值的，要算四十七號之 *Mercur*，爲希臘五世紀時原作，尙有五十七號爲『*Paris* 之評刊』做

希臘之作，旁有大座石像，爲高魯人懼其妻爲仇人所辱，殺之，然後自殺，係 Pergamo 派的所作，故與上述之 Capitolino 院中之『臨死之高羅人』作法，相上下。小室中有二傑作：『Juno 之頭』有無限莊嚴之美，想係耶穌以前五六世紀作品；『Aphrodite 之生』係希臘原作之平雕，俗稱『Aphrodite 之生』至其原名如何，不得而知，尙有『Erinye 入睡』一像亦優美，此外佳作尙多，姑不細述。

Borghese 美術院——此屋係十七世紀教主 Scipion Borghese 故居，故至今仍稱之如此。按 Borghese 係十四世紀 Siena 之貴族，至一五一五年，Marcantonio 時，始遷居羅馬。生子女五，其中名 Camille 者，後來卽爲教皇保羅第五，其姊 Hortense 嫁 (alfarelli) 大爵，生子卽爲 Scipion。

屋爲 Van Zans 所建，後至 Asprucci 手，擴大增長華麗，其時公子 Marcantonio，性好美術，遂從事搜羅古代名作雕刻，置之室內，至一八零七年 Marcantonio 死後，拿破崙入羅馬，盡擄珍貴之雕刻及名石而去，置之巴黎魯渥宮，後 Camille

公子欲補救此喪失，曾盡將私藏及掘獲的名作加入，至後來 François 時，益豐富。室之樓下悉爲雕刻，今只述其大要。第六號的爲九女神：Clio 象徵歷史，頭帶花冠，手持一書，Euterpe 象徵音樂，手持一笛，氣象沈鬱，Thalie 象徵喜劇，滿面春風，頭帶葉組之冠，手持一假面，Melpomene 象徵悲劇，神色端嚴，頭帶女皇之寶釧，更持一假面及匕首，Terpsichore 象徵舞蹈，身穿短裳，手持小 lyre，作翩翩欲舞之狀，Erato 象徵情詩；Polymnia 象徵詩，手持一紙捲，Uranie 象徵天文，手有欠規，左有地球儀，Calliope 象徵英雄詩，是也。

第十二號是一座大石像的餘塊，大約是 Hércule 的故事；Hércule 是希臘神話中最著名的英雄，爲 Jupiter 與 Alcmène (Amphitryon 王之妻) 之私生子，其妻 Junon 憤 Jupiter 之不忠實，遣一蛇去毒害 Hércule 於搖籃中，其時孩子既強有力，竟扼死兩蛇，擲之籃外。大客廳中有精美的壁畫，係描寫耶穌以前三九零年高羅人內侵羅馬之事蹟。

第一室中央之壁畫，係『Paris 之評判』，結構精美，按 Paris 係 Troie 國王 Priam 之子，有一次 Pele 王與仙女 Thetis 結婚，開庭大宴時，有 Discorde 者，未被延請，憤甚，欲設法使其盛宴失歡，故意擲一金蘋果於棹上，上書：『給最美的人』 (a la plus belle) 以是諸女神登時發生爭競，並不許上帝去判斷，至於 Jupiter 亦沒法想，後只得請教於天真而胸無惡念的牧童 Paris (人只知其爲 Alexandre)，叫他來評判，加入比賽者，爲 Venus, Junon, Minerve 三人，其餘均怕落伍，不敢前來，食完後 Mercure 以律師資格，帶三女神與 Paris 至 Ida 山上，是時 Venus 許以苟得獎品者，將娶他以世界上最美的女人；Junon 則許他以財富；Minerve 則許他以絕頂明智，結果金蘋果交給 Venus，遂永遠爲仙界之美神，但是 Venus 當時有點爲難，就是世界最美的女人 Hélène，既嫁了 Sparte 國王 Ménélas，後來終得使 Hélène 與 Paris 逃走，往 Troie，惟其餘二仙女不服，Paris 之所爲，欲行報復，遂鬧了 Troie 十年之戰，終以全城覆沒了之。

第五十六號的，係 Canova 所作之『得勝後之 Venus』，傲然按蘋菓坐着，其面貌即係拿破崙一世之姊 Pauline，風姿嫵淑，拿破崙亦嘗謂其姊之戀愛過於美貌。（按 Pauline 生於一七八十年，先嫁 Leclerc 大將，後夫死，改嫁於 Ludovici Borghese 公子，成爲 *inastalla* 公爵夫人，於一八二五年死於 Firenze）。

第一室有 Caecianiga 的『Phaeton 之失敗』之壁畫，按 Phaeton 係 Apollon 之子，傲慢無狀，每欲逞其所能，以爲方不負 Apollon 親子之聲譽，一日得允許其駛一口『日車』之訓，遂馳車，但坐車的人發現了他是不熟駕御的，暗中爲難，冀其與地相抵觸，後來 Jupiter 憤其孫之孟浪，發雷電擊死之，并棄其尸於 Eridan (De Po) 至於馬匹則仍循故道而返。不久 Phaeton 之姊妹們，將其屍收起，日夜痛哭之，後來上帝們把她們一個個變作垂楊，眼淚則變作 ambre 樹。

第七十七號是 Bernini 的傑作 David 像他，天才多能，身爲雕刻家，建築家，畫家，常得教主 Maffeo Barberini 寵愛，作此時年僅十八歲，（其『Enée 及 Anchise』

作於十五歲時，爲時七月而成功，此像很有靈威古物的作法，并隨時可看出其天才的精細與高貴，他少年時期，已達完美之域，故後來工作，除 *Extase de St. Thérèse* 一像外，無能出其右者，時教主 *Scipion* 欲使其宮飾華麗，將囑 *Bernini* 建四大座石像，（餘見下）他生平作品有二百六十具之多，最有價值的，是聖彼得教堂中之 *baldaquin*，（教皇行禮處撐蓋之屬）糜費達二十萬 *écus* 之多，需時九年之久，故至今爲羅馬之珍貴。

他的『*Apollon* 與 *Daphné*』亦十八歲時所作，充滿着生之真理，似乎血的澎湃都表現而怦拍在大理石上，凡看過這像的人，必感受其美與諧和，及給人以生的美滿之仰慕。其故事是：*Apollon* 將那助 *Jupiter* 發雷的 *Cyclopes* 殺了後，頓失了權威，見逐於 *Olympe*，而降至人間，使看守 *Thesalie* 之 *Admète* 之羊羣，不久他聞得有一美麗之女神 (*Nymphé*) 名 *Daphné* 者，愛慕之，但她是 *Diane* 侶伴之一，誓言永生不嫁，故 *Apollon* 一切情話，亦不願聽，後來益糾纏得不可耐，遂

求救於神，使脫苦厄，不久 *Penee* 神，即將其變作桂樹，（希臘文之 *Daphné* 卽桂樹之意，）*Apollon* 憤不欲生，（她亦因此被剝奪了神性一百五十年，）只得將桂樹之枝，割下兩枝，作爲花冠，永久佩帶，至今世人猶以桂樹爲神聖之樹，帝王詩人亦加之額上，職是故也。

『*Proserpine* 之被劫，』工作精細，使人感到男性的魯莽，及半開張的櫻脣，挾着那自然的抵抗之姿勢，幾於聞出其求救之呼聲，油然起一種悲感。至『*Enée* 及 *Anchise*』是他那十五歲初期重要的創作，或疑得其父幫助之力，然其表白之精細，及情緒之充分，終是無可比匹的。

第一百二十三號爲『女騎兵，』(*Amazones*) 頗能表出其神情，這種女騎兵，傳說居於小亞細亞之 *Cappadoce*，自成一國，女人均能騎善射，且盡殺國中所有男孩，女子至一定年期，則燒其右乳，使身體強壯，以便挽弓；*Amazone* 在希臘文，卽無乳之意也，此女人因於十七年時，隸屬羅馬人，後爲 *Hercule* 征服，其女皇 *Antiope*

遂嫁 *Thésée* 爲妻，——此種女人國，近代亦有之，傳說一五四一年，有西班牙兩著名魔術家，在南美 Maragnon 河口，發現一女騎國，矯健而且美麗，此河居於祕魯及 *Brésil* 中間，至今猶用其名 *Rio des Amazones* 云。

第七十八號爲 *Pan* 一像，他的故事亦與 *Apollon* 相彷彿；他是 *Mercuré* 的兒子，亦即游牧及田野之保護者，頭有兩角，鼻兒平坦，兩耳作尖形，是則以羊足爲足，有一次他擒獲了一女神名 *Syrinx* 者，鍾愛之，欲卽刻以之爲妻，幼的女神，怖其醜態，自計求脫不獲，後求天神解救，而他們卽將她變作蘆管，（希臘文 *Syrinx* 卽蘆草之意）*Pan* 受此喪失憤甚，切其蘆管爲七，長短不均，以膠黏合之，而成笛，事後時以之助諸山谷中 *Nymphes* 之舞蹈，并得爲 *Satyres* 羣中之首領。

第二百四十九號是『*Farnese* 的牛，』原作在 *Napoli*，此地係倣作的，銅的，其故事是 *Dirce* 爲 *Thébes* 之女王，誘 *Lycus* 棄其原妻 *Antiope* 而嫁之，後來原妻已懷孕，被逐，寄居 *Cithéron* 山，旋生二子 *Zethus* 與 *Amphion*，及長，強幹非常，憤

其父之不仁，一夜潛入王宮內，殺其父，并擒 Dirce 繫於野牛之角端，牛受其重壓，狂奔山嶺，遂將 Dirce 撕得血肉橫飛。

第三室中有『Hécube 見其子 Paris』之壁畫，Hécube 是 Priam 之妻，Troie 的王后，生 Paris 後，每作不祥之夢，後詢之卜者，亦言此子將來必貽禍滅 Troie，遂令棄之，以供獸食，後來僥倖爲牧人 Archelaus 所獲，收回給其妻乳哺之，使居於 Ida 山（山下卽 Troie 城）及長大了，適值諸仙女爭美事，Paris 遂得 Hélène 之助，在 Troie 戰勝諸武士（卽其兄弟）得 Hécube 贊賞，細究之，始知爲前時拋棄的兒子，愛之甚，此畫卽 Hécube 見 Paris 時，喜出望外之情，後來他作了王子，遊歷各國，至 Sparte 廷內，遇見 Hélène，卽偕之，逃返 Troie 等等。

樓上悉陳圖畫，有一二五號之 Danaé，係 Antoine Allegri 所作，渾厚嬌雅，全 J. Romain (Raphaelo 之徒) 稱之爲永生未見過之傑作。一四七號 Tiziano 之『神聖之愛情與庸常之愛情』是舉世著名的，其諧和之處，真神奇而不可想像。

的，且係少年的作品，不過歷代很多人將其名懷疑，以爲此畫名爲『春』亦無不可，聞有美國資本家，願以厚價購之，而未得云。此外尚有 Triziano 之『三美』及 Raphaelo 之『下十字架』均爲絕世名作。

近代美術院——亦在 Villa Borghese 內，爲晚近大建築之一，寬敞高雅，係作自 Bazani，內部陳設圖畫雕刻甚富，且多外國人作品，惟雖組織完備，參觀者殆日不十人，人民忙於生計，愛美性日見減少，於此可見。就中較完美的有 Morelli 之『St. Antoine 之誘惑』Sartorio 之“Diana generatrice”Verude 之“Su Questa”及 Bourdelle 之“Urcolo Sactante”等。

法列美術學院——今在 Villa de Medicis 內，當一六四八年時，在羅馬之法列國藝術家，欲設立一美術學院，後得教主 Mazarin 之助，終於成立，議定學生十二人，由巴黎之美校選送，學生須屬耶教，計學畫者六，雕刻者四，建築二，行爲須極其端正，五時起床工作，如無事時，則到各處去模倣古畫，以供當代帝王。當一七三五

年時，學院係在 Capranica 宮內，後遷移於 Farnesina 宮，直至一八零三年，改遷今地，在一七九五年時，曾增設音樂科，一八一七增設風景畫科，一八七三增設考古科，惟至今仍獨立。

其院長，任期四年，學生全屬官費，每年四月由巴黎美術考取，每科一人，其考驗時的作品，逆來羅馬展覽，學生年限係四年，每月除零用費外，尙給以往返旅費，優待如此，故考取極嚴格，故藝術家亦以此之『敲門磚』，在羅馬研究之後，一生衣食不愁，反顧吾國社會中藝術家之地位，相去何止天壤！

以便查考之故，將歷來較重要之 directeurs 詳下： Ch. Erard (1666-1672)

- N. Coypel (1672) Poérson (1704-1725) J. de Troy (1738-1752) Ch. Notaire (1752-75) J. M. Vien (1775-81) Suvée (1792) P. Guérin (1822-29) H. Vernet (1829-33) Tugres (1834) H. Hébert (1867-72) J. Lenepveu (1875-78) E. Guillaume (1891-95) C. Durand (1912-16) Albert Bernard (1918-20) Poehche

(1921)

教堂——羅馬教堂之多，指不勝屈，今僅擇二三較大者敘述之。聖保羅是羅馬最豐富最美的教堂之一，最初是起原於聖保羅之朋友，於其墓前加以 *Oratoire* 掘獲之古坟，并加以修飾，而成一 *Chapelle*，至三三四益加擴大，後并得 *Valentinien* 王等改良，而日有可觀，不過後來（五世紀至七世紀）因 *Lombards* 人之侵入，而多被毀焚，此後教堂歸英皇保護，如 *St. Jean* 之受法王保護，*St. Pierre* 之受奧大利王保護者焉。

由是教堂傳至一八二三年無變動，後因失慎，被焚毀幾盡，教皇 *Léon* 十二，設法重建，初由 *Polloni* 工作，說是模倣君士坦丁堡之古式，但天花板是違教皇之意而成的，門之前方，有四柱，宏大無匹，至今未完工，前額有偉大之金梅色亦奇，上係耶穌，與聖彼得與聖保羅，下面則爲象徵忠實之羊。教堂之內有精美之大石柱無數，及有俄皇所贈之 *Malachite* 大藍理石，以鑲禱座，與埃及之 *Abbatre* 大石

柱兩具，天花板金碧輝煌，地盤悉爲彩石鋪成，壁上則懸二百六十六教皇遺像，其他華麗可想而知，側尚有一小花園，有奇形之柱頭數十，見貴於時。St. Jean de Latran 是世界上耶教第一教堂，Constantin 王把他給教皇 Milhade 及 Sylvestre 第一管理，遂增築一 Chapelle，而逐漸拓大，五世紀時，曾爲 Vandales 人所患，復經一三〇八與一三六〇兩次火災，然屢事重建，至一七二六年 Caldeci 改建今式，前面之中央，有耶穌十四聖像。

門右之深處，係 Constantin 王像，掘自 Quirinal 故宮，正門係 Foro Romano 遺物，教皇移用於此。內有五 *Nofa*，及石像，半雕無數，書不勝書，且此教堂時有 Gregoriana 等歌童，馳名世界，每逢禮拜演奏時，萬人空巷。

此外尚有 S. M. de la Paix S. L. des Français, S. M. Majeure, S. M. de la Minerve 等等。

鄉野——羅馬環近有名勝極多，且多存歷史之遺跡，故益增價值，計有

Tivoli, Abano 山, Frascati, Fuggi, (stia, Anzio, Viterbe 等, 均爲世界遊歷者之樂園。

Napoli

歷史——大約希臘人足跡未到 *Campanie* 之前，*Phénicie* 人既入 *Napoli*，從事貿易，後來經 *Umæ* 人竭力經營，及受 *Chalcédoniens* 人的影響，而 *Napoli* 遂成爲希臘人遠東重要區域，且不久以強力征服 *Tachia*，(*'Apri*) 三百四十年時，羅馬開始與其人民來往，但不久互相仇視，衝突，*Napoli* 人民遂預備與之一戰，及戰事發，受圍了三年，終無力抵抗，降服，不得已與羅馬人聯盟，但其政治雖不振，而經濟商業日形昌盛，迨至 *Dioclétien* 時，用希臘語者日少，而轉以拉丁文爲普通用語，故得歷受當代帝王之保護，不若他地之累受野蠻民族蹂躪。

在五三六年，地爲蠻族 *Belisaire* 所患，五四三年則爲 *Goth* 所患，但 *Napoli*

在 Byzantin 統治之下，仍保存其獨立之大爵，以抗 Lombards 天子，但不久與 Normand 聯結，(1130 Roger II 時) 到 Hohenstrufen 而 Frédéric 時，建設大學，但至 Conradin 時，被殺於斷頭臺，他的敵手 Charles d'Anjou 建京都於此。

不久 Napoli 受了 Aragon 次王 Don Pedro 等之保護，但經過了一六四七的反亂，至一七一三遂爲奧人所統治，至一三八年因條約之故，歸屬於西班牙王 Philippe 第五之子 Don Carlos，至一七五九年，爲了西班牙王時，遂把他送給其子 Ferdinand 第三，人民不服，逐之，宣告 Parthénopeenne 共和，(是 Napoli 最初之名) 後因 Murat 不肖，致 Ferdinands 捲土重來，以是歷代壓迫人民益力，傳至 Francois 第二時，庸懦無能，遭人民驅逐，而 Vittorio Emanuele 第二稱王矣。

美術——Napoli 除海水浸藍，遠望峯巒起伏，令人神往外，其城市煩囂塵穢，一無所取，所謂『看了拿波里然後死』的俗語，更是胡說。美術院至今只有一所，其馳名『全歐第一』的水產博物院，亦言過其實。在 Golfe 沿岸，保存着古希臘

文明之痕跡，如在 Paestum Poseidon 廟，已有二千五百年的歷史，尙完美堅固，不過羅馬帝王之宮室戲院，存在的不甚多見，我們只能於 Pompei 遺畫中，想像其華麗與規模而已，故其地發掘後，遂爲古藝術之泉源。

自羅馬帝國失勢後，意大利南部之美術，亦隨之頹敗，并結晶而爲所謂 Byzantinisme，後至 Normand 王時，羅馬人美術稍有復蘇之象，不過時時混合以 Sarrasins, Byzantins 的派頭，此時的傑作，有 Ravello Amalfi 之教堂，(Cathedrales) 其銅門確是華麗，至於 Napoli 之美術，則至 Anjous 王時代尙少進步，其 Castel Nuovo, 凱旋門等，亦還是 Pisa 及 Sienna 之雕刻家做的；其時所有圖畫，多受北意畫家之影響，較著名的，有十五世紀之 Zingaro 及其門徒，Pierro, Donzello, 與 Limone Papa 等；十六世紀則有 Raphaelo 之門徒，Salerno 及 Polidoro da Caravaggio 等；十七世紀則有西班牙人 Ribera, Rosa, Falcone 等，(均人稱之爲 Spagnuolo) 悉名震一時，迨至一千七百年間，惟有 Giordano 可以首屈一指，至於

建築則從不如北意。

此地美術院，名爲國家美術院，所藏多係 Pompei 發掘而得之銅像，石像，及其他珠飾，均爲世界上僅有之寶藏。計其中最要者，爲『Farnèse 之牛』一像，係得自羅馬 Caracalla 舊址，Persée，『跳舞着的山神』，『Meure 休息』，Dionysos，Heracle de Farnèse 等，在第一樓之下，有小室，名爲祕密院，藏有自 Pompei 掘獲之淫畫，及雕刻等多具，來自其地之妓館，或公共牆壁間，人性之淫蕩，自古然矣。

Vésuve 火山——高峙於 Campanie 平原之上，直徑有九里之闊，在未有史以前，爲最劇烈之火山，後來希臘羅馬人等，均當爲已熄滅，但至七十九年八月二十四日，忽然爆發，（在六三六四時曾有地震爲預告，）猛裂無比，將 Pompei，Herculaneum，Stabia 三村落，全淹沒於灰燼之下，於後仍繼續噴火，尤以一七九四年的爲最兇，最後一次，係在一九零六年，其兇勢亦不下於七十九年的，計毀去 Ottajano, San Giuseppe 等小村落，死人盈野，政府曾給一千四萬利以撫災民云。

火山從前高一千三百密，因噴火而失去尖峯，今存一千一百八十密，原峯停止作用，今係以小峯噴火。

Pompèi——這個骷髏狼藉老城圈，是豐富於希臘文化的，當六三年被地震爲害，屋宇傾倒不少，後剛才修理回原狀時，遂遭七九年的大難，火山所噴的沙石灰燼，乘風吹到此地，把全城掩覆得一個生物都不存，灰燼高過屋宇，遭難者達幾千人，當時有的鄉人，不忍離桑梓之地，硬在屋裏焚死，間或有既去而重復回來攞取財物的，亦至今骸骨尙三五成羣，枕藉街旁，或牆角（用石羔模型，既將其死時情狀，一一複製出來，使人得以想像其痛苦之態。）約經掩藏了十五世紀無人過問，至一七四八，始開始發掘，但無科學方法，致失去真實，後於一八六零年，國家始雇 Fiorèlli 澈底發掘，獲石像銅像壁畫無數，悉藏於 Napoli 美術院，並將全市劃分若干段落，以便遊覽，同時使我們知道羅馬人之居室，與吾人迥異，常常是中爲天階，四週圍以小室，華麗的多置壁畫，及砌以大理石。發掘之工作，至今未止，且覺

悟到須保原有真實狀況，故所得諸物，悉置之原處，不許搬運，且助以揣測之製作，益令人如眼見其人文風俗。

最有趣味和價值的遺跡，有大戲院，約可容五千人，約創始於羅馬人之前，大成於耶穌之前二年，其規模與羅馬之 Colosseo 相彷彿，上蓋以屋頂，更有小戲院，則可容千五人，約建於耶穌之前七五年。有 Vetri 屋，中藏神話壁畫極多，此外尚有神祕的帝哀官斯之別墅，係於一九零九年私人偶然發現的，內中有二十四幀 Augusto 時代的壁畫。Amphitheatro 約建於耶穌之前七十年，闊及一三四密，可容觀者二萬云。

環近——Napoli 環近，風景明媚，令人入其境如醉如夢，計有 Capri, Sorrento, Pozzuoli, Teochi, 尤以 Capri 爲最著名，在耶穌之前一千年，係爲希臘人之屬地，後於耶穌二十六年 Tiber 王來此，遂成爲羅馬人之京都者十一年，至今猶遺帝王別墅一二，及戲院石像等，然自 Tiber 死後，（三十七年）Capri 重復冷落起

來了，現在居民僅七千而已。

其地巖石高聳，高者達六百密，(Monte Solaro) 三百四十密，(Capo) 不等，間或在水際，幻成水洞，狀態離奇，偶或打槳波濤間，彷彿如神遊物外，故近來世界遊人，咸以此爲樂園矣。